

華文大阪每日

半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第二十四號

本刊第一次徵募
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田瑯作『大地的波動』刊載
王金鍊插圖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每日新聞社

慢性胃病 愛用 腑



腸胃病的簡易診斷

凡覺有這樣症狀的人，速加正當的調理為要！

急性胃加答兒 食慾不振、胸痞鬱悶、時作噯氣、胃部脹悶、總覺不適、進而發熱、又伴胃痛。頭部刺痛而欲嘔、嘔事不過一時、平定。

慢性胃加答兒 不思飲食、口燥不適、舌面生苔、胸痞噯氣、噯氣、心口膨滿、且覺重壓。胃部疼痛、大便傾向秘結、但時有腹瀉情事。

胃弱 心口重壓、終日飽滿、激起噯氣、時作胃痛、而欲嘔、仰而靜臥、輕叩心口、則作水振聲響。

胃下垂症 每飯後心腹膨悶、而有食積不消之感、時作噯氣、又吞酸嘔而覺胃痛、食慾則減退者多見、而充進者罕有。大便即傾向不利。

胃擴張 一納食物、胃部即覺膨滿重壓、甚覺疼痛、激起噯氣噯噯、傾向便秘、食慾尚稱不惡、但病至沈重、則飲食不能容納、時作嘔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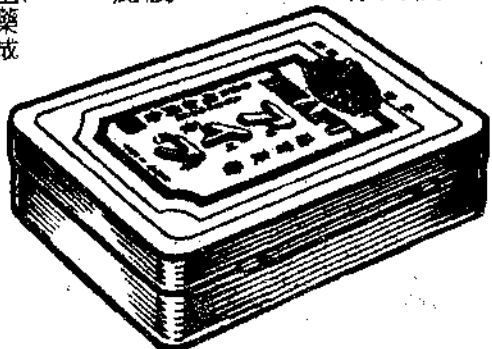
胃酸過多症 飯後二三小時、即起噯噯、噯氣、時作吞酸。空腹時、刺起胃痛、又作嘔吐、但有食品進胃、則疼痛一時平定、食慾異常充進而易患便秘。

胃潰瘍(胃癱) 胸部常覺重壓、食積膨滿之感、飯後約一小時、心口作痛如灼、而其痛響及肩膊脊梁、時作嘔吐、甚有吐血、大便混血而成黑色。

急性腸加答兒 必患腹瀉、隨伴腹痛、大便則裏急後重、排後即後又相大便、甚至一日十數回之多、大便之稀有如水狀。腹內粘轉作響、隨伴發熱惡寒頭痛等症。

慢性腸加答兒 食慾不振、口燥不舒、食後即作腹瀉、大便或軟或瀉、日達二三回或五六回之多、隨伴腹痛及疝痛、腹部膨滿、粘轉作響、放屁多、身體衰弱、神經過敏。

治療「愛腑」
因為兼備病源和對症的双重作用乃其主藥成分沈着於腸胃內壁的病變部分、解消炎症、加強粘膜、緊其弛緩、整頓分泌或運動機能的反常、同時吸着腸管內的有毒物質、排泄於体外等之遡源治病外、一面解消噯噯、噯氣、惡心、胃痛、腹痛、泄瀉便秘、嘔吐、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等諸症狀而使腸胃機能及早腹元、所以作了病狀極複雜的慢性胃腸病治療劑、誠是獨一無二的優秀藥劑。



...店理代...
南京路 中山路 東亞路 亞細亞路 亞細亞路
南京路 中山路 東亞路 亞細亞路 亞細亞路
南京路 中山路 東亞路 亞細亞路 亞細亞路

▶ 售代有均房藥大埠各 ◀
町之西谷水清區東市阪大
會商和順處理經總
地番九町砂區經本市京東
地番八九通縣山市連大 店支



滿洲帝國的教訓

(語 頭 卷)

然則今日滿洲帝國的現情，却顯示着在世界史上也可驚嘆的發展。滿洲國一掃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否認其儼然的獨立性了。德意和其他友好的諸列國的承認事實，以及滿蘇的軍事，外交交涉等，可說都是顯明的表示着滿洲帝國的國際地位。大聲疾呼恢復失地等的重慶一派，今日究竟怎樣呢？滿洲建國八年後的今日，他們連自己國土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叫做偽政府，連自己國家也不得不叫做偽國家。

脫離汪精衛氏和平運動的陶希聖，在最近發表了「論所謂新政權」一論文，而以汪氏比為滿洲國皇帝，以新政府比為滿洲國政府，大肆攻擊汪氏。然而這也不過是和平運動背叛者的言辭而已。汪氏的中央政府將來倘若經過相當的時日，而在紛糾衰微的中國能舉像滿洲國那樣的治績，則他們將怎樣的說話呢？中國招致像滿洲國那樣的國運，難道不是中國的諛詞嗎？東洋的光榮嗎？恐怕汪氏的識見，人格及力量不會違反中國民衆的期待吧。到那時，他們的末路怎樣呢？他們恐怕將成為張學良或馬占山。現在的中國民衆對於中國的英雄張學良，人類的救主馬占山等，並不給予一點的感激。

(三月四日)

華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六期

第三十四號(三月十五日號)目錄

古裝	楊太真(三·三三)	吳一制	四
故事	歐戰將怎樣展開	記者	六
國際問題	新中央政府的展望	記者	九
介紹	日本生命會社的組織與機構	記者	一〇
名人家庭訪問記	日本滿家堂本印象	記者	二
各地風光	唐山一瞥	安	四
時人月旦	褚民誼	申	六
三國人物木刻選	王青	芳	七
中國的文字和書法	馮貫	一	一〇
小說	北京之花	李	一三
畫	世界唯一的一	沈	一五
翻譯文藝	中國的小說(下)	孫	一八
文壇隨話	名之又名	散	三二
短篇創作	乾打雷不下雨	伯	三四
詩	砂漠裏的笛音	鳥	三六
影	個人漫畫展	王	四〇
大地	大地的波動	田	四五
珍聞	日本語文講座	孫	五一



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

楊鴻烈

楊鴻烈氏：字憲武，雲南省騰越縣人。一九〇三年生。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及清華大學研究員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畢業。歷任天津私立南開大學教授，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學系教授主任。省立河南大學文史學系教授主任。著作有「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法律與歷史」、「中國法律史」、「中國法律大綱」、「東亞法律史」等。本文係楊氏應本刊之請而執筆。亦為其最近之著作。

記得古人有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私人與私人間相處固然是這個情形，國家與民族間彼此相處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與日本原來就是「同文同種」，尤其因為在地理上僅有「一衣帶水」的間隔，所以非常的接近，一切的風俗習慣與嗜好均大同而小異，黃髮碧眼的歐美人常常發出這樣的感嘆說：「我們看不出中國人與日本人有什麼分別，就好像看不出兩隻飛着的蒼蠅是否同屬於一類的那個樣子的困難！」而在別一方面，中國與日本的朝野人士幾十年來也就高唱着親善的調子，但事實上則中國既不認識日本，日本也不認識中國，所以結果只成爲表面的親善，一有摩擦或衝突，即很容易翻臉成仇，平時彼此尚不過有點諷刺嘲笑的舉動而已，到了非常興奮的關頭，就抑制不住，感情要挺身而前，拔劍而斬了，這樣永遠也不能在東亞大陸上相安無事，甚且有走上「舊仇未去，新仇又生，因果循環，同歸於盡」的死路上去的趨勢。筆者以此種不幸的現象，實在極端的危險，所以纔忙忙地抽空，寫了這篇關於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經過與發展的能實現與成功，即爲東亞永久和平能樹立的唯一重大的關鍵。誰都明白「知心的朋友」總是彼此皆能互相諒解，互相敬重的，中國與日本若真的要存心做一對好朋友，

那麼彼此之必須互相諒解，互相敬重，與私人間的情形無二致，這樣說來，中國人都應該承認日本的文化有其不可一筆抹殺，足資我們取法借鑒的特別優點存在，日本人也應當不要忘掉日本現在的興隆強盛，文物美備，其千餘年來所蒙中國的影響實爲普遍鉅大，在人類歷史上頗屬罕見，所以我們在東亞的這兩大民族實有彼此互相援助合作，以達到「共存共榮」的必要。

過去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可以歸咎於我們的「因襲的自尊心」或「誇大狂」美國某旅行家就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他說「根據心理學家所說，世界上某些民族有自高的意識，某些民族有自卑的意識，中國人是有自高意識的民族，他們常覺得他們是最優秀的，他們自認前代有過燦爛的文化，所以非常覺得滿足。他們常以向外國人領教爲恥，他們常說：『你們外國人不要臭得意，我們祖宗會穿絲織衣服的時候，你們的祖宗還是猴子！』」不錯，這話確係事實，王桐齡氏所著「中國史」的「序論」有說：「中國自古爲文明國，環我而居之民族，文化不如我國遠甚，又與西洋隔絕，心目中未嘗有埃及美索波達米亞之文化，僻處東方，泰然自大，養成一種傲慢風習，自稱曰中國，曰中華，或曰華夏，而目四鄰民族曰蠻夷戎狄，對於非我族類者，往往不以人類視之，對外交際，苟非萬不得已，絕不肯行平等禮。……按歷史期的長短實足以型成人類各種不同的心習，無論個人，家族，國家，凡是歷史期比較久遠一點的，便很容易產生偉大心，助長其「抱殘守闕」的頑固性，比如埃及一個祭司會對希臘的大立法家梭倫說過：『希臘只是個「叫聲震天」不懂得過去情形的小孩子。』這話很足代表那種令人不可磨滅的氣焰。我們中國幾千年來所處的環境，老實講來，也是很怪可憐的，在東南方面全是大海，對岸却爲古即無一點文化影子的亞美利加洲，西北既被崇山峻嶺橫斷，又多出一個茫茫無際的戈壁大沙漠，使和歐羅巴洲的交通往來異常困難，而環繞國境的許多民族如南洋暹羅緬甸安南西藏蒙古朝鮮等的文化又很低下，沒有足以「觀摩，刺激，興奮」的資格，所以我們中國「目空一切」的傲大性，代代相傳，纔成了近世「倒退落伍」的一個局面。我們自從明清初和歐洲文化接觸開始，那時已經有許多西方人如湯若望利瑪竇等把天文數學等輸入進來，以時期而論，實在比日本與歐洲文化發生關係的年代還要爲早，假如聽其自然發展，三百年間當然可以有些「了不得」的成就，可惜自滿清入關，仍然利用中國的舊文化來統治天下，把明朝的辦法照原來的樣子「一蕭規曹隨」的實行下去，「科舉制度」差不多與清朝共始終，故許多聰明人的頭腦都陷落在八股文裏面，許多心血都費在一部「四書味根錄」裏面，其中雖然也有許多不爲積習所囿的奇才異能的人，但仍不能跳出五經三傳的圈子，他們擺脫了八股文的魔手就只好去研究音韻，文字，訓詁，校勘的學問，古代書籍固然通通增加了一些整理解釋的工夫和材料，但他們並沒有把中國文化推進一步，日本在這方面顯然是「後來居上」。中國即在近年，在不少的文字裏，還有意無意的流露著「文明古國」、「炎黃華胄」的字樣，墨子書裏所說的「木爲現時雖沒有人再敢說即是今日凌空翔舞的飛機，而韓非子的畫裏所表現的思想，居然有些學者以爲和今日英國的「虛君政治」與「內閣責任制度」一樣，如此牽強附會一點很零碎不成系統的學術上的常識，其例子實不勝枚舉，故我國人仍多不肯虛心下氣去研究歐美文物制度的「究竟」，不肯誠懇的「取人之長，補我之短」，其於素所畏懼的白種洋大人尚且如此，對於自家黃臉兄弟的日本當然更不放在眼裏了。我們中國人看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一切「文物制度」都是由中國傳入，就把日本也不過當做是個「臣服朝貢之國」，輕甲午一戰，北洋的海陸軍均一敗塗地，東亞唯一一決大國之風蕩然無存，但對日本的認識仍無甚顯著的進步，所以在四十四年以前，先賢黃遵憲詩人於其不朽之傑作「日本國志」的敘文上即警告國人說道：「……昔契丹主有言：『我子宋國之事職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以余

顯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已足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鄙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

然這還可以前清末葉因閉關自守的積習未除，國內學人對於日本書籍很少接觸的機曾來加以解釋，即黃氏所謂「士大夫足跡不至其地，歷世紀載又不詳其事，安所憑藉以爲考證之資？」到了十五六年以前，戴季陶氏所著的「日本論」及「我的日本觀」諸文裏還在不勝感慨的說：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確實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五萬人，這五萬日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這個題目，有怎樣的的研究，我在書齋上，報紙上雜誌上沒有看見過，我自己呢，對於這個題目，也沒有怎樣有系統的著作，前年在「民國日報」的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略略批評一點日本最近的政局，和他們十年來的親善政策，雖「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有一個希望，要我把「日本」這個題目，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却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我讀過的日本書，既不多，而且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也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實實的，鑽到他社會裏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的批評日本的書，決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目前大家恨日本罵日本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也是大家所願意聽的。」

諸君！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去看，日本人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百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觀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次。我們中國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

我記得從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好些個同學的人，大家都不願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話。問他們爲什麼？他們答應我的，大約有兩種話：一種說日本文日本話沒有甚麼用處，不比得英國話回了國還是有用的。一種是說日本的本身，沒有甚麼研究的價值，他除了由中國印度歐洲輸入的文明而外，一點甚麼都沒有，所以值得研究。這兩種意思，我以爲前者是受了「實利主義」的害，後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咳！錯了！錯了！

我要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樣？他們的思想怎樣？他們的風俗習慣怎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那裏？他們的生活根據在那裏？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能曉得他的現在是從那裏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象，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要和他好和他不好，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參看戴季陶文存「第三編第六十四至六十七頁」）

戴氏在國民黨裏面有「日本通」之稱，而對日本文化尚有「望洋興嘆」的感覺，可惜他雖然嘆苦口婆心的教勸國人研究日本，而大家對於日本仍然不能改變那種鄙棄排斥的心理，像張之洞所著的「勸學篇」所說的「日本小國耳，何與之暴也」的話，變成爲一般人的口頭禪；至於普通可以汗牛充棟的出版物中我們隨手一翻也總可以看得如

下面一類的文字：

「日本島國也，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勢驟盛，懸我琉球，割我臺灣，租我旅順，吞併朝鮮，殖民於奉天吉林，擴張航業商務於我國各地。膠州灣，我重要之軍港也，昔租於德，日本乘歐戰而奪之，旋復向我國強索權利，我國以力弱未可與戰，乃隱忍承認之。夫日本以彈丸之國，朝鮮上下，併力經營，日以我國爲的，伺隙而動，蓋利我之弱耳……」

日人保隆英氏在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曾出版過一部「中國排日教材集」的書，（編入東亞經濟調查局所發行的「東亞小冊」第二）他是前任的滿鐵地方部長，他在任的時候組織過一個委員會，搜集所有「中國教科書」裏記載中日交涉事件共三百七十章；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他又將這書增補上爲日本辯護的評註，並另改書名爲「打倒日本」計分爲：第一部「華關係總說」，第二部「歷史的事件」，第三部「政治」，第四部「經濟」，第五部「社會」，真是應有盡有，洋洋大觀。他在卷首的「序文」上很爲氣憤的說：「有人於此，向自己的年少子弟指著鄰邦說：他是一個強盜，惡魔，是我們的仇敵，你們長大成人之後，非加以懲懲不可！如此這般日夜的在教訓煽動著，鄰邦自然要感覺對敵，不很舒服自在。……日華的現狀正是這個情形……」這書出版以後，在十幾天之內，就翻印了十幾次版，當時即引起許多人在報紙上雜誌上對中國教育和中日前途發出了許多議論總不外是說：「中國不應把仇恨鄰邦的思想灌輸在天真爛漫，潔白無瑕的兒童的腦髓裏面。」中日不幸，近年以來，繼續不斷的發生「九一八」「二二八」「一七七」「八一三」等等的事變。兩國人民的感情自然更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殊如中國的大眾特別喜歡浮誇輕薄的言論，以至引起所謂思想最稱激烈的唯物派的學者如李季氏等人的抗議，李氏在其所著的「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的「序言」有說：

「……當開戰初期，有許多人在報上發表一種千篇一律的文章，說日本的根基怎樣淺薄，牠決不能持久，我們如能支持六個月，牠一定會崩潰！當時的羣衆大都相信這種說法，我依常識判斷，知道決無此事。這種自欺欺人的宣傳雖可取快一時，但終于會使羣衆失望，並發生不信任的心理，此項工作，我是不能夠做的。還有許多人在報上對日本入盡說笑怒罵的能事，甚至於說他們原來都是小鬼，自有我國學生前去渡種他們才漸漸高大起來，現在他們來打我們，無異兒子打老子。像這樣藉端來洩憤的低級趣味的勾當，更是不屑爲的。……」

一年來看過的中日問題的書報也不少，心中發生許多感想，今特趁着做序言的機會，寫出一二，就正于國人之前。中日的膠着，雖歸端于肅宋，然要到明清和民國，才日趨劇烈而頻繁。當明清時，每逢中日多事之秋，輒能刺激一班文人學士，甚至于統兵大員，著作或編纂關於日本中日鮮等問題的書籍。明代這一類的專著在三十種以上（有許多有目無書，恐已散失）而以胡宗憲「本應爲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十三卷，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鄭若曾的「江南經略」八卷爲最著名。到了清季，對於日本很有幾部巨著，如姚文棟的「日本國志」十卷，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日本海圖「一百五十餘幅」舟路圖說「五十餘幅」，傅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四十卷，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陳家驥的「東槎聞見錄」四卷是。其他如遊記瑣錄或詩詞等，更不勝枚舉。民國成立以來中日的衝突雖層出不窮，但關於日本或中日問題的著作，真是多得可憐！直至一九一八的前夕，才陸續出了一些書，不過比較值得提及的，也只有寥寥三數種。一九一八和一九二八以後，智識分子被飛機大炮驚醒了，情形便大不相同，研究日本或中日問題的報章論文，專門雜誌小冊子，叢書，以及大部分的著作，真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地產生出來了。如日本研究會小冊叢書至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止已出至八十五種，王芸生輯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至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止已出至第七卷，足以代表數量之多！可是把

我們對日本或中日問題的研究比較一下，無論何時國人總不免有「小巫見大巫，神氣

彈矣」之嘆！……（參看原書第一至第六頁）

老實說這幾部為數不多的講述日本和中國問題之書籍既免不了有「魯己單人的成見，而其講述的範圍大都也只集中於最近的六十年，至多亦不過回轉去談明代的倭寇，對於日本文化的價值仍然是一概不通，所以今後中日兩國有知識的人士都應該拿出良心與真知灼見去提倡培養「互相尊重」「彼此瞭解」的風氣。徐碧暉氏在所譯「日本文化史概論」的序文上有說：

「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往往有一種偏見，以為日本的文化沒有研究的價值，開口就是什麼同種同文，日本文化簡直就是中國的，其實這種淺薄謬誤的見解實在有改正的必要。不錯，日本人自己也承認從古以來，即受了外來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的大部分，均取自外來的，不論回溯到怎樣古，但要在內容上找出表現純粹的日本東西，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能够虚心採取先進的民族的文明，加以自己民族的特質，釀成自己這一民族的高尚優美文化，這也是難能可貴的。日本這一民族的文化特點也就在此，同時，也就值得我們去研究……」

周作人氏的「談日本文化書」也有說：

「……民國十二年我曾這樣說過：『……中國在他獨特的地位上特別有了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並不然，大家都輕視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倣中國，現代是模倣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却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派，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最為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日本從中國學去了漢字，才有的文學與文字，可是在奈良時代（西曆八世紀）用漢字所寫的兩部書就有他特殊的價值，「萬葉集」或者可以比中國的「詩經」，「古事記」則是「史記」，而其上卷的優美的神話，太史公便沒有寫，以淺陋的知識來妄說，這只有希臘的故事是類似吧。平安時代的小說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五十二卷成於十世紀時，中國正是宋太宗的時候，去長篇小說的發達還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經出世，不可不說是一奇蹟。近年英國瓦萊A. Wailes的譯本六册刊行，中國讀者也有見到的了，這實在可以說是一部「唐朝紅樓夢」，彷彿覺得以唐朝文化之豐富本應該產生這樣的一種大作，不知怎的這光榮却被藤原女士搶了過去了。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正與明清的俗文學相當，似乎我們可以不必滅自己的威風了，但是我讀日本「滑稽本」，還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且說這「滑稽本」起於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九）年間，全沒有受清西洋的影響，中國又並無這種東西，所以那無妨說是日本人自己創作的玩意兒，我們不能說比英國小說家的幽默如何，但這總可證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國人為多了。我將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以脚當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馬的「浮世風流」與「浮世床」（風呂者澡堂，床者今言理髮處，此種漢字和用，雖似可笑，世間却多有，如希臘語帳篷今用作劇場的背景，跳舞場今用作樂隊也）放在一邊，再一一回憶我所讀過的中國小說，去找類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為孤陋寡聞的緣故，一時竟想不起來。借了兩個旅人寫他們路上的遭遇，或寫澡堂理髮舖裏往來的客人的言動，本是「氣質物」的流派，亞理士多德門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斯 Theophrastus 就曾經寫有一冊書，可算是最早，但從結構上說不能變成近代的好小說，但平凡的述說裏藏着會心的微笑，特別是三馬的書差不多全是對話，更覺得有意思。中國滑稽小說我想不出有什麼，自「西遊記」「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講到描寫氣質，或者還是「儒林外史」裏有幾種，如高翰林那種神氣便很不壞，只可惜不多。總之在滑稽這點上日本小說自關

楊太真 (三十一) 去劍門馬上增悲悼

妃既死，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時年三十
八歲。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
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

吳一舸畫



造就，此外在詩文方面有「俳諧」與俳文的發展，也是同一趨勢，可以值得注意的。至於美術我全然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曾浮世繪 (Ukiyo-e) 意思是說描寫現世事物的畫，西洋稱作日本彩色木板畫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陳列處見過幾張，自己所有都只是複製影印。覺得只是一種很特別的民衆畫，不但近時的「大廚美女」，就是乾隆時的所謂「姑蘇板」也難以相比，他總是那麼現世的，專寫市井風俗，男女姿態，不取吉祥頌禱的寓意。中國原來文人畫佔了勢力，沒法子寫仕女了，近代任清長的畫算有點特色，實在也是承了陳老蓮的大頭短身子的怪相的遺傳，只能講氣韻而沒有韻美，普通綉像的畫工之作又是呆板的，比文人畫只有差，因為他連氣韻也沒有了。日本浮世繪師本來是畫工，他們却至少能抓住韻美，只須隨翻開鈴木春信，喜多川歌麿或磯田湖龍齋的畫卷看，便可知道，至於刻工印工的精緻那又是別一事情。古時，或者難說，現今北平紙店的信箋無論怎樣有人恭維，總不能說可以趕得上他們。我真覺得奇怪，總畫與木刻本來都是中國的東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齋箋譜」裏的湖洲等畫原也很好，但與一立齋廣重的木板風景畫比較，便不免有後來居上之感。我是繪畫的門外漢，所說不能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畫源出中國而自有成就，浮世繪更有獨目的特色，如不是勝過也總是異於中國同類的作品，可以說是特殊的日本美術之一。……上邊拉雜的說了一通，意思無非是說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參看「自由評論」所登載的原文)

此外如美國耶魯大學的拉爾果特教授 Prof. K. S. Latourette 在所著的「日本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一書裏面亦有詳述：

「……舊時的日本有一個特點就是愛好美術，我們可以從日本的繪畫、雕刻、陶器、建築、園藝、禮法、花節、茶儀、刀劍製飾、舞蹈以及其他已經表現者證之。……日本的美術大都是受中國影響的。無論唐宋元明那一朝代的美術大家，都有日本的生徒。……日本在美術上有她自己的派別，他們對於外來的美術雖力加模倣，可是他們自己的創造力卻不因而埋沒。……在繪畫上，他們常增以漢字題解，畫景最美麗的，我們可以說日本最佳的作品，大足與西洋至上的作品匹儔的。……雕刻方面，日本尤其值得人們的注意，那裏有著名的木刻家，有著名的彫金的藝人。日本人所造的佛祖的銅像，無不令旅客一見之下，嘆賞不置的。日本的繪畫與裝飾，工夫卓著，陶器也久聞名，雖則中國陶器輸入日本經有多年之後，日本人模仿而製造，可是他們卻費了不少工夫，以求出產上之改良。……當德川專政的時候，皇室與諸侯常給予人民以機會發表愛美的靈感。……日本人甚至於飲茶之微，也有他們的儀節；……空閒中精緻地焚香的消遣，武人刀劍製造裝飾的技巧等，都是從「美」的精神上發揚滋長的。……(參看原書第六章)

其在法律制度方面，如我國蔡其氏所說：「日本民族者，世界上最能適應時勢之民族也。雖充分輸入中國之法律制度(律、令、格、式應有盡有，較之朝鮮琉球安南尤形完備)，但非削趾適履，一味從從者可比。」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所著「唐代文化與天平文化」一文亦有云：「日本採用『唐律』，其文句雖相同，但多加以斟酌改訂，如中國極重之罪為『十惡』而日本則省為『八虐』且大體上『日本律』較『唐律』之處刑皆為減輕。」(參看「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第二七七至二八二諸頁) 桑原隲藏博士的「王朝的律令與唐朝的律令」一文更列舉多數圖表以比較唐朝與日本兩種法律的異同，復於篇末指出「大實律」將「唐律」有關誹謗、家誹的條文及無甚意義的「同姓結婚」條二年，離異等條款概行刪削，又未曾將與全唐有特殊關係的「道教」及關係不遠的「官官制度」輸入日本，這些都可以證明當時立法者斟酌取舍的苦心。(參看「歷史與地理」雜誌第六卷第五號及「支那法制史論叢」第三五四至三三五諸頁) (未完)

楊太真 (三十二) 思前情朝夕視妃圖

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遣使祭之。上欲改葬，人多不從，密令中官潛移葬之。妃之初葬，裹以紫褥，及移葬，飢膚已消釋，胸前猶有錦香囊，中官以獻，上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 吳一舸畫 •



歐戰將怎樣展開？

現地報告

發端於德波戰爭的歐戰，現在已經過半年了。在此期間，西部戰線擁有馬奇諾及齊格菲兩防線的堅壁，所以兩軍互相對峙而不到。北海的波浪雖很洶湧，但却未見歷史的海戰。只有小規模的空襲，德國潛艇之潛入斯卡拍弗洛 (Skapaflow) 以及德戰艦格拉夫 (Graf) 號在蒙得維的亞 (Montevideo) 海上的悲劇顯着。在蘇芬戰線上，出於預料之外，頻傳着蘇聯相繼的慘敗。

強化反對鎖

德

以待英國疲弊

近來許多德國人頗傳歐戰將在這夏季以前終結。他們對於戰事早日終結的希望，自然的產生了這種風潮呢，或爲了鼓勵經過的冬天人心而計劃的流布傳說呢？然而他們抱這漠然的恢復和平的希望，那是事實。歐戰雖已經過六個月，但西部戰線仍不活躍。德國所實行的飛機或水雷之反對鎖戰，却相當的活潑。然而在專門家說來，這不過是小戰爭而已。最猛烈的，是外交戰和宣傳戰。然而在這方面也看不出影響大勢的變化。在預料歐戰在春季將發生怎樣的情勢之前，試把過去六個月的戰爭結果加以檢討。

第一，西部戰線，如上面所述，是沒有什麼活動的軍事行動的。英法最初專實行封鎖作戰的計劃，所以不採取積極的攻勢。這是不足怪。英法方面在戰前都以爲長期戰爭對於德國是不利，所以德國必定採取攻勢。英法方面宣傳着：德國如果來進攻，那便陷入他們的策術中。在這種堅固的要塞戰中，攻擊的方面必須付以較大的犧牲。攻擊果能若干敵軍以致命的打擊，非進攻者一看，那是不知道的，所以德國不能不慎重考慮。如果德國決定實行攻擊，那是在確信有絕對勝利的時候，或到了最後關頭而無其他辦法的時候。試看看封鎖戰，或反對鎖戰的成績吧。德國全貿易之百分之四十的海上貿易，因英海軍的封鎖而斷絕，這是德國起初所預料到的。所以德國自平常起便計劃持久的經濟戰，而把獲得物資的重心轉移於歐洲大陸上。然而無論如何，德國所喪失的海上貿易，却很重大。在德國看來，至少予英法以同樣程度的打擊，那是必要的。隨着英法對德封鎖戰的強化，德國的反封鎖也趨於尖銳化，但如上面所述，這尚未發出試驗的區域。例如最近德國飛機對英法運送艦 (Convoy) 襲擊，也不過使用甘密而已。自開戰以



德軍事最高首腦 (上右) 爲海軍部長兼空軍司令戈林元帥。(上左) 爲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元帥。(下右) 爲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下左) 爲德軍總司令希特勒元帥。

以始終努力嚴守中立，以難免捲入戰爭漩渦。因此英國的領事到如今却未成功。英國在荷蘭及比利時也一樣圖於失敗。

一般人預料：到了春季，德國攻勢的軍事行動將活潑化。然而德國究竟將採取怎樣的戰略呢？一般人預料德國由強化在英國上隨作戰的連戰連決之大攻勢以及反對鎖戰，而予英國以不斷的打擊。然而德國出於大攻勢時的結果，究竟能否獲得值於其犧牲的戰果？這是難以預料的。如果大攻勢一度失敗，則將蒙受致命的打擊。大攻勢是非常危險的辦法。而且德國將來對蘇聯也有考慮。所以德國將利用優勢的空軍，強化反對鎖，不斷的予英國以打擊。這也可以說是神戰的強化。德國不會採取喪失二百萬大軍進攻馬奇諾防線的作戰，而只強化對英國的反對鎖而已。(柏林發)

東縛中立國

圖謀破壞德經濟力

英

春季的攻擊是奇襲發生，這是開戰六個月以來的最大變態。許多人也說戰爭不會大變態。他們的根據是：英法方面將按照既定的作戰方針，繼續實行封鎖戰，以待德國的消解。德國與上次大戰的情形不同，因背後有滿洲，具有對抗封鎖的自信，而且生怕石油及鐵的封鎖由於大攻擊一舉而消滅，所以實行消滅戰，以待英國在經濟上的崩潰。因此雙方都不願首先採取攻勢，所以大戰仍然不活躍。然而在另一方面，許多人地主張德國將以某種形式採取春季攻勢。他們的根據是：

一月底爲止，德國飛機已經擊沈了英法及中立國船四百零九艘，共一百五十萬噸。據傳須由海外輸入大部分其料及原料的英國，已開始考慮這問題的將來。如果德國將來每天能擊沈二萬噸，或三萬噸的英國船，則這對英國是很嚴重的問題的。然而將來德國空軍將發揮到什麼程度的實力，那是不得而知。英國認爲德國是不利於長期戰的。然而這問題尚有再考慮的必要。事實上英國的封鎖作戰效果較之德國必須在東西兩面作戰的上次大戰當時，可以說很爲薄弱。因此英法必定非常焦慮。假使在軍事上不能進攻德國，則英國非再考慮其他辦法不可。

這樣，英國便拚命的實行着宣傳戰及外交戰。英國應將修改成爲人類的敵人，德國則應認爲英國的倡首及金銀宜與政治的罪惡，而謂英國是擾亂全世界和平的罪魁。我以為德國在這一條戰線上，不會戰敗的。在外交戰方面，英國將蘇芬戰爭的責任歸於德國身上，應使瑞典及挪威捲入戰爭漩渦。英國又在巴黎宣言向蘇聯的威脅，策劃結成反德集團，以破壞德國在歐洲的霸權 (Bismarck) 及巴爾幹的貿易。然而這些小國因爲其權力的德國，所

？開展樣怎將戰歐！了年半

告報地現

雖有許多預料巴爾幹火山或許在冰雪融解的春天爆發，但現在尙未予爆發。交戰國果然在這春天將採取積極的攻勢嗎？德國對英法的死鬥將展開嗎？蘇芬戰線將怎樣的展開？巴爾幹情勢將怎樣的變化？中立的意大利此後將採取怎樣的態度？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本社特總動在歐美的特派員，作現地報告。



一、德國由於合併了捷克及波蘭，獲得了豐富的戰爭實材，所以自春季至秋季之間，能繼續實行大規模的戰爭。
二、納粹指導者們深知今日的狀態繼續下去，將影響於德國國民的士氣。
三、德國國民具有同敵及積極的性質，不能始終無所活動。
英國有識之士大抵採取這種觀察，警告英國防備德國的攻擊。英國正統派謂英國方面不採取攻勢，但有些人如邱吉爾則主張英國應採取攻勢。總之，今春或戰將必臨到，這種觀察是安當的。然則這應取將以怎樣的型式發生呢？下列種種場合，可以說繁縷於軍事專門家的腦中。
一、西部戰線正面衝突。這場合的可能性最小。馬奇諾及齊格菲兩防線的突破，將犧牲無數的生命，以及巨量的鐵與石油，所以兩軍都不輕啓戰端。
二、德軍的迂迴作戰。德軍破壞比利時，

荷蘭及瑞士的中立，任選防線，以攻擊法蘭西。但人口，雖仍需用莫大的石油。進攻荷蘭，德軍於去年十一月曾計劃侵入荷蘭，以獲得對英海空戰



根據地的作戰。但因比利時的態度硬化，終於放棄這計劃。德國企圖再實行這計劃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然而在此，荷蘭的提議非常密切，而且自去年秋起戰備強化的今日，這計劃將遇到很大的困難。
四、巴爾幹作戰。德國對巴爾幹諸國的經濟壓迫漸次加強。然而這是否將發展到軍事行動，是個疑問。如果發展到軍事行動，德國怎樣解決與意大利的關係？這是一個大問題。英國相信：德國如果不獲得意大利的諒解，總不會在巴爾幹採取軍事行動。尤其這軍事行動在蘇聯諒解之下發動時，意大利的反對是絕對的。假使德國解決了對意的關係，必須考慮漸次接近聯合國方面的土耳其。德國不能忘記：在威根將軍指揮下的二十萬法軍大軍已駐紮於敘利亞及伊拉克。
五、斯干的那維亞的作戰。如特雷所屬傳，如果英法積極的援助芬蘭，則德國將與蘇聯提議而在斯干的那維亞與英法衝突的可能性很大。這種可能性漸次有增加之傾向。如果英法派軍的派遣大規模的增加，則德國不能坐視。她將一舉利用波羅的海的制海權，命其軍隊在斯干的那維亞上陸，以確保大西洋岸的港口。據傳法國希望芬蘭在芬蘭作戰，所以她在斯干的那維亞實行作戰，則德國的煩惱就是：新製造芬蘭，瑞典及挪威的敵國。然而如果較之讓英法捕獲斯干的

英法兩國之關係 (右) 下起為英將海軍總司令官阿爾伯特·坎寧漢姆-李奇爾斯爵士，同德軍作戰的德將古德里安，同英軍作戰的英將蒙哥馬利，同德軍作戰的德將古德里安，同英軍作戰的英將蒙哥馬利。

那維亞，則德國便沒有躊躇的餘地了。六，空中海上的遊擊戰，德國將在空中海上竭力實行遊擊戰，以撲亂英國。在英國這一說依然最有力量。據德國方面所發表，自開戰至一月底止，聯合國及中立國船隻的損失，已達四百餘艘，一百五十萬噸，但據英國方面所發表，則達二百七十四艘，九十二萬噸。德國的潛水艇和飛機似乎尚未發揮全力，據德國方面的一致觀察，春季攻勢將先由空中海上的遊擊戰開始。最近德國飛機時常轟炸英本國的港灣和工廠，這是可以想像的。此時聯合國方面不僅要防守，並且要對德實行空襲。其次，試從英國方面來檢討一下思想戰及經濟戰的趨向。公平的看法，在英國國內沒有強有力的反戰思想。除極少數共產黨員，僧侶以及智識階級之外，國論都贊成全部戰爭。大勢雖缺少進行戰爭的積極熱意，但卻不見如德國所希望之思想上的混亂。關於英國的經濟活動，英國就是以金力懷柔中立國，間接使德國經濟力崩壞。在這一點上，她已經與土耳其，希臘及瑞典締結通商條約，又著着成功於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經濟援助，以及對意大利的經濟工作。換句話說，英國圖謀在金融上東縛中立國，同時在通商上，比德國賤價賣貨，而使德國不但不能出售商

品，並且不能購買原料。然而英國每日戰費須費六百萬鎊，通貨膨脹的傾向也日益顯著。加之，在原料不足，軍需工業動員全工廠的今天，英國究竟能擴張輸出麼？這點是英國的大煩惱。然而英國大眾的生活却綽綽有餘裕，這是事實。在統計上，物價已昇至百分之二五，但尚未到威脅生活的程度，物資的不足也不威脅生活。(倫敦發)

確信空軍優越

不預期戰爭的延長

對於德軍之春季總攻擊的可能性，英法間的觀點又分別為兩種。從軍事上的見地而論的人們，都傾向於戰局的早期發展說。其理由如左：
一在地上部隊方面，半年前兩軍之間有兵力的均衡。然而如今英法的兵力漸漸的比德國佔優勢。使德國採取攻勢的最重要的變化，乃起於空軍。德國自信空軍的絕對優越，而進行了戰爭。換句話說，德國第一線機有四千架，預備機有四千架，每月有製造一千架的能力。但是法國第一線機有二千架，美國第一線機有二千六百架，製造能力，法國每月二百架，代價甚於本國政府之戰費。而德軍則有和利得軍及入五萬餘架。
○十九日 仰光消息：海軍部宣佈，德軍在印度洋之海軍力量，已比英國弱。德軍在印度洋之海軍力量，已比英國弱。
○二十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二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三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半日曆

二月十六日 豫鄂兩省軍委會委員長張治中氏，在東京以北京路之中華總商會，向軍事委員會總長蔣中正氏，呈遞請願書，請求軍事委員會，對豫鄂兩省之軍事，採取更積極之政策。同日，蔣氏復電張氏，謂軍事委員會，已將張氏之請願書，轉交行政院，由行政院，呈請中央，決定之。同日，蔣氏又電張氏，謂軍事委員會，已將張氏之請願書，轉交行政院，由行政院，呈請中央，決定之。
○十七日 廣州消息：蔣氏在東京，曾與張氏，就豫鄂兩省之軍事，交換意見。張氏謂，豫鄂兩省之軍事，目前，尚無進展之希望。蔣氏謂，軍事委員會，已將張氏之請願書，轉交行政院，由行政院，呈請中央，決定之。
○十八日 東京消息：蔣氏在東京，曾與張氏，就豫鄂兩省之軍事，交換意見。張氏謂，豫鄂兩省之軍事，目前，尚無進展之希望。蔣氏謂，軍事委員會，已將張氏之請願書，轉交行政院，由行政院，呈請中央，決定之。

英國每月六百架。其後英法傾注了全力於改造飛機生產力，以克服空軍的劣勢。如今英法兩國每月可以得到了一千架的製造能力。另一方面德國對於製造材料的確保，漸漸的遇到困難。此外，英法方面更能由美國購入飛機，以補充空軍；其數目截至去年七月止，已達一千架。法國自信如今英法已擁有匹敵於德國的空軍，行將進入戰爭的第二期。據英法方面所主張，英法對德空軍的優勢，並不限於架數，乃在真正的戰鬥力上，凌駕於德國。以上所舉出的如果是事實，則其當然的歸結是承認德國的春季攻勢說。因為希特勒總統不待其軍力之趕上英法方面了。然而如果這樣的下結論，則對於現在戰爭的方法，未免有認識不足之誤。現在的戰爭與其說是以軍事行動為特徵，勿寧說是以外交的，經濟的，及思想的戰爭為特徵。相信德國春季攻勢的人們，以為德國下次行動將侵入荷蘭。然而希特勒總統也預先十分考慮着侵入中立國的外交不利，所以對荷蘭不會出於神經戰爭以上的行動。其次可以預料的是戰爭向北歐的擴大。他們以為英法既然決意實行對芬蘭的積極援助，則在戰爭第二期中，英法與莫斯科的國交斷絕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有妨礙這種展開的三個要素。

第一 土耳其不以為英法會與蘇聯斷絕國交。因為她認為英法土協定中所包含的這一條款，即「土耳其對於蘇聯參加的戰爭，沒有履行本條約義務的必要」，將發生作用。
第二 瑞典、挪威兩國對英法有要求。德蘇為對手，而派遣軍隊至芬蘭，則德國有對瑞典、挪威兩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危險。第三 還有一部分人有力的主張，極力避免由於蘇聯參加大戰的戰爭擴大。意大利對巴爾幹的地位怎麼樣呢？巴爾幹的形勢對意大利的工作時機，尚有未成熟的地方。因之，在經濟，外交兩方面，今春特別展開的可能性，稍為薄弱。從這關係上看來，威爾斯(Wells)美國國務次官的蒞訪歐洲，與前次大戰索爾的遊歷歐洲相類似，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威爾斯能成功，則羅斯福總統向美國國民便能公言，他的就任第三期總統對於世界和平是不可缺少的。英法方面的依然標榜撲滅納粹政權，所以對於歡迎威爾斯，也加以某種的保留。雖然如此，法國軍部和財界也不預期將這次戰爭像上次大戰那樣的延長。無論如何，雙方都堅持着這種根本觀念：在今次戰爭中大規模的採取軍事行動者，將會失敗。雙方都預期在戰爭中進行思想戰，而不進行實戰。因此，雙方都竭其全力於維持後方的團結。(巴黎發)

○二十三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四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五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六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七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六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七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八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九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三十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六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七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八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二十九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三十日 日軍華北方面艦隊最高指揮官發出佈告，謂本月十五日所布告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中，包含海峽以南至香港間之禁止日本艦隊出入區域。日本艦隊自本月起，將禁止其艦隊出入該區域。

新中央 與日本的關係

周佛海氏 與本社 記者談



日前我們奉命實行對日折衝，關於和平的基礎交涉業於舊臘終結。接着我們在青島與臨時政府，維新政府，蒙古政府的代表會談，對於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以及樹立中央政府的大綱，已到達意見的一致，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基於此大綱，我們着手於樹立中央政府的具體工作，褚民誼先生所主持的還都委員會也已組織起來，此外更般準備都在進行中。青島會議和平運動的前進是很可欣慰的。

新中央政府的組織，如以前所述，不過是一過程，救國的一方法而已。這信仰即在政府樹立後，也不加以變更。因之，中央政府的使命應置重於和平運動的推進，自不待言。

汪先生一月廿二日在青島發表了對於和平運動的見解，以闡明中日合作的基礎觀念。

第一，和平運動，乃是從東亞大局着想，確有見於中日兩國，非和平，則不能共存共榮，並非以戰敗之故，避難苟安；

第二，和平運動，乃中日兩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的見地，深植其基礎，並非求一時的寧息；

第三，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確有見於中日兩國，戰爭則兩敗俱傷，和平則共存共榮，所以不避艱難，不恤犧牲以赴之，並非出於權謀術數的觀念。

關於這和平運動的信仰，同時應為中央政府對日關係的根本理念。新中央政府基於這信仰，不怕艱難，不惜犧牲而邁進。我謂組織中央政府不是條件的問題，乃是因為相信為了完成以上的和平運動目的，和平條件在原則上必須無害於中國的自由與獨立。如果，我們在無理的條件下組織偽偽政府，則和平運動的進展便不能想像抗日勢力的打倒也不可能。新政府的使命非一時數事

變的局面，乃欲根本的清算日清戰爭以來，中日兩國間的對立關係，以策成東亞百年大計。這樣，從局面的和平展開到全面的和平，才有可能。

這次國交調整的條件，從原則上看來，可以確信是保障中國的獨立與自由。日本的現地代表很能諒解中國的立場，我們也在考慮着他們的立場，而進行折衝。我感到了會議始終以友好的精神進行，而與普通的外交全然不同。這條件自然在中日兩國間將忠實的實行，並且忠實的實行。然而我們必須覺悟這實行不容易，而有種種困難與障礙。日本內部的事情，與他國一樣並不簡單。我們也必須預料對內的意外困難。然而如果欲完成東亞和平的偉大使命，則非中日兩國誠意的合作，是不能成功的。雙方應該平心靜氣的檢討，認識並改正一切的錯誤與誤解。然而無論如何，日本是先進國。日本應負的責任，比中國還要重大。如果日本能確定大的目標，緩和枝節問題，則神聖的使命將排除種種困難而告完成。

我們的運動如今已到達新的階段了。我們在這新階段，行將踏出新努力的第一步。

新中央 與重慶的關係

褚民誼氏 與本社 記者談

重慶現存之國民黨，自西安事變以來，其表面已轉為容共，而與中國共產黨立於共同抗日之統一陣線，然微諸兩黨向來之宗旨，實屬同床異夢，故仍互相傾軋不止；如孫科為極端聯蘇容共派，其他國民黨元老則皆反共，祇以蔣介石表面之態度，依然聯蘇容共，乃依之視之，參加抗日陣線，即蔣介石本人，在過去十年間，亦嘗竭其全力以剿共，探其本意，固屬反共，乃以西安事變，竟墮入共產黨中，遂不得不轉而容共，是以蔣之容共，實逼而如此，蓋其獨裁之地位及權力，非容共抗日，即不能保持，若一旦放棄其容共抗日，則其獨裁政權，瞬息即倒，考其實際，蔣早已被囚於共黨之抗日檻中，其行動及意志，均不自由，一方共產黨裝腔作勢，服從「國民政府」，信奉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為「最高領袖」，不啻將蔣軟禁，而其共產黨之計劃，因已大告厥成，試察重慶最近之動靜，蔣名為獨裁，實寸步難移，雖欲放棄容共抗日而不能矣。

汪先生統電，對蔣作最後忠告，略謂抗戰前途，惟有亡國，民衆不堪更受戰禍之苦，應速停戰以謀全面的和

平云云，渝方對此悖理失措，蔣於進退失據之中，乃發表其所謂告軍民書，中傷誣蔑以飾其奸，足徵蔣於罷職息兵之可能性，無論自發的或他發的，均等於零，然中國民衆贊第三國鑒於汪先生之統電，益知和平運動之動機及目標，出於憂國憂民之至情而予以諒解也。

渝方既已自絕於國人，吾人惟有努力前進，依照和平方案，樹立中央政府以爲和平基礎，由此而推及全局，深信全國各界以及渝府新部之和平份子，知和平方案之可行，必能先後來歸，於是全國和平依次完成，可以預卜。至若陶高所竊發之和平文件，渝方藉爲攻訐之資，世人早已洞悉其奸，彼渝方不惜舉國家與民族，供赤色侵略犧牲，此誠自暴自棄之破壞工作，貽國家前途於無窮之憂，若是者誠實國之行爲也。

此次遷都南京，組織中央政府，一如去年八月抄六全大會及今年一月下旬青島會議所闡明，乃繼承國民政府之法統，至現存之重慶政府，從此即論爲一地方政權，全國人民，必將明白認識此完成和平反共建國之政府，方爲真正中央政府，若夫遷反總理遺訓，實行容共抗日之重慶政府，其爲偽府也矣，惟中央政府成立後，重慶依然存在，一時恐成對峙之勢，而微諸中國歷史，凡遷至邊陲偏安一隅之政府，絕無重返中原回復聲威之先例，故重慶政權之將來，凡稍知中國歷史者，莫不明瞭，毋待余之喋喋也，我國民黨同志，欲舉蔣介石所濁濁之三民主義使之淨化，對於被共產黨歪曲之國民政府，撥回正路，又爲奉行總理遺訓和平建國之大精神起見，必須重行黨員總登記，現中央黨組織部已着手重新登記，上海一市業經登記手續者已達半數以上，此後就增加不已，惟吾人鑑於以前國民黨之急於擴張黨勢，致黨員之思想經歷等概未加以審察，導致三民主義之中，加入共產思想而總理大亞細亞主義乃至失傳，故爾後選拔黨員實缺毋濫，期以成復建國之基礎，再就此堅固之基礎上，建設中日提携之新東亞而已。

新中央政府對日本以外之第三國，極願調整其關係，俟政府成立時，當重宣以聲明之，至政府之外交方針，當以獨立自主之精神，消除蔣政權時代依賴他人遠交近攻之積習，對於鄰邦日本則取共同步驟，以期建設新東亞，一掃以前兩國間之反覆糾紛，務期國交之圓滑，雖中日間過去數十年之糾紛非一朝一夕所能掃除，然中日二國苟能以最大之誠意，爲最大之努力，攜手共進，必能爲東亞前途，創一新局面也，再就渝方外交關係言之，在歐戰勃發以前，以爲英法美蘇外援可恃，迨歐戰一起，英法與蘇聯對抗，無餘力以援蔣，渝府對於利害相反之各國，不克應付，遂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也。

日本的生命保險會社的組織與機構



介紹日本代表會社：工廠 10

(圖為：田代千，治明，一第，本日下午而上由，社會保命生大五本日)

日本的人壽保險公司之數目，現在已達三十三家，最大的就是所謂「五大生命」而聞名的，日本，第一，明治，千代田，帝國的五社了，繼之就是以住友，三井，安田，野村等大財閥作背景的各社了。

此三十三家至去年底為止，保險契約額，實已超過二百三十億圓，其公積金的增加額達至四億圓，此公積金的現在運用總額已達至三十八億圓。

這些巨額的公積金，大半以協力於消化國債，或投資於國策公司的公司債，及股票為多，對國充生產力正是完備着很大的使命，與銀行信託公司同時成爲日本的三大金融機關，頗有顯示飛躍的發展。

在日本自創設人壽保險事業以來，至今已歷五十九年了。在其間雖曾經過了不少的波瀾與苦難，但總而觀之，是可以說得在短期間內完備着極顯著的發展。

即就保險契約商方面來看，在明治四十年(西曆一九一二年)時爲六億八千萬圓者，經過六年後的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增加至十三億六千萬圓的倍額。世界大戰爆發的大正八年時，達至二十二億二千萬圓。

關東地方大震災後的大正十三年時達至四十三億六千萬圓。再在十年後的昭和九年時遂突破一百億圓而達至一百一十億圓。尤以在最近幾年的好景氣其增加額呈着更一層的顯著起來，如昭和十三年時的增加額，呈示三十億圓的大記錄，契約額達至一百九十八億圓，可是及至昭和十四年(去年)時此種傾向便更加呈示明顯，而達至二百三十億圓。

突破二百億

(註：以上的數字係根據各年末的契約額)。像這種契約額的增加，是可謂呈示極迅速且極顯著的。此當然是由於日本的經濟及文化之發展所賜，同時也是由於當業者，對於保險思想的宣傳，與普及有予以努力所致的結果了。以上所揭示的數字特別指摘着在世界大戰後，關東地方大震災後，及最近幾年的好景氣年度者，那是因爲在這些異變，或事情時期，對於日本的人壽保險事業之發展，具有重大的因果關係的原故了。

如以上所述，日本的人壽保險事業，僅在六十年的短期間內，便能顯示着如今日的繁盛。但是對此若加以仔細地考察時，則過去六十年間，在日本有勃發過甲午日俄的兩戰役，歐洲大戰，關東地方大

震災，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的恐慌，金融出解禁等，雙多的波瀾曲折。由這些事件所促進的政治經濟上的變動，直接間接對於日本的保險事業之發展過程，是有予以波及。

極大的影響

現在從這些大事件以及其波及於保險界之影響方面來加以考察時，則可將日本的人壽保險史(損害保險史也可視同一概)區分作如下的發展階段。

- 第一期 自創業前後至甲午戰爭(創業時代)
 - 第二期 自甲午戰後至日俄戰爭(保險公司的設立及其整理時代)
 - 第三期 自日俄戰後至世界大戰前(第一次躍進時代)
 - 第四期 自世界大戰至關東地方大震災(第二次躍進時代)
 - 第五期 自震災後至現在(第三次躍進時代)
- 惟日本的人壽保險制度，在明治維新時，是和銀行以及其他的經濟制度一樣，從外國移植來的。當初是完全由於外國人之手經營，日本不過是取對這外國保險公

司的代理店，提供着立足地而已。直道至明治十四年七月(西曆一八八一年)由於創立明治生命保險會社，始得由日本人之手，經營着現代的生命保險事業了。

然而對於人壽保險的社會認識，漸次得以加深者，是屬於明治二十年以後的事。在明治二十一年三月有創立帝國生命保險會社，翌之二十二年九月在大阪有創立日本生命保險會社，至此，成爲三社對立的狀態，而且由此，關於人壽保險的知識，也隨着次地普及起來了。

今日日本的人壽保險，已發展至歐美，英，而列在世界第三的人壽保險國，可是究來在日本好容易得以參列於保險先進國的行列之當時，這些先進國已處在完成第二期期的發展，進入於第三期的事業擴充時代。故日本在出發點，可謂是處在非常地遲滯落後了。

此種落後要怎樣來挽回，怎樣來趕先先進國家的水準呢？這就是

事業指導者 們引爲最大的一個問題了。爲解決這問題的方針，在當初最少是有必要仰給國家的力量，由國家自身出來指導保險事業，加上

國家的保護，有成保險界以外是再無辦法了。在這一端，日本的保險界與諸外國比較，是可謂走上極其特異的發展途徑了。因爲在歐美各國的保險之發達，大概都是任其自進以徐徐而行的步驟而完成的，故其保險事業，是得以排除國家的干涉，自由奔放地開拓其獨目的進路。可是日本因其出發點與後關係，若按照它們所經驗的靈敏任其進一步的漸進主義，則終難追及歐美的水準者，此爲極當然的道理了。於是日本最少在創業時代之期間，要政府出來領導事業，或者對此加上國家的哺育，使其成爲將來之大進展，這一個事情，在回顧日本保險史時，是應當置在念頭上才是了。

但是對於人壽保險事業的政府之指導及監督是不止單在創業時代而已，近年隨着「統制經濟」的國家的監督頗有加上的一層地強化起來，例如改正保險業法，以及其施行規則（昭和十五年四月一日起實施）便是其一個左證了。

如以上所述日本的人壽保險事業，是從海外移植來的，因此其組織與機構俱是與外國無所差異，尤以在明治維新前，在日本也有存在着保險類似的制度。現在欲對此一一加以詳說爲紙幅所不許，如所謂「友好同盟」「共濟無盡」或「五人組」制度等是。但是此等制度已與現代的保險制度並無若何的因果關係了。

像這樣日本的人壽保險事業是從外國輸入來的，可是和外國比較而有特徵之點，就是如前述，政府的保護監督比較之強化的一點及組織方面在外國尤以美國，是以相互組織（共利保險，保險人即爲股東之意）最爲發達者，在日本則以股份組織爲壓倒的發達等數點。

即日本在三十三家的人壽保險公司之中，相互組織（共利（互惠）公司）者僅四家而已，其他全部都是股份組織。然而從事業的實際來說，不論相互組織股份組織，在現在只是名目上的差異而已，實質上的差異是幾乎可以說沒有了。

廣汎地求着保險需要者，並與之締結了保險契約，而受着保險費的繳納，將其一部分交付於公司的經費，其餘的大部份則爲俾應付對於保險加入者的

責任準備金 而加以適當地管理運用（如前述投資國債公司債者爲其運用之一種），並將其事業經營上有利者盡作爲公司自身的利益，難派給股東，若有虧損時便當作公司自身的虧缺，給股東去負擔，故加入者除負擔應繳納的保險費以外，並無負擔追加繳納之義務，因此也就沒有向公司領受攤派利益的權利，就是事業上的損益悉歸於公司的股東負擔了。是故此種關係在形式上看起來，是保險需要者繳納保險費的對價，將自己的危險轉嫁於保險公司，保險者的公司，領受着稱爲保險費的報酬，擔負着他人的危險了。

相互組織的公司，就是經營着相互保險的公司，爲保險業法所認定的特殊法人。相互保險的加入者，是普通的契約者同時又是相互保險公司的社員，有兼着經營者的地位。即股份公司是係一個與經營者全然成爲別個資本的集團，將保險當作一個企業而經營的。可是相互公司爲人員的直接集團，契約者們自身湊集保險費的賦金出來，由此形成着共同的準備財產，而經營保險事業，故公司生出利益之時，契約者以得領受公司的利益。但所謂領受利益者，是指普通保險費至實際必要額以上時，所生出來的利益金交付給社員的所謂社員攤派金就是了。是故相互公司所經營的保險，是說全部屬於有附加攤派的保險。與此相反，股份公司所提供的保險，在原則上是無攤派的保險。

像這樣股份組織與相互組織是各不相同的，由於這個不同的組織各有其長，現在日本的保險業法雖限定股份公司與相互公司的兩種，可是其事業的運用之實際，及契約者所受的利益，幾乎都是一樣。即在股份公司方面，契約者受着利益攤派的也頗不少，此可謂是一股份公司的相互化。日本的人壽保險公司，大體爲股份組織，並且又是可獲受利益攤派的一種混合組織，先將所說的日本之相互、股

份兩組織，單是名目上的差異，在實質上無何等差異云者，就是指此原故。

人壽保險制度，從經濟上來觀察，則首先應有存在着被保險者的集合體，並且由於這些被保險者的死亡或生存所支付的保險金，應在團體員之間，以科學的公平分攤之組織爲最重要。但是爲分攤團體員間的危險計，所湊集的保險費，是從人們的死亡生存的確率算出來的。這樣子，人壽保險是以多數人的集合所結成的保險團體，是以各人所湊出的保險費來作支付被保險者的生存或由死亡的保險金，而經營對於經濟生活的補整作用之制度了。

人壽保險雖有好些種類，但普通以保險支付事故作爲標準，可大別爲死亡保險，生存保險，混合保險等。死亡保險就是在被保險者死亡的時候，支付保險金的保險，概屬於終身保險。生存保險是限定被保險者，在一定期間生存的時候才支付保險金，如教育資金保險，結婚資金保險等是。混合保險就是普通所謂遺老保險，被保險者到契約期間滿了時猶依然生存之時，又在期間滿了前死亡之時，也支付其保險金的保險，在日本最廣汎普遍的這就是這種混合保險了。再又

有徵兵保險 係屬於生存保險之一種，此乃被保險者達至徵兵之適齡入營時支付其保險金的一種特殊之保險，並不是以人之生死做爲保險事故，所以不能算是純粹的人壽保險，可是實際上也是可視爲人壽保險。

如上面所述人壽保險，是由人們湊出比較的小額的金額，俾對於各人的死亡或生存發疾等事故發生時，支付一定之金額的制度。故人壽保險公司是向多數的契約者即被保險者，收集比較的小額的保險費作供給在死亡或其他發生事故時支付的保險金，俾有資助被保險者的經濟生活的福利以完遂社會政策上的使命。同時因聚集的結果，成爲龐大的金額（如前記的契約總額爲其一例）之資金，對比資金加以管理運用投資，俾以促進國民經濟之發展，此爲其大體上的趣旨。是故願此趣旨而構成的人壽保險公司的機構。但是人壽保險公司的機構中佔居最主要的地位者，爲財務關

係部門。即在財務部門，其所聚集的保險費爲要充做責任準備金是須加以嚴密的處理，此金額之一部分是在留作被保險者發生事故時得支付其保險金，同時其大部份的金額，提供投資於銀行，信託，存款，不動產，有價證券等，以期增大公司的利益。此就是使鞏固人壽公司作成金融機關的地位並且其貢獻於協力消化國債擴充生產力的機能也頗爲顯著。

人壽保險公司的投資範圍，因人壽保險事業，是以大眾所湊出的金額作基礎的關係，有受着種種的制限，大半以投資於國債，公司債，股票等有價證券爲最多。其次爲存款，不動產，存款的順序。但有價證券中，最近是以股票佔居最多，然而爲協力於消化國債的趣旨計，今後對於國債方面當可呈示漸增的傾向者是無可疑的。

日本三大金融機關的銀行，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在立場上是有其着其特色，人壽保險公司的態樣與信託公司極爲類似，從投資的方向來看，三者大體都是可視作一樣。然而人壽保險公司。在其間因爲資金的性質上，有具着

獨特之優點 靠其年年增大的實力，其地位是會將逐漸加上其重要性。

日本的民營保險公司的發展，組織及其機構之大體情況，是如以上所述的。但此外又有稱爲簡易保險的國營保險，是在大正五年（民國五年）所實施的，與民營保險同樣，呈示着極顯著的進展。

關於人壽保險事業的將來，是可認定今後將益加顯示發展的。對於各公司來看，現在的三十三家之中，當然也有好些弱小的公司，但鑑於保險事業之重大性，是可視作這些弱小公司的整理合同，勢將所難免的。同時政府之對於人壽保險事業的監督，亦必將加以一層地強化的吧！又作爲人壽保險各公司的連絡機關，及與政府的交涉機關，有設置生命保險協會，頗爲活動着，此與銀行之設有銀行集會所，信託公司之設有信託協會，略同一樣的組織。

（記者 戶田）

名人家庭訪問記

本刊記者

現代日本畫壇大將 堂本印象先生

在門口有五雙皮鞋，兩雙木鞋整齊地向階外面擺置着，來客既然有這麼多，那麼就改天再來吧——這意念在記者的頭上湧起來，可是一會兒又轉想既然來到這裏不妨稍等一等，遂把名片交給一位書生，並由這位書生領到裏面，走過中庭再領至一所隔鄰的畫室，是一間有二十餘寬幅（日本席疊，一疊六尺長三尺寬）的大畫室，室內裝置着有兩個暖爐，西面自地板至天井盡放書櫃，和漢文書籍，擠滿無隙，南面與北面為玻璃窗，光線很明亮，書櫃近邊放着椅子，掃子，掃帚等約佔全室五分之一的地方，其餘五分之四就是供畫工作的工場了。

在那工場當中，印象先生正在熱心地畫着貼附於大阪四天王寺五重塔的四隅壁面之佛畫。直至其工作告一段落為止，記者在他的傍側作暫時的傍觀。那邊，夜叉，阿修羅等所謂八部眾——稱為守護佛法的諸靈像，由他的畫筆已經描畫了有好幾張，而陳列在這廣寬的畫室裏。



候，就在這裏飲茶歇一歇，或者爲便換去腦筋起見，抽出些佛教的書籍來略加過目，因爲我是不吸香煙的。他與酒癖都是無緣，並且又是獨身，是日本畫壇的大作與多作的第一人，看來他是隨處獨身，可是不知在那瘦身的什麼地方却有藏着一般的精力呢？這是成爲畫壇的一個秘密，但是若與他有相知的人，總不會抱有不潔淨的地方呢！因爲他的生活，一些也沒有可看得出有耗費精力的地方，所有一切的時間，一切的思想都是向畫製作之一點上而集中着。

他藝術成就的祕密就藏在

那獨身。遠煙酒與精力的集中

現在更努力於開拓那佛畫的新境地

記者忽然想到在門口放置着好多的鞋子，遂向他問着：「不是有來了好多的訪客嗎？」

「是的，每天都有各方面的訪客光臨，除非有特別的要事以外，我是一概不見客的，幸而有會弟在這裏擔當當全部的應接事宜。」

印象先生的弟兄有四位，姊妹有五位，他是行三。長兄是尾花爲一位馳名的演劇研究家。次兄的五三良氏爲醫學家，且以獨特的作風而聞名。令弟四郎氏爲印象先生的一位好掌櫃，協助他完成藝術。又五位令妹之中有三人是繪有名畫的日本畫家，可以說是一家全門完全以藝術家而顯

結語。

印象先生把製作以外的一切工作讓給其令弟四郎氏擔當，實行着如文字所示的生活即是製作的理想的生活。記者遂按着問起他的一天的生活情形來，他說：「我早晨起床是很遲的，總要到九時才能起來。上半天在沒有做什麼工作之中，就費了半天的工夫去，進這間畫室來，總在十一點鐘的時候，進到這裏來，直到傍晚黃昏爲止，一直從事着畫作。不過在工作的中間總有一兩次的小休憩，夜間一概不做什麼工作，也沒有規定什麼預定表。是啦是啦！常常去看外國片子的電影了，著名的片子大概都有看過。」

「繪與影戲是有着什麼關係的嗎？」
「這問題嗎？因爲影戲的景幕（Scenery）之美，與繪畫之美是全然不同的呢！可是，在構思的點上，繪畫等方面，多少總有點兒對於繪的畫作，可做些參考的吧！我因爲這點關係，最歡喜看德國片子，美國的片子除諷刺的片子以外很少去看過。」
印象畫家與電影——這種結語未免帶些意外，但是這

他的在鳥、人物、風景或宗教畫，我們對於其作品所含之意義，是可得有帶着在其他的諸大畫家所看不到的。一種近代的藝術的特徵，他的藝術的祕密或者是在於觀看西洋電影的性格之一面也未可知。這種一類則對於現在在記者面前坐着的他的風景，確是與近代的青年無異，穿着灰藍色的洋裝褲子，及很薄的毛織衫，宛然是位年輕的電影導演的風采。與那穿着和服坐在蒲子上執筆的日本畫家，在一切上相差實在太遠了。

「由於什麼動機才志向於畫宗教畫呢？」宗教畫家原是各方面的畫家，他的正式的大作，幾乎全是宗教的作品，此在報紙上頗有熱烈的喧傳，爲世人所周知，他的宗教的名作，自最近所畫的四天王寺五重塔之壁畫，以及教王護國寺、醍醐寺、延曆寺、仁和寺、大德寺、知恩院等的佛（繡紙的稿）繪，或名顯風靡一世的。甚且

西 東 雜 記

一百零三億圓預算案通過

日本昭和十五年(本年)度之總預算案，及臨時軍事費合計一百零三億八千二百萬圓之預算案，已在二月二十一日之眾議院會議通過，以無修正地照原案裁決。又在二十二日之眾議院本會議，也是一概以無修正地照原案通過。此一筆將達至一百零三億圓的龐大預算，是乎確能保持資金與物之均衡調劑地實行與否，換句話說是乎可無誘發惡性通貨之膨脹(Inflation)之危險乎，此為一般最關心的地方，此點在預算總會時亦頗有加以討論，但政府對此點乃答以有十分之成算。可是眾議院始終仍堅持着為使預算之實行慎重起見，提出六項的附帶決議。其附帶決議的內容為：

(一)當其實行預算時，應特別注意於物

寺的一遍上人。法然上人像。等真是數不勝數的多。我對於宗教畫抱起關心者，是從患了游移於生死境界的大病以來，在我的那個第一次成功的作品宗教畫「華嚴」的作品，就是在那次的病中製作出來的，將畫布置在睡床的前面，執筆三十分鐘就倒在床上休息，再畫三十分鐘便再倒在床上的那樣，如文字所示的是在生死之間製作出來的。人們不論是誰，都要等臨到將死的時候，才會感覺有宗教，就是發生好似有一種什麼偉大的力之感覺，我自從那次的大病以來，就自然地志向於畫宗教畫起來了。再一個原因是在病後的長期的療養生活之間，不能出外去寫作，所以益加強了製作這不必外出也可執筆的宗教畫的心念了。

印象先生是在沈靜的侃侃而談，雖是不能說是雄辯家，可是其所說的語句，任你怎樣惶惶的人，一聽到他的說話，就會變為平心靜氣而沈默的那麼樣具有彈力性的。

「但是，我的作品是還沒有達到完成(神化)的地步，預定今年要活用去年的經驗，對佛畫再開拓一步的新境地。」

「您有沒有到過中國呢？」「中國我到過三趟了。我很歡喜華南的風光，華南的這種溼潤的風物之美，確是好極了，華北的山岳雖然也有很多的樹木，又街上溼潤的地方也不少，可是總是如南船北馬的字句那樣，南方

溼潤，北方乾燥的呢？」

「日本畫家總要一次去接觸中國的風物才是哪。」——記者亦加重一句。

「對了，確是有踏上中國的地帶的必要，到中國才能知道中國的偉大，才能理解一般認為南蠻的不自然的那種雄大決不是不自然的道理，我也曾溯航過錢塘江，而對於其景色的南蠻之雄大吃了一驚，此後日本的畫家若陸續前往中國，則由於日本式解釋的新中國風景畫，一定可以產生出來的。他談到這裏便喝了一口濃茶接着說：對於中國感想最深刻的就是那種悠久，而且寬洪的大國民性了，我們日本人對他們的這個偉大的國民性，是應學一學才好，而且這個悠久性，在一切的中國藝術裏，尤以在繪畫上顯有顯示。我對於中國的偉大之畫家之中最尊敬的人就是顧愷之了。不過這位先生的作品，在現代幾乎沒有流傳，我也不過藉藉聞而知其偉大而已。又作品有留存於現代的畫家之中，是應首推牧翁了。像他那樣對於日本的畫壇，能予以很大的影響的畫家，是再也沒有了。」

印象先生的關於中國的談話，真是侃侃不盡的，年前曾應本刊之請，特費了「新春與日本少女」作本刊新年

號封面，剛與中國滿洲讀者，想諸讀者現在印象又新。從南面的玻璃窗射了強烈的太陽光進來時，這間畫室宛如溫室一般，從本房的方窗時時可聽到很多來客的喧嘩聲，這怕就是來拜託畫雜誌的卷頭插畫的雜誌記者或百貨店的美術部員，畫商等的來客們吧——

「像這種畫作以外的的工作，也是在這間畫室里工作嗎？」

「不，其他的細小的作品，一概是在二樓的畫室工作的，但是總是以深居於這間畫室，執起佛畫之筆的時候最為快樂的了，好像脫離了世間一切的煩惱事情一般的呢。」

印象先生是以極切實的口氣說着，這當然是日本第一流的流行畫家的無虛偽的述懷的吧，記者也深望印象先生得有多長的時間深居於這間畫室，執筆那些不是人家拜託的繪畫，是由於先生自身的心底所想寫作的筆繪了。

先生還是很年輕的，是才剛過了五十而已。由於患病才獲得成功于宗教畫創作的印象先生，以後是可由於年輕與健康，留給很多的樂作傳下後世的吧。

在記者告辭之際，印象先生急穿木屐，送到門口，並說着：「冬天的傍晚真是好極了。」一面說一面呼吸着外面的新鮮空氣。

資資金勢力的調整，並為防止惡性通貨膨脹起見，必須講求最善之方途。

(二)時局關係的費用能節約者務必節減，將全力集中於途行緊急不得已的施設。

(三)當其樹立昭和十五年度物資動員計畫時，其重點應置於鐵、煤炭、電力、肥料及主要食料品等的增產，俾以調整物資的需給及確保國民生活。

(四)非法交易的弊風應加以根絕取締。

(五)打破官僚獨善的弊風，糾正官廳統制的缺陷。

(六)政府為要完竣事變之目的，必須強化國內體制俾以收舉政革新之實績才是等。

事變結束期當在將政權消滅時

關於認定中國事變之結束時期，眾議院預算分科會特提出質問，對此與眾議院總務長官柳川氏答辯謂：關於事變結束時期之認定，是應看作須待至重慶政府屈服於我國的主張，秩序完全恢復至常態之時了。具體的說之，就是須待至重慶政府親來向

我國投降時，或者解體與新中央政權協力合作，我國軍的大部隊無須再駐紮於彼地之必要時了。此種時期是在何時呢？此當俟新中央政權成立後，由於我國的援助發展自可定奪，將來重慶政府將提出合作協同者此在所預料得到的。此種答辯確值得可注目的。

重慶政府所妄想的和平條件

重慶政府因鑑於新中央政權樹立之期迫近，遂極力策勵種種妨礙的策略：尤以二月二十五日重慶政府的機關報香港大公報揭曉重慶政府的對日和條件六條項，此種舉措其用意確是顯明在對新政權加以阻害，並將重慶政府的狼狽情態暴露無餘了。其所揭曉的六項和平條件如左：

(一)絕對保持中國的領土主權，即滿洲國勿論，如租借期限告滿的旅順也在應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下。

(二)廢棄自甲午事變以來的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三)外國資本的投資固所歡迎，但不能

對日本特別予以優遇，在日本支配下的一切鐵道須遵守中國之法律。

(四)簽訂新通商條約，在中國的日本人應服從中國之法律，並服從法院裁判。

(五)臺灣及朝鮮應便基於民族自決主義。

(六)為期獲得亞細亞民族之自由平等，中國在國際會議，當與日本攜手共同奮鬥。

美特使威爾斯與魯斯相會晤

美國遣歐使節威爾斯副國務卿，於二月二十五日抵達羅馬，翌之二十六日與墨索里尼首相會晤，並遞交羅斯福大總統之親書，面述其渡歐之目的。但對此傳報墨首相竟答以提倡和平之時期尚早之意旨。即據墨首相之見解，以為和平須有對於各國國民公平，且根基於正義才行，是應有各國交戰國恢復其正義之精神，有十分反省之必要。若非如此則第三國之調停，在實質上是無成功的希望的。從此見解，意大利現在對於任何的和平提案，都認為尚非可採納之時機云云。

華北工業重鎮

火車頭滿街跑的

唐山一市



乘京奉車東下，過天津蘆台，即可到達唐山市。唐山市在河北省東北部，屬於冀東區，是工業最發達地方。

一 地理

唐山當雙縣二縣交界地方，大部份屬於豐潤管區，北接熱河山區，有長城為屏障，南濱海岸，沿唐山一帶積成廣漠平原，隴河流域，土地肥沃，麥，棉，高粱……等，均為農業重要產物。

關於唐山的命名確為一謎，有說在此地最初為唐姓某在該地發現煤礦，故得名，又有說此地有一山名唐山而得者，是也非也尚待考證，但確信在二三百年前，此地為荒蕪村落，後經李鴻章提議開採開平煤礦，在庚子之役這處受敵軍破壞，與香港政府交涉，受英人保護，戰後英人即借歸佔奪，經幾次交涉終未得要領，國人怒恨而另開採林西馬家溝等礦，成立州煤礦公司，以資對抗。此後各方人士來唐工作的愈見增多，尤以見長技術方面的廣東人為最多，日日發展，而形約約十五萬人口

的華北工業重鎮。

二 唐山的工廠

當我們到唐山的時候，就可望見高人雲霄大煙囪，團團黑氣，籠罩了全唐山市，就可以知道這是個名符其實的工廠林立之區。開源礦務局是在民國元年合併開平州二礦局的改稱。現在共包有五礦：唐山、林西、開平、古冶、馬家溝。全礦區員工約五萬人，每年產煤約五百萬噸，佔世界產煤區第三位。每逢早晨晚上氣笛聲響的響着，便可以看見一群群的工人走着，數着柳條織成帽斗，臉上，手上，衣服上都沾滿了煤屑，手裏提燈保礦燈，這是日夜班交換工作的時候。

鐵路工廠(俗稱南廠)，在車站東佔地約二百餘畝，為京山路之機車廠，其設備完善在全國是有數的。有工人二千，月可修理機車百輛。當走進此工廠，就可以看見那堆積如山的煤礦，和那高起的機輪，還有那在地下隧道裏的破碎的機車，隆隆的機輪聲和釘高的鐵錘聲，真是震耳欲聾。

啓新洋灰公司，德勝瓷廠，華新紡紗廠，德成麵粉廠，均有千百的人工作着，其他手藝工，燒玻璃的，採矸子的，這一切的小手藝工作更是數難勝數了，總之，唐山市是工業區，華北的工業重鎮。

三 機關學校報館

唐山市因為經受幾次的變亂，一切機關的設置亦以政治為轉移，最初為戰區保安司令部，前年唐曹兩軍變，冀東政府由通州移此，最近東亞提協，政治開朗化，劃歸臨時政府設立冀東道公署。其他如新社會指導部，唐山市政府，唐山特種公安局，統稅局，官產處等機關整齊。

唐山市的教育極為發達，設備也很完善，學校有大學，中學，小學，女學及民教館之識字班。

交通大學工程學院，是全國聞名的，設施完善，運動場寬闊，圖書館，試驗室都很充實，現在以事變關係未能開課，為最大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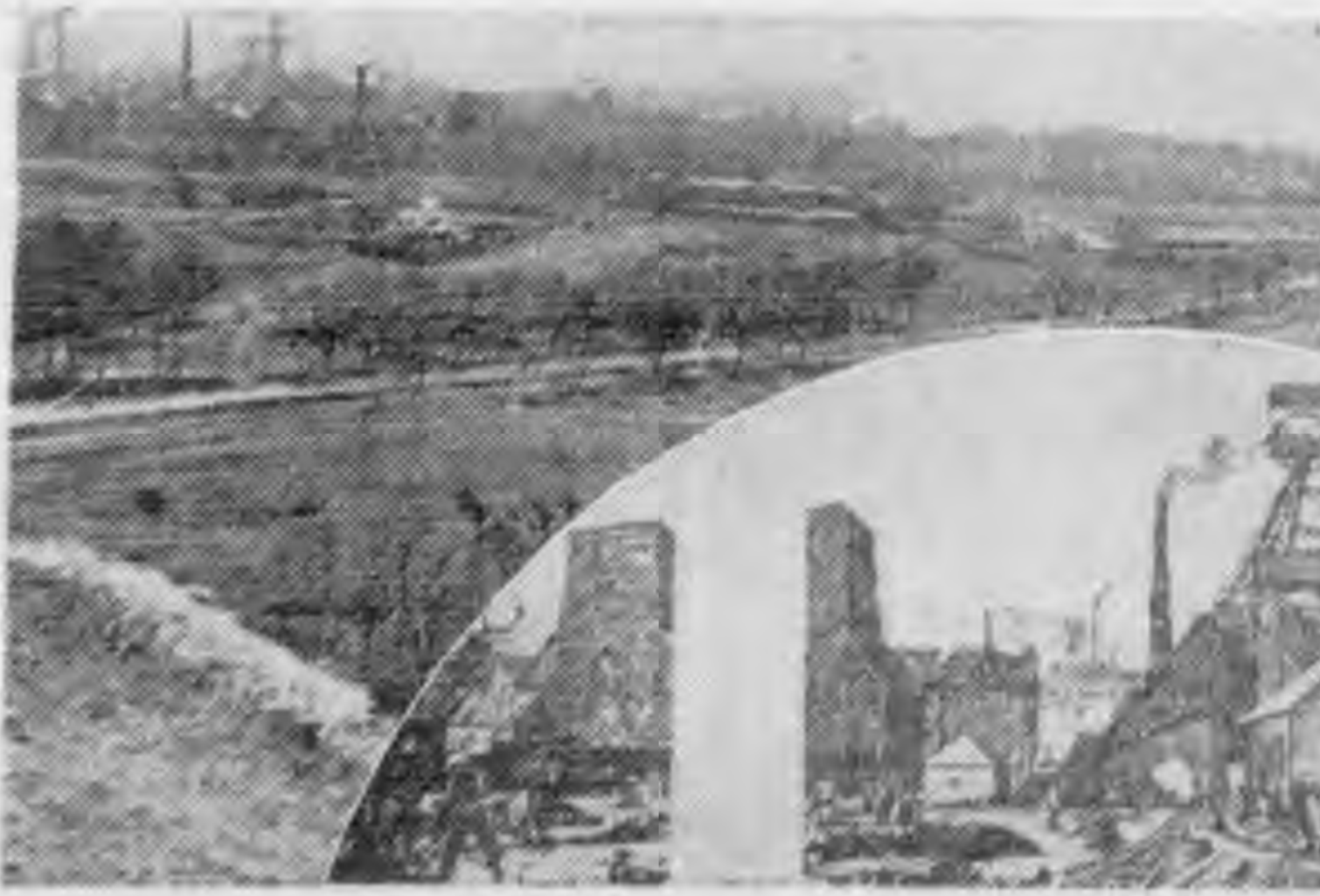
在交大東隣為教會及開源礦局合辦的豐潤中學，有學生千餘人，因其地處曠野，空氣新鮮，一切運動設備亦極完善，建築亦甚宏麗。距豐潤中學東北行三四里便是唐山中學，原名河北省立第四中學，是開源礦區中學校的牛耳，惜校址不大，多半是舊式的草房，又臨近市場教授上多有不相宜地方，最近已購置新校址，將在來當更有發展。培仁女子中學，是天主教會設辦，教學上固屬很完善，但終不免有宗教的色彩。淑德初級女中，在祥友醫院內，舍整齊，校規嚴肅，是比較最完善的。小學有二三十處，其中最著名的，為鐵路設立的技輪小學，全校有二十一班，學生約一千二三百人，校址寬

闊，設備完善，不但在扶輪中是最大的，就是與其他各官私立小學比較，也可以佔有優越地位。其他如縣一，縣二，屬於豐潤縣立，礦立有開源小學，福庄小學，東局子小學，私立同仁，培仁，淑德，智仁，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學校。

四 地方的建築及街道居民

與商業

唐山市的街道是最不好的，那標不整齊的碎石路，颶風的天使人睜不開眼睛，下雨的天聽了滿身泥，這都是市政沒有計劃。因為新興區域，合乎需要由私人新闢的，所以在街道上的定



名，還遺留下舊的印痕，如宋謝庄，小王庄等的名稱。比較好的，得說西山馬路，完全是瀝青油鑿成的。在這里是礦局的工程師居住地，一排排紅色洋房，隨着綠槐，在春夏的時候，花開了，樹綠了，鳥聲，蟬聲，真是最安樂的場所。除掉西山一帶，其他地方就找不出像樣的房舍，全是矮矮地小平房，工人住在那里衛生也不講求。就是有些商號在外面裝飾洋門面，可是內部仍舊不合商店的設施，這是爲唐山市缺乏的地方。最近政府有大唐山市計劃，擬將河頭古冶等地闖入，另闢新市場，居民區，教育區的新都市設計，這就可以完全改變了。

唐山最繁華地方爲廣東街，糧食街，新立街，此處商業林立，洋貨雜貨，無所不備，當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商店門前掛「大減價」「大犧牲」「不顯血本不五光十色的招牌來引人顧客們的心，爭勝致奇的商業競爭。但就沒有像中原公司那樣的百貨商店，祇不過是些小營業而已，比較最大的是瑞生成，兩益成，榮源順。其他營業如旅館，醫院，西服店，飯館，倒是比較講究。

居民，除本地土著外，大部爲廣東籍的客居民，在鐵道工廠，礦務局及各工廠裏的作工大半都是廣東人，就是學校裏的學生亦佔有三分之一，這可以證明唐山是由廣東人開發的，又可以說是廣東殖民地，所以有廣東人的集合居住地，像廣東街，陸家街，合樂館，都可以表現出廣東人的勢力。廣東人都是在各工廠作工，所以生活都有保障，日常應用也很富裕，他們是最主張吃的，雞鴨，魚蝦等都能吃出特別的花樣，不過住室都很簡陋，此外有天津人，山東人，滿洲人，本地人祇不過佔有二分之一。

唐山的出產，在民謠上可以證實：「唐山市三宗寶，黑的多，白的少，火車頭滿街跑」知道是產煤和火車很多的的地方，但是還有二樣東西也很著名，當旅客經過唐山站時，即有小販兜售燒餅，和楊村燕乾山海關的豆腐。這些同樣著名的，但是那些都不甚好，在街裏的燒餅師傅賣的比較好一點，還有一種製成的麻糖，這二樣東西到唐山市的人要來嚐着，那可以說沒有口福了。

交通，除開火車外，也有長途汽車到河頭，豐潤等地的定期通行，本城內除去私人的汽車外，是沒有出賃的。因爲唐山街道不良，在汽車尾上揚起烟土最是不好受的。其他電車等是沒有的，代步的唯一工具就是黃包車了，在街頭巷尾隨停隨許多車輛，用很便宜的代價可以走很遠的路。

五 古蹟及娛樂場

唐山市是沒有古蹟的，因爲是新興城市在歷史上更沒

有可以考證的價值，祇不過在北邊山崗上有一蔣將軍墓，據說是唐朝東征時，攻打天嶺，蔣與本被敵人用滾木雷石打死在這里，所以埋在此處，這也不過亦是以訛傳訛吧了。陡河在春夏是最好玩的地方，在綠蔭河畔，持杆垂釣，水波不興，野花滿地，領受着大自然的樂趣，可惜沒有遊艇或與不少。鐵香爐山和皇姑壩，在廟會時是最熱鬧的，紅男綠女，都在那里焚香叩頭，還夾

北京廟會特寫 白雲觀的趣味 吳拋作

在新舊曆交替，正是北京人的的一個習慣。在正月或農曆正月，不論多早是人擠人，沒有什麼趣味，只有白雲觀廟十分富有趣味的一件事。

• 廟會：如果說白雲觀的趣味完全爲了廟會也不算是過分的話；自然在廟會中的人，個個都一團團子，也覺着是一種別開生面的事。而說說白雲觀的廟會，更覺着有一種別開生面的味道。而說說白雲觀的廟會，更覺着有一種別開生面的味道。而說說白雲觀的廟會，更覺着有一種別開生面的味道。

• 金銀：在廟會中，金銀是二種最普遍的。在石橋的兩側，是打錢錢的地方，用皮尺或成了兩面四方的非圓形，在洞口懸掛着二個老道，在後面懸掛二個大鐘；鐘的當中掛着一個小鐘；這又系下一年開利的話，人人爲了款二款今年的運氣，假如開利了，在小廟上面掛出掛着的響，那響聲像敲了今年必是特別吉利。

• 老人堂：在廟會中，老人堂，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 老道：在老人堂的門外，自一大片廣闊和莊嚴，且說放在廟會中，這老道，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 廟會：在廟會中，廟會，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 廟會：在廟會中，廟會，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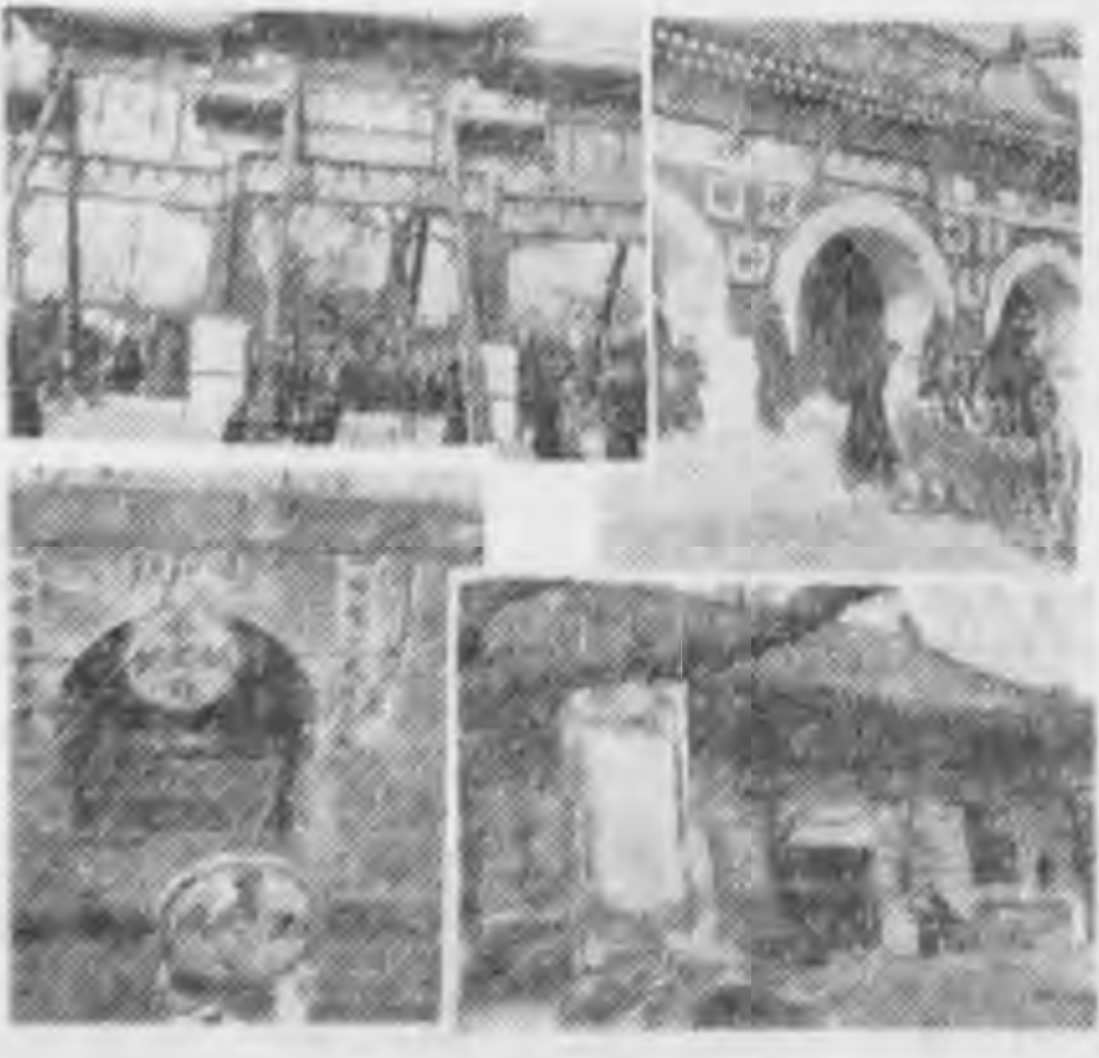
雜着一些外國人，來考察中國迷信的做作。娛樂場有天龍水盛等戲院，但爲流俗，乞丐的集在地，又沒有好的戲劇上演，所以知識份子很少去。廣東一帶在遊藝界有一種特玩藝就是雜皮影，由燈光影射在幕布上，表演出很多節目，內中有人還在唱着，這可以說是電影的前期。唐山最大的缺欠，就是少一個公園和電影院。

(安地)

• 廟會：在廟會中，廟會，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 廟會：在廟會中，廟會，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 廟會：在廟會中，廟會，是說都是求平安的。其實在我們廟會中，也不過只有七八十歲，個個不虛說說那老道，其實看一個比較年紀的老道，在廟會中的人們「聽」，說完了，到無異於和看神人會話的模樣。



褚民誼

多才多藝

不但是政治家

而且是教育體育家 醫藥學家

褚民誼氏可以說亦是國民黨長老之一。他不但是位政治家，而且還是教育家，還是體育家，醫學家。是內行的文化人，事關中在上海租界裏經營滬學校，救濟難民，一方盡力於和平運動。汪派國民黨得此多才多藝重厚的人材，正是實質增強了一股力量。現在褚氏爲了還都準備，僕之行程，往復京滬道上。

褚氏的大名，好像是婦孺皆知的。其爲人更和藹可親，雖然浮沈宦海甚久，然些微官場習氣全無。要知道褚氏，先得看他的履歷。

褚氏字重行，浙江省吳興縣人，是汪精衛氏的舊識，一八八四年生。



前清末留學於日本大學，後赴法留學。與在法之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努力援助祖國的革命，宣揚

革命思想。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後歸國未幾再度渡法，專攻醫學，獲醫學博士。一九二二年參與創設里昂中法大學，任副校長。一九二四年歸國，即在醫學界活躍。一九二五年任廣東國立



由這履歷就可以看出褚氏之能幹，直實。人都稱其爲「多才多藝」，真是當之毫無愧色。因爲真誠，所以，亦就腳踏實地的往前幹。在自己良心上以爲對的，就不管旁人的毀謗，向所信的目標前進。

見於中國人民之體面，於是乎他提倡了趣味體育，並且自己領頭起來幹給人家看。因爲要太極拳普遍流行起見，才教別人先練推手。並且研究發明

大學校醫學院長。後代理該校校長職。一九二六被舉爲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人北伐軍任總司令部軍醫處長。一九二七年任上海中法工學院長。一九二八年任觀察公共衛生

之用。他更不以其自己是行政院秘書長，而就設了大掛，公開演說給人家看。並且領了數千小學生在全國運動會裏表演徒手操。揚鞭子，放風箏，更是他所提倡的正當消遣東西。他以

爲凡是有興趣者，人們才能喜歡學，他是希望在這種興趣導引之中，就使體育的普及。他自己更是有可領導人家的本領，揚鞭子，放風箏都可以比別人要好得多，據說他私寓中，壁上都懸着大小風箏，代替着書畫。

他每於公餘，也喜歡寫字，去年他鑒於上海市上難民衆多，嗷嗷待救。他便迫於義憤，寫書爲難民請命，以五百聯爲止，每聯五元，當日額滿。上海市上難民，所獲恩惠，殊非淺鮮。事變前褚氏曾赴邊疆一帶視察，此行歷時凡半載，對於赤色帝國主義在邊疆一帶，活動情形，獲得確切的認識。故回來後，曾向中樞陳述邊防事宜。

在東亞更實際上將畫一再生紀元之新中央政府之成立，已在近圖。褚氏是汪派陣營中之中堅份子，多才多藝，當亦是能者多勞的。在南北民衆渴望之中，新中國將來的成立，是要期望着汪氏一派之努力的。不過我們能深信汪氏陣營能者殊多。亦將能在新東亞局面下圖立新的中國。更望褚氏觀察東亞周圍的情勢，適合於環境的圖一新強國的再生國家。

褚氏在日前對往訪的記者說：「要求自己一身之安逸，決不踏入於此種多難的漩渦中；這亦是爲了國民與民族的前途，衷心憂慮，而欲藉此大難。我們亦希望全國人民能對此理解。」

(申)

有日本柴霍甫之稱的

廣津和郎的悲觀世界

四十年來日本文壇人

許穎

懷疑及無信仰的生活形塑了性格缺欠的人物
愛和倫理感情與理智的錯綜織成苦惱的羅網

大正時代的文壇，是各派文學分化的成長時期，多數作者都在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因此，使這一代的文壇成爲多線性的。那曾經統一過明治末葉文壇的自然派文學，固然隨了時代而俱成爲過去。然而，自然派文學的情緒和技法，却並不因此而悉數消滅。不僅在新作家的作品中，時常可以發見自然派文學的格調；就是自然派文學直系，亦未完全斷絕。與三田派可以同列雁序的早稻田派，便是直接承受了自然派文學系統的一支流派。

早稻田派以「早稻田文學」雜誌而得名。此派中人，均係早稻田大學學生。較著者，前後有：谷崎精二，加能作次郎，相馬泰三，細田源吉，葛西善藏，宇野浩二，廣津和郎諸人。此派共通的風格，雖是顯著的縱橫自然派的風格；但在此數人間，其細微處，也都有相異之點：加能作次郎浸徹人生的意味，樸素而有情致，代表的作品爲「住世間去」；相馬泰三善於描出淡淡的哀愁，極似雨霧中的花枝「荆棘的路」一作，即是表現了作者全般面貌的作品。谷崎精二係以誠懇的態度從事寫作，所作俱持有沈厚的意味，「結婚期」，「離婚」，「戀愛摸索者」等篇，見稱於世人。細田源吉則細膩委宛。廣津和郎慣於刻畫人間不幸的遭遇，帶有虛無的傾向。宇野浩二有純美的風姿，在疏落之間，瀟灑着無限動人的魅力。綜以上諸人，其作品比較傑出，而聲望亦較隆者，似當推廣津和郎及宇野浩二兩人爲宜。

廣津和郎於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生於東京市。大正二年卒業於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爲明治時代名小說家廣津柳浪的公子。廣津柳浪以深刻悲慘的描寫，聲譽於當時的文壇。作品有「黑蜩蟬」，「阿龜」，「殘菊」等篇。所採取的題材，多半是犯罪墮落等陰暗的人生，及社會裏面的悲慘故事。廣津和郎則繼承乃父的衣鉢，是更爲尖銳的描寫人間舞臺的黑暗，和生括裏的陰影。而且，父親所寫的，多是限於外表的顯露的，兒子的作品，則深深的沁入性格的內裏，讀來更有實感。所以不免令人要覺着是「青出於藍」，想這亦是出於出世先後不同，時代的影響所致使。

大正六年，處女作「神經病時代」發表，立刻在文壇上建立了穩固的地位。隨着又發表了「懺悔」，「抱着死了的孩子」等篇，作家的地位更爲世人所承認而不移。一時，與加能作次郎，水上瀧太郎，室生犀星等人同被社會上稱爲「中堅作家」。趁了文壇上的景氣，成爲當時文壇上流行的人物，發散着生動的力，表現出生活上柔軟的性格，對知識界的苦惱，有深切的同情。新聞記者的經歷，更擴展了寫作的視野。與谷崎精二，葛西善藏曾發刊過「奇蹟」雜誌，而作者自己，亦經營過出版事業，由此，便可窺見作者的得意。

廣津和郎無論對於人生和藝術，都是一個懷疑論者。他的立場既站在懷疑的觀念上，故此映進他眼目中的一切景象，亦無不染上悽慘的顏色。趨向正義與執定自我，自私自利他，便成了作者所最傾心的題材。因之，注目的地方，也大都集中在

暗淡的故事上。在現代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作品是爲企求人生的幸福；而廣津和郎所能洞察與深爲熟悉的，乃正是這積極的反面。既不像山本有三想在人間覓得完整的生活；亦不似倉田百三那般，願捨棄世上的生活而追求神祕的世界。作者直視了人間的醜與惡，以誠直嚴肅的態度，掘發人生暗面的不幸，寂寞，和淒涼。迴避着想像的樂天思想，飽和着冷然的心，對了人生現實的正體，不加一點虛飾，毫無遊戲浮薄輕佻的意味，一往真摯的描寫，是從人間生活中滲透出來，而重現在筆下。將那輕弱的人格，裝進種種不幸的人身內，作者便如人生的導演，使那些可憐的人們在不幸的彈條上跳動，而爲點綴社會風景中的人物，令人感覺是如何有真實性和生命的力。

作者的作品真實，純然是自然派文學的技巧。作者曾翻譯過自然主義文學家莫泊桑的「女的一世」和「羊脂球」，似乎從這個作家的身上亦得來相當的影響。但，作者所最崇拜而有更大的影響的作家，却是柴霍甫。懷疑的成分，即是由柴霍甫的作

品中引續出來的，作風亦極爲酷肖。將生活的苦惱，深切的面表白出來，對人生無信仰，由懷疑產生不安。作者的筆，是由理想上出發的解剖社會的一柄刀，注意力深邃，冷靜的眼光，又甚爲犀利，對於周圍的觀察，更從無錯誤的判斷。那洋洋大河似的輕快的描寫，雖然有時因表現過於平淡，而難免有冗長散漫之感。但，行文樸素真實，無一些瑕疵。

作品的有力，是由於作者有一種強烈的反省隨處瀰漫着。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同時又具有微細而易感的神經。這反省的理性，與敏感的反應，是極爲背馳的兩種性格。而作者却正是利用了這兩種不同性格的矛盾，支持了各作品。在「師崎去」中的主人公對於行爲的自省，即是作者的這般性格的一幅好縮影。對於行爲，事前不肯加以深思，過後失敗，便又覺得是不曾加以考慮的錯誤。故此爲欲改正這生根的性格而煩惱。可是由於迎頭反撥的結果，却更招來更多的痛苦。這是反省。至於神經的敏銳，則隨處盡是。如「守宮」，「抱着死了的孩子」等篇中的人物，都是易於感覺



三國人物木刻選

(二十一) 王青芳刻

田豐——許都未盡計全非，袁紹無能漢運微，舉杖徒教擊地諫，忍令甲病失良機！外寬內忌負孤忠，倉庫無餘逞武功，拊掌何曾成大笑？遭讒被屈嘆田豐！（紫荊花館主題）

附掌何曾成大笑？遭讒被屈嘆田豐！（紫荊花館主題）

的神經質的人；何況所有的懷疑的觀念，更無不是由於感覺多變化而生出的。所以作者是以巧妙的連結起反省與易感兩種矛盾心理間微妙的關係。

作者所表現的不幸的環境，是絕望的悲觀的世界，並未顯示救脫痛苦的方法。歷來描寫人世苦惱的作家，多是表露可以救助的方策。如同時代的作家山本有三是以安靜的自處和忍耐勝過一切，倉田百三是以宗教的信仰謀精神的寄託。連作者所追慕的柴霍甫，亦還是達出無信仰基於大信仰，懷疑的靈頭能接近徹底的意旨。

廣津和郎懷疑却純然是懷疑，無信仰純然是不信仰，悲觀是徹徹的悲觀。雖未能與柴霍甫躋於同等地位，而作者仍是一位可尊貴的藝術家。雖不設定對人生明確的指針，然而却同具有慈悲的心眼，對那般可憐的人，不缺少同情的心。於不知不覺中留下可以從懷疑裏看出的肯定，而用牠支援那絕望的魂，當是人生更深的暗示和刺激。所以，若能跨越過作者的悲觀，而看透了過去，在相對的意味上說，亦何嘗不是指示人們，應該從人生的暗處，去汲取新的生活力。在「神經病時代」等篇中所表現的，不就是要人尊重生活，在「懊悔」、「波之上」等篇的後面，不就是要人尊重愛情嗎？因之，廣津和郎的作品，表面上看去是懷疑，是悲觀，而實際乃是傑出的人生道德。

作者各作品中不幸的人物所構成悲劇的因素，都不是外來的，而均是內在的。這種內在的因素，則又可分做先天的或是自然的，和後天的或是人為的兩種。前者是構成性格悲劇，而後者則成爲意志悲劇。性格悲劇是屬於生理上的。是生就的缺陷，而無可補救。任了本性所使去行爲，聽候命運的支配，而步入不幸的途上。作者對於有這般性格的人物，是稱做「性格的破產者」。所謂性格破產是：受着精神刺激與肉體的折磨；而使精神與肉體都漸隨了時間消耗下去，不但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而且還要精疲力竭的顛倒。因爲這性格破產之克制自己毅力，行爲是任憑了衝

動。柴霍甫的作品裏，多數即是描出這般性格破產的人們。而廣津和郎的著作，亦是着重於這一方面。作者對於這種性格上的欠缺，是觀察極爲精確，在「神經病時代」一篇中，便是最具體的表現了性格破產的人。作者在論「性格的破產」一文中，雖稱做對於這種人的行爲，有時感到失望。然而，作者對他們却正因此而發出無限的憐憫。作者亦不否認深愛着那羣性格破產的人們。可是，爲尋不到寬解他們的方法；而生出憂鬱。但是，作者大部分的作品，却正是這憂鬱的凝結。

其次，是意志的悲劇。這種悲劇的構成，乃是屬於心理的。多是由於自己劃定一個苦惱的圈子，然後再在其中徘徊而不得走了出去；於是自己便不得不享受那圈子所設下的痛苦。這種的人都是易於想像。執定了想像，當做真實。加上敏感和易變，苦惱便由此生出。有時，也會沈醉於一個幻想的境界裏，博得一時的安慰；可是那夢境竟是如何的短促，醒覺就陷入更深的痛苦裏，仍然還在自己安設下的圈子裏摸索。而且那建築起來的壁壘，又不時在上面增加厚度，痛苦的圈子，不但日益堅牢；而其間容納的空氣，亦逐漸縮小，終至緊逼個中的人，使他無法再忍受那痛苦而跌倒了下去。懊悔、「守宮」等篇中的主人公，便都是這般的標本。能思索，而不能實行。想改換環境在他們的頭腦中是見得出；可又無力捨棄那舊有的狀況。因循，容忍，將自己做成的繭束緊了自身。作者的無愛的人生的作品，亦都是刻畫這般的人物。

依了這兩種悲劇構成的因素，亦正可將作者的作品分爲兩大類。第一類即是性格悲劇的性格破產者的作品；第二類是意志悲劇無愛人生的描繪。屬於前類的著作有「神經病時代」、「轉落的石子」、「兩個不幸者」等篇；屬於後者的有「往師崎去」、「守宮」、「波之上」、「懊悔」及「抱着死了的孩子」等篇。

第一類作品中，「神經病時代」爲作者出世的名作，初載「中央公論」雜誌上。書中

三國人物木刻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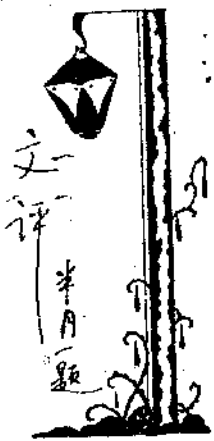
(二十一) 王青芳刻。

王允一棄市騰燈笑亂臣，董卓枉說勢絕倫！司徒別有連環計，不是兵戈是美人！紛紛亂黨犯長安，報主拚將屍骨殘，此日鳳凰樓上月，光生義膽與忠肝！
(紫荊花館主題)



的主人公定吉，自始即對於人生有無限的憂惱，先是覺得家庭不滿，對於妻的一切，都發生嫌惡，這樣的心情破壞了家庭間的幸福；然而又缺少再建新的生活的能力，遂永遠沈淪煩惱的海中而不得翻身。對於職業也感覺頭痛，對同僚的舉動尤爲嫌惡。與人不能什麼便會吵吵起來，可是又有著極度的恐怖心不時的侵襲。他亦嫌厭好事，及無端而生的責備，有幾類似吉調德那般人物的性格。在旁人看來，那些可笑的妄動，及不盡力的而又可憐的舉止，種種無理性的動作，他自己却都無法覺察，使精神與肉體在無形中被蠶蝕，而任憂惱捉弄着。

「轉落的石子」亦是描寫性格破產的作品。主人公吉田生就醜的面目，這醜狀苦惱着他的心，使他悲觀，使他消失一切前進的勇氣，生出難得女子歡心的憂傷。可是，竟能得與寄宿地方的女兒相戀，這使他的生活感到一些滋潤，有了人生的興味。然而，一意識到自己的醜相，便撫撫不安，心中對未來懷了憂懼。果然，他所最懼怕的事情來臨，對方不久隨了別個男子去。這不幸者，一旦失戀，就失掉支持頭腦的能力，將全部月薪買了戒指，而給那遺棄了他的女子送去，被罵爲討厭。作者對於那向着黑暗的溝池行去而救息着的吉田，支付無限的同情。而且此篇因以吉田的個人生活爲主體，故寫來渾然如一，而將那陰暗慘淡的生活明顯的浮出。不似「神經病時代」，不但作者對那主人公微懷不滿，而且因題材的範圍涉及諸般世相，故有時成爲概念的表現了。這篇與山本有三的「路傍之石」，在原則上有相



唱華記

蕭 夢

「傍晚之家」：卷已先生作
一點讀後感

在目前中國的華北文壇，發散著一種較欠稜角的見地：即所謂「行文平鋪直叙，通俗化」這固屬前人的牙慧，自很對，文章上是不當捉弄槍花的。但倘若那拙鈍且缺乏跳走曲線的耐性的筆，總是滑落到讀者的心窗的外面的時候，我們仍然無法忘掉「使文筆推進作者的性情中而成為風格的」那種處理的功夫。這兒我們願意坦白的表示：文藝之製作既屬一種藝術的鍛鍊，則一點含蓄，一點活動的文字的繪畫是需要的。不知別人如何，我尚是厭惡因襲窳白的所謂文法的「定格」與「專守」，而喜悅與個性適合的造詣；以為一個作家應該一面努力從傳統中征服古老的字彙，去疏導生命之奔流的言語，而用這語言繪成一點醞釀的感覺，或織成一副燦爛的意象的。如果說一定要避免文字的繪畫，就恐怕難以鋪排理想上厚藏的豐盈。「詞遠而已矣」的說法，與使用，在使讀者領會色色相之之感賦的力量上，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何況應用到一種需要征服傳統的「語言表現的第一難關」的——詩呢？

詩，在文字上，是需要尋找一個切貼而且嶄新的表現的，但這，直到現在仍屬於一種難於理解的艱難的道路。大多沈落在言語的貧瘠中，因而缺乏大量的生產。

就這樣，一點最高的靈性活動的工作，到現在，竟歸於於一隅無人過問的角落裡，嘗試的越來越少，而為人誤解的分量却越來越加廣泛，心靈的活動方法，也當感加繁多。新文學運動，在中國雖說已有不少成就，但到現在，已經前人草創出來的四面

八方應難的路線，是尚需要不同的創造，與嘗試的。

因此「傍晚之家」在「那幽幽長與無限的」路程之中，能輕靈地擺脫了因襲的藝術觀念，完成了傳統的詩之文字的破壞與建設。這是「傍晚之家」最大的成功。

講到這點，我覺得文字如趨向藝術化時，共有的微疵，即係易於走到纖巧，而銷燹了性靈，亦即所謂「弄文」之癖的空虛與味薄。但「傍晚之家」使我們就無法不來講一講這是「憑」了一己的經驗，實驗成的一個新奇的組合「佔到了一種支配語言以至於性靈的文字之組織的能力。讀時我們覺得當真千迴百轉，着々逼近了作者的對象之野。最初像一團漆黑，到後讀者漸為作者美麗的敘述——一點比喻，一點概念閃動，一些顏色，一塊圖案。——所逼迫，皆為作者鑽進文字的繪畫里，到後漸有光亮，漸々終於萬盞明燈，交相輝映。作者的智慧之安排下，由始至終無不帶有情感的圖記。妮々講來，像位催眠家。在平靜中每有感覺，如達孤峯突起，但從未感到艱難。我們能於「傍晚之家」中感到我們失去的性靈，我們做遊其中，又像一副迷離的夢中道路。我們得說「傍晚之家」是經過了作者苦心經營的特殊境界。

「我愛常久的熱情，忍耐地，一貫地，涉過一切人生之流，彷彿優良的游泳家，不走岔路」——福樓拜。

「家」不啻一朵青春的美麗的花，人類不斷的懷念着。但於家，在「傍晚之家」中是不同地說着：

「……家比這來，那時候只有安適的睡眠；對於危險的危險，就失去那色香存在的詩。……」

什麼是人生的核實？寫作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通常皆是躲不開抑鬱的看法。容到：

「……我底裏，對我底裏就動了念，不，她無時不在尋求我的歸宿，她在無言的尋找我，任時光帶去「青色的頭髮和青色的容顏……」

我們將要擔心作者他仍要歸入悲哀的源泉了。而：

「十年，這一個孤獨的靈魂，
我，知道在黑暗中等待的成長，
那孤獨的風雨，更激發了我的堅韌廣闊的胸襟，
終於會把最好的我送給了我的家鄉。……」

這種思想的靈活，再靠了文字堅實組織而完成的一點具體的境界，「用比喻」應用上的美麗，首先洗掉讀時所擔心的「抑鬱」了。

「……當他牛犢般地在前頭要笑我獨自的渺小，從遙遠的來路，將有那貧窮人們底眼淚，幫那人翻過這道阻礙的關頭，
自會沖去一切艱難的阻礙。……」

這已經是對人生的挑戰，而且絕沒抽象的牢騷。這一切體量，逆料，籌畫，方法……皆足成爲優良，綺麗，與豐富的人生方法。是敢保證的。但這仍不夠——

「……我底裏愛過的一副圖畫，
那圖畫是畫着一個長髮垂肩的女像，
雙手舉起植物着的水瓶，
從瓶口滴下無窮的水流，
那水流入她腳下無窮的田園，
她于子孫之民支離也成以無窮的感。……」

雖然這是「却被店主的女兒又執拗地掛在窗邊」的一點裝飾的渲染，但給予讀者的「生命的力量」是遼闊與雄壯的。正如一個靈魂偉大的身體，雖裹着樸素的裝飾，偉大仍是偉大的。

這之後，妮々の歌唱與呼喊，當中我們不斷寫作者跳動的感情與堅韌的思想所連綴，雖浮於澎湃而且洶湧的海洋上，但絕不使人失迷方向——就在這澎湃與酒湧裡，我們仍能嗅着「一串花香的氣息。我們是悸動而欣慰的。直到——

「……但死灰上可以聚集起求生的靈魂，
只要愛或這種類的靈魂，連綿地垂於水邊，
相信是光輝的血液，
也終有一天會被「光輝照耀」
浴着「身日光與朝露，燦爛地航到作者的終極路線。這極點的地帶，又是如何的一種風光綽綽，四平八穩。」

倘如我們沒忘掉讀者的責任，那種醇樸，靜美，顏色，凸凹，深致……的精心之琢磨，一點「手掌的熱力直衝到心端」的氣息，我們是該珍惜的，也許作者不屑於這點淺薄的說法。但讀後，有一股力量，使我無法阻滯一點近於酷愛的「己的見地」——「傍晚之家」是詩真中一頁貫通了人類性靈的，成功的作品。一直倦伏於一種平鋪直叙而避費力的手法中，是寫不出這樣的詩來的。（一月十五日）

同的意味。但是山本氏的那塊石却是頑強的石，轉落到最後的是成功，廣津氏的這塊石，一轉便滾進深淵裏去了。藉此，亦可比較出樂觀作者與悲觀作者表現人生的不同。

「兩個不幸者」則寫出不統一而分裂的人格，表現了現代的輾轉複雜的性格。神經焦燥，反射運動短促易於變動而難於持久。因缺少底力，遂構出生活上種種的不幸。

五

第二類描寫無愛生活的作品，可以舉出「往師崎去」，「守宮」，「波之上」，三篇爲代表。這三部作品都是用了「一人稱」所描寫的人物極爲相像，而其中所瀾的氣氛，亦是環繞在一個中心軸上。

「往師崎去」中的男子，別無所歡，可是對於眼前人亦不能引起愛憐，這不能不自外方而由於自己的心意。雖然如此，但又不能不和那女子相處，贈送金的願及責任心的壓迫，常時對女子懷了歉意。但從這責任心與歉意裏，却總也生不出真愛情。因此，使家庭間的空氣，亦陷入極度的沈悶中。後來他們中間有了新的小生命，對孩子却能有真摯的愛，對於女的仍然還不能生出愛來。「守宮」的男子，亦是被這般的情緒所苦惱着的人。無論經過怎樣的努力，對於妻想有愛情，總是徒然。他爲重視責任而結婚，不意竟使平靜的心被攪亂了，而不安的憂思，及優柔的不健康的生活，又隨之以俱來。「波之上」所寫的故事，仍然是沒有愛情的結婚所生出的煩惱。這樣的結婚，到底又有孩子，有了前痛苦的回憶，所以竭想能愛了她。然而終歸其中似有什麼東西作梗，怎般努力亦毫不生效。

此外的作品，尚有「懷悔」「抱死的孩子」「海」「握手」「走向光明」「過去」「薄暮的都會」等篇，亦不過都是分散了性格破產和無愛生活的寫作。作者在「婦人公論」雜誌上連續發表的「女侍」，則通俗作品的意味甚濃。

中國的文字和書法

馮貫一

書家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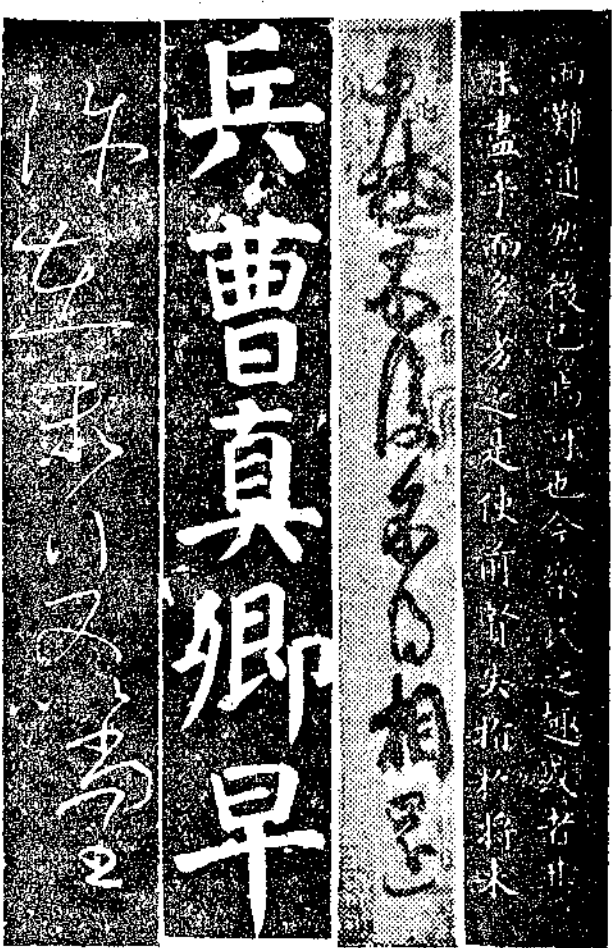
雲崗龍門的石刻倘若沒有後魏諸帝的提倡，絕沒有那樣偉大的成就，書法也是如此，如果朝廷不加重視，也祇能達到「寫出」的地步便算滿足。漢朝是書法變動最劇烈的時代，同時對於文字和書法都非常重視，據元周伯琦的「六書正譌」裏說：「漢興，購求散尊，尚古學。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誦論者九千字，誤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恐其本也。奏事，下而誤書馬事者，恐獲譴死。一筆之誤便有譴死之懼，可見重視之程度。後漢乃有「草聖」杜度，及崔瑗，張芝，張旭，劉德昇等草行書家，以及善於八分飛白的蔡邕出現。到三國魏時乃有楷書名家鍾繇，與後來晉朝的王羲之並垂不朽。書法到六朝因風格上的不同，乃有南北之分。東晉，宋，齊，梁，陳，南派也。趙，燕，魏，齊，周，隋，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王羲之，王獻之，王僧虔等至於智永，虞世南。北派由索靖，崔悅，盧詵，高適，沈攸，姚之標，趙文深，丁道護等至於歐陽詢，褚遂良。（見阮元著北碑南帖論）唐初，「太宗出御府金帛，購天下古本，乃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爲印章跡，命遂良楷書小字影之。」（見唐書藝文志）對於書法的提倡於此可見，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書家乃接踵而起。後來明皇喜歡肥書，乃有顏魯公，李北

海等人的書法柳公權出來又從肥厚轉成清勁了。懷素的草書也爲有唐一代的一絕。宋朝於書法也很爲重視，據楊億的談苑一說：「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學習正書，以院體相傳，字勢強弱，筆體無法，凡詔令碑刻，皆不足觀。太宗留心書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翰林，即召爲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在淳化年間，太宗又把帝寶藏書，由漢張芝，崔鑿以至唐之顏真卿，歐陽詢等歷代書家真跡，命王著摹寫雕刻，公之於世，這便是後來所謂淳化閣帖了。宋時最著名的書家便是我們聽慣了的「蘇黃米蔡」四大家。蘇便是蘇東坡，其次則爲黃庭堅，米之章，蔡襄等，書法瀟灑俊美，極爲世人所推重。元朝的趙孟頫書法也自成一家，餘如鮮于樞，柯九思等亦以書法見長。明清科舉制度對於書法也非常重視，應考的人除了作八股文和五言八韻詩以外，一定要有一筆整秀的字體，雖然不會產生多少書家，但書法依然被普遍的重視著。明初的書家有宋謙，陶宗儀等人，明末則首推董其昌和米萬鐘兩人。清朝的帝王中有些書法是很高妙的，康熙，乾隆，一位喜董其昌的字，一位喜趙孟頫的字，所以也影響了當時書法的風氣。傅青主，王覺斯，翁方綱，梁同書，張裕釗，何紹基等人都是有清一代的大書家。民國以後，學校裏雖也有寫字一門功課，但對於書法的認真，已經遠不若前代了，既使也有幾位書家，大抵也都是由於通清時代所養成。民國紀元到現在尚不到三十年的工夫，時間的短促和不能得到承平，都足以影響書家的產生。再一個重大的原因便是鋼筆的被普遍利用，在那堅硬無變化的筆尖下，那能寫出有藝術性的字來呢？原來生在這樣繁忙的時代，時間的經濟，都視爲很重要，像古人那樣留明几淨，學書消日的悠然環境很難得到。下筆成字便算滿足，書法的考求是注意的。所以書道的衰微，書家的稀少是必然的事情。

書法的藝術

關於中國文字各體書法的優異之點，唐

張懷瓘曾作「六體書論」，他說：「大家者，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鳳凰奮翼，虬龍掉尾，或花葉相承，或枯葉散揚，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鈺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其嗣。小篆者，鐵錐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圭璧錯落以爭明，其勢力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騰氣揚波，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學趣，蓋有殊焉。」字體的本身，便這樣富有藝術性，再加上書家的賦與生命，於是乃成爲一種純然的藝術品了。關於歷代書法的風格不同的點，明方孝孺曾有一段很切要的論述，他說：「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灑灑飄飄，折旋俯仰，容止恣態，自覺有出塵意。陵遲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餘風。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使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正余一見即知其美，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



知其所蘊也。時代環境之不同，書法風格上乃生出差異，然而字如其人，因人的不同書法也就各異。周星蓮在「臨池管見」裏說：「古人謂喜氣鬪，怒氣畫竹，各有所宜。余謂筆墨之間本足揭人氣象。書法亦然。王右軍，虞世南，字體擊逸，舉止安和，蓬然得春夏之氣，即所謂喜氣也。徐季海善用渴筆，世狀其貌如怒猊扶石，渴驥奔泉，即所謂怒氣也。褚登善，顏常山，柳誠謙，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月，其書嚴正之氣，溢於楮墨。歐陽父子，險勁秀拔，隴筆摩空，英俊之氣，咄咄逼人。李太白書，新鮮秀活，呼吸清淑，擺脫塵凡，飄飄乎有仙氣。披老筆挾風瀟，

自右：

小楷——晉王羲之《蘭亭序》（永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書於會稽山陰，魯王長史所書。）

草書——晉王羲之《中秋帖》（共有三行二十二字，奔放剛健，氣貫虹天，氣韻貫通，自無跟筆，世所罕有者。）

大楷——唐顏真卿《家範碑》（德宗建中元年，魯公七十三歲所書。存西安府碑，用麻紙，筆老氣橫溢，世稱其氣力渾厚，世稱《麻紙碑》。）

草書——唐懷素自叙帖（大曆十二年四月十歲所書，體法外，放縱不羈，世稱《草聖》。）

天真爛漫；米髮龍跳天門，虎臥鳳馴，二公書橫絕一時，是一種繁榮之氣。黃山谷清勁雅脫，古澹絕倫，超卓之中，寄託深遠，是名貴氣象。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惟右軍之書，醇粹之中，清雄之氣，俯視一切，所以為千古文字之聖，魯公渾厚天成，精傑博大，所以為有唐一代之冠。中國書法之成為藝術，這實在是最重要之點。

各家的見解

書法既然成為藝術，所以在理論方面也有許多不同的主張。漢揚雄說：「夫書心也，書心畫也，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這還是不出字如其人的範圍。唐韓愈光謂：「書法猶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

行書(宋)——自右：蘇東坡草書快飲沈着，有「王」之趣。米芾山谷長卷草書草草真蹟，雅澹清逸，極其超脫。米芾草書(蘇東坡)蘇東坡六年書，明高麗在出重刻。明刻道美，沈着圓厚，極其不覺。蘇東坡草書(蘇東坡)多仿書，此為珍品。

自來書夢州，海三寒
自來書夢州，海三寒
自來書夢州，海三寒

王羲之草書
王羲之草書
王羲之草書

中命予入由昭
中命予入由昭
中命予入由昭

悟，非口手所傳。這是拿佛家的道理來論書法。蘇東坡自謂「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他主張「學醫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鑽研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耳。」他又主張書法貴自出新意，「吾嘗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這和唐朝釋迦的主張「書通即變」是一致的，他說「書通即變，王羲白雲體，歐陽右軍體，柳公權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這與苦瓜和尚的論實實在是有著相同的見解。懷素是唐朝第一的草書家，他主張取自然的現象作為書法的楷模，他說：「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排練之路，一一自然。」而顏魯公則主張然字之美莫過於夏雨兩水在牆壁上所顯的淋漓。張旭的草書則是感情的寄託，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中說：「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驚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發，鬼神不可端倪。蘇子美主張學書「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歐陽修也抱著相似的見解，主張「學書消日，不必較其工拙，否則便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邪？」周星蓮更謂「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書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神氣俱平。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心煥發，下筆作詩文自有頭頭是道，汨汨其來之勢，故知書道亦可以快擲才情，醞釀學問也。」由此看來寫字又可以引起靈感來了。真是妙用無窮的。(未完)

訂正：上期本文插圖中「黃初雅仲及歐陽真表」一文說明互相錯置，合故更正。

淋病空前靈藥之新發明!!

與六〇六異曲同工萬試萬靈!!

殺菌滅淋·世界第一

服『強利比兒』藥片後，其藥力自不致中途減損，則其血液中所含抗淋成份及其尿中所含透膜殺菌力量非常強大，當日即能消炎鎮痛，二日利尿退腫，三日便可淋菌全滅流濁全無，屢醫屢藥之頑淋惡濁，統可藥到症除，臨床實驗正式結果，服過者百萬人，獲癒者亦百萬人，全球名醫患者一致滿意！

女子淋病與白帶同時痊癒

最難治之頑固白帶，『強利比兒』獨能使之斷根，迅速安全，服法簡易，蓋可稱白帶救星，夫妻同服尤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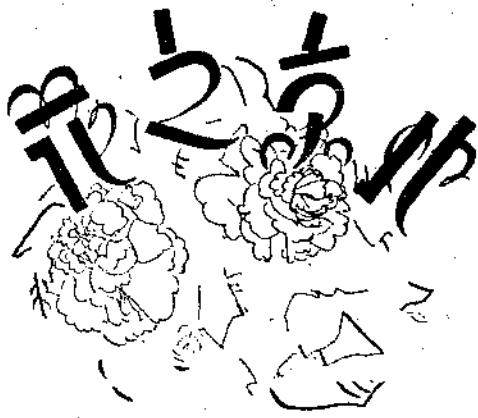
自發現化學藥劑滅效後一時化學製劑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就其效力言，其中以對氮笨磺醯胺製劑奏效最大令人仍多用之，以此化學滅菌療法，日臻進步，絕對斷根靈藥二甲對氮笨磺醯胺始告完成，名云『強利比兒』臨床試驗，對於淋病具有特殊獨到之功用。

主治
急性淋病·慢性淋病·尿道炎·劇烈丸炎·淋性攝護腺炎·膀胱炎·關節炎·女子淋疾一切。

強利比兒

發行處—竹村製藥廠—大阪市東區南久太郎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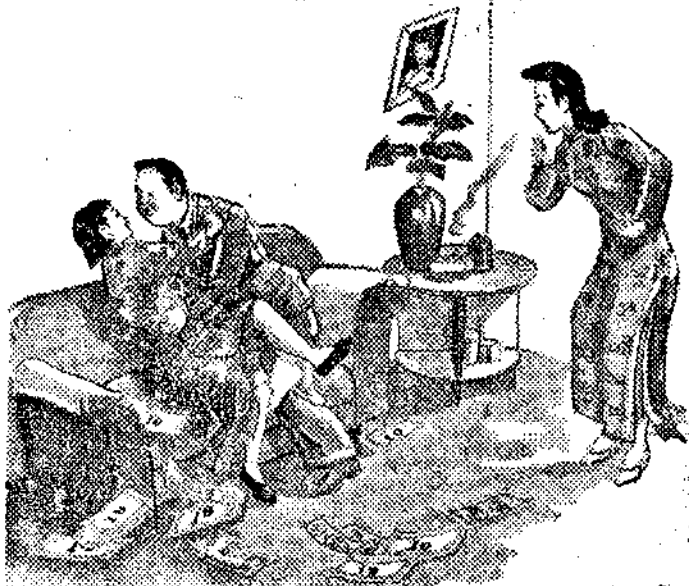
且說這高城，連方如雲都為之一驚！小蓮也顏色一變，慌忙請方如雲，進去另一個裏間道：「這可是沒有想到，說曹操，曹操就到了。方小姐請在這裏屈尊，我出去看看是誰來了。」小蓮說着，回手放下門帘，復又答應跑出來。這時方老爺帶同幾名聽差老媽陪着小蓮，已走近房門外了。方老爺雙手一拱，笑了一笑道：「世兄，恕我不陪你進女兒房子，你自己進去可以了。剛才我和你講的明白，人是在家，沒有出去。不過她兩天來精神不大好，茶飯懶進。有些不大舒服。我們也是今早剛知道的，你看要緊不要緊，再為定奪。祇於你要記住了，務必放出幾分客氣對她溫存些個。因為她還是一個小孩子，嬌生慣養，難免有個小性子，況且又是病人，肝火旺。方老爺說罷，哈哈兩聲，其意至為體貼。



李薰風作 劉凌滄畫 第八十回
屈膝拜愛女 慚愧嚴親

誠懇了。唐少爺脫帽鞠躬，也至恭且敬的道：「伯伯請回，我看看小姐的病，如果不怎樣，我也就走了。請老伯伯治公，治公。」方老爺拱了手，再還他一鞠躬，笑帶幾名聽差走回前院去了。這裏的兩名老媽子提著好幾件鮮果罐頭之類的珍貴禮品，她們兀兀叫着小蓮道：「蓮姑娘，小姐怎麼不出來？你們沒有告訴，是唐少爺過來了？」小蓮鼓着腮幫，站立門首，不耐煩的道：「不要吵，不要吵了！你們這是有甚麼事的大閒人，唐少爺過來就過來吧，我們小姐反正不能出來招待。她在裏面躺着睡熟了。她一連兩夜完全沒睡好。我們不問是誰，最好不要驚動她，讓她老實的睡一睡罷。別吵嚷了！」唐少爺不見方老爺出迎，却見小蓮細細一張似嗔似笑的春風臉兒，對老媽子發作。他趕緊擺手相攔道：「慢着說話罷！她病了，又是睡熟了，我們不是來驚動她。是看看她就走了。你們不要亂嚷嚷，我來看看。」說完了，唐

少爺從小蓮身旁一邁腿，鑽進那裏間去了。接着老媽子們放下幾件禮品，她們掉頭走開，賭氣不管了。小蓮忙跟進裏間來，說道：「唐少爺，請你看一看到外間，不可驚動她。她的確兩夜未眠，好容易睡了。這話說得遲了，唐少爺那裏摸摸美艷臉蛋捏捏美艷手腕，假做試驗她的體溫和脈搏，業已觸動她幾下。小蓮再三連罵，唐少爺沒奈何的，退出外間坐了。仰面問道：「你們小姐這病不輕罷？怎麼不早告訴人，不請醫生來看呢？這不是故意的就誤麼？」小蓮給他裝模充樣，切切問來，她本沒好氣，又不耐煩了。整張臉子道：「我們小姐不樂意請醫生來，那有甚麼法子？她這病是從前天出去一趟，回來就病了。她並且不高興給別人知道她在生病。她說只要無人前來攪擾，好生的休息休息，就會好了。她的病，不是吃藥能好的。她大概是心病罷？」唐少爺頷首而笑道：「我明白了。心病還須心藥醫，待我在她睡醒來和她談談，給她一粒開心丸吃，她或者便會不病而愈了。」小蓮扭扭着臉兒道：「那自然好！我們那敢希冀她不病而愈呢？祇求不給她病上加病，那就是萬幸了。」唐少爺見小蓮言談有趣，他看看她這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又瞧瞧這整潔清雅的房間，不覺有感道：「小蓮你們這間屋子，我是第一次進來。你們小姐配上這種香閣，再帶上你這聰明靈巧的小丫頭，才合身分。聽你這小丫頭，一張又甜又脆，小梆子似的嘴，可真是會說話。我來看看你。雖然未及幾次，可實在的喜歡你極了。」小蓮道：「唐少爺你不是說看看我們小姐就走麼？你怎麼又要等她醒了談話呢？」唐少爺笑道：「不相干，我看見你們小姐睡的安穩，又看見你這小姑娘，一朵花剛開似的，可就捨不得走了。我在这裏多坐一坐，又有何妨？來，我先給你幾個錢，買胭脂花粉，做一雙鞋穿！」唐少爺說到給錢，手一伸，衣袋內立刻掏出一疊厚層的鈔票，也不點數，隨手一遞。小蓮却是連正眼也不看道：「謝謝唐少爺，我不要！」唐少爺彎起半截身軀，拉過小蓮一隻手來。拿她手掌，按在那鈔票上。笑



起來道：「唐少爺，你快放開手，你看錯人了。你放手，我可喊了。」唐少爺忙又掩起她的一張小嘴來，哈哈笑道：「你喊你喊，我怕甚麼，我先摸摸你這小屁股蛋上的愛人肉！」笑着他的一隻手下去，當真的做起光來。小蓮情急萬分，祇喊得：「救命，救命！」唐少爺得寸進尺，無所顧忌；那另一隻間的方如雲實在忍耐不住了。她叫聲：「小蓮，你不要怕，我在這裏聽見了。」當她掀帘衝出來。小蓮淚流滿面，拚命的一揮道：「方小姐救命！唐少爺他欺負！」唐少爺不想這邊還藏着一位方如雲，他頓吃一驚，那手下一鬆，小蓮可就放開了。鈔票披散開來，撒落一地。他道：「方小姐，你也在這兒？你怎麼不早出來呢？我一個人煩悶極了。拿這小孩子開開心，偏生她不識趣，一鬧就急了。這是怎麼了？少見多怪了！」唐少爺自圓其說，涎着臉轉而笑了。方如雲見唐少爺若無其事，處之泰然，她的氣越不從一處來。祇含着兩滴眼淚，喝道：「小蓮這是甚麼樣子？你如果給別人不知道的說起來，這是報怨人家男人不是東西，還是罵你這做底下人的不要臉呢？你在這裏呆着，管甚麼用？還不快快的跑去，請你們太太來，教她評一評理！我是不走開的，留在這裏，給你做一個見證！」小蓮委委屈屈的道：「太太清早起來，她出城上東嶽廟，為小姐燒頭一股

道：「小蓮，你不要嫌少，我今天出來的倉促，沒有帶上許多現錢，僅僅這個二百鈔票。你喜歡，我這手上的一只小鑽石戒指，也值幾百，送了你罷！」小蓮突然被他一拉，大吃一驚，她甚麼不懂，登時又氣又急。一張臉飛紅，羞得甚麼似的。不住掙扎道：「唐少爺，你不要給我東西，我甚麼不要，我要出去了！」唐少爺見小蓮這起急來，一張小臉紅撲撲的，更覺一個小蘋果。而且厲色肉香，近在咫尺，着實令人心醉。他情不自禁的，大膽在她臉蛋吻了幾口。一面呢聲笑道：「小寶貝！小寶貝！你比你們小姐還迷人，愛死我了！快拿這錢和那戒指去，明天再多給你！」小蓮掙他不脫，急將臉左驀右閃，那小身軀更如鯉魚出水一般，不住打挺。嘴裏狂喊

香，替她許願去了。」方如雲道：「那麼你也該快去叫醒你們小姐來。一個十好幾的大姑娘，給一個男子漢摸摸索索的，成甚麼樣子？瞧你這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的活怪物，原來真是不行人事。我算不長眼睛，看不出你這一塊材料！」方如雲一句一句的罵着，俱是指說說柳，別有會心，那小蓮如何不懂，她道：「方小姐，我叫我們小姐去了？」方如雲啞了一口道：「蠢材！你不叫小姐誰給你做主？我又不是國家的人！」小蓮應着，腳下剛一移動，那閻美麗忽然啞着喉嚨在內喊道：「小蓮，小蓮，誰欺負你了？太太不在家，你快請老爺來。我們的房裏，鑽進混帳男人來了！你快請老爺去告訴老爺，不要放他跑了呀！」小蓮道：「小姐，這就好了。是唐老爺欺負我了？」閻美麗大怒道：「甚麼唐老爺？誰說他欺負我？他竟敢跑我們屋裏欺負你來？我們的屋子裏，不是讓他的滾蛋！」閻美麗這一罵，方如雲小蓮兩人無何說的，她們祇怔怔的望着唐少爺不响。唐少爺這半响，給她們接苦的臉而容身無地。他木立痴然，祇得忍氣吞聲，滿面慚慚的，掉頭走出去了。他們這一幕趣劇，外面聽不見的，老媽子們的耳朵。他們聽着不好，又看唐少爺走了。有的專好戲說動的，跑來圍老爺面前，詳細報告了。說道：「老爺，這可是了不得！唐少爺和小蓮鬧急了，給方小姐和我們小姐兩氣夾攻。一頓通頓帶挖苦，把他罵走了。他走的時候，帶着一臉的氣。這不是把人家得罪



了！」閻老爺大吃一驚道：「這還了得！我去看看！」急忙走來閻美麗房中一看，那地上散扔着一片拾元大鈔票。小蓮和方如雲各含眼淚，站在那裏生氣。閻美麗披着一件睡衣，歪在沙發上掩面痛哭。閻老爺一見，便知大事不妙，多分是糟了。他氣忿忿的發話道：「美麗，你們這是怎麼的？把唐軍長唐主席的少爺給得罪了？你們這群不知深淺的孩子，真真的不知好歹！人家這是看得起你們，才跑到我們的門上來送禮探病！俗語說：『官兒不打送禮的。』要你們這樣對待人家，算你們是英雄好漢？英雄好漢，去將唐軍長手下幾萬子弟兵全殺光了，那算你們是英雄好漢！你們知道這話惡言惡語去得罪人家，真還不如一個狗，知道牠會他主人的惡旨，說甚麼閻氏門中的兒女呢？閻氏門中沒有你們這樣的不孝兒女，你們不算閻氏門中的人！」閻老爺罵着，眼皮一掀小蓮，他的話越發多起來。說道：「小蓮，你這東西，近來越學越不像話了。這都是你跟你們小姐，耳鬢廝磨，傳授給你的特性。一輩子祇知道看不起人，甚麼人也中不得你們的意，你們眼睛裏誰也沒有。你不想想，一個下流坯子的使喚人，軍長少爺喜愛你，莫不成還不是高擲你的身分？逗逗你玩，那算甚麼？就是一高興，把你送給他的了，或者將來小姐出閣，把你也送過去，做一個陪嫁的丫頭，那都你的一輩子幸福，算不得欺負你。你爲甚麼不知感激唐少爺的青眼相加，反而和人家鬧起來了呢？這東西，真正的給你臉不要臉不是東西！快給我滾

了出去！」閻老爺罵罷，手一指，轟着小蓮出去。小蓮滿面是淚，焉敢哼一哼氣？便是方如雲也不和閻老爺一般見識，她攙起小蓮的一條臂膀，憤憤的道：「走！」她們兩個人退出去了。閻老爺趕出她們去，此乃正合其意，他馬上換下一張和顏悅色的臉兒來。走近閻美麗身旁坐下，擰手拍拍她的肩膀，放出溫宛的聲音，慢慢的道：「美麗，你今年歲數不小，不算是一個小孩子了。你該當處處體諒父親的苦心，知道父親的難處那才是對，怎麼你竟和他們小孩子一樣的胡鬧起來了？你自己想想看，你父親做的是甚麼人的官？不是他們姓唐的，姓閻的何得而有今日？尤其是最近我們天幸的，給他少爺看中你這孩子，眼看就要成功兒女親家了。據他們老頭子的表示，我們兒女親家一做成，他管轄的那一家省立銀行，整整的，就轉給我們，派我爲那銀行經理了。美麗，你應該知道，銀行是隨便發行鈔票的。尤其是省立銀行，愈可以漫無限制，隨意印刷的。所以一幹上這省立銀行，不亞如自己開設的買賣，甚麼東西無不可以圖轉如意，應付裕如了。我也知道，你是看不起唐家少爺的。但你要曉得，這一家銀行，是能够保險你父親母親，以及你個人一世無窮，一生吃穿不盡的。你給姓唐的做兒媳，也無非暫時所謂名義，難道你真嫁他這一個地理鬼一輩子就完了？我們祇消混過一年半載，他們軍人失勢，落腳下去，我們儘管和他們借債還債，提出法院，控告他們虐待，委託律師。請求離婚，並可得到一筆巨大的贍養費，另外再寬如意夫郎的。美麗你爲這一家大小的前途，你應該暫時犧牲自己。你的犧牲，是爲着大家。請你和唐少爺即速恢復舊好，跟我去他們府上謝罪！」閻老爺說着，不知如何表示懇切才好。他的身軀一溜下來，竟自屈膝，跪在地上了。

前情一掃

賈族小姐閻美麗赴北海，途中汽車受傷遺失夫車夫，賈大家發款百二十元自行贖救，診治無效，又赴醫院求治，竟不幸脫生。清大有女大爺發父子開學求助，朋友方如雲贈金三百元令節。街坊大媽者其高利出賣，騙財得遂，賈母多虧於開宅，自縊其門外而死，大媽爲騙財所誤，有本族叔父賈貴年者在宅中，隨工，而重罰教養之。後，方與其弟及賈貴年有誤會，因乃往訪賈，不知閉止在家招待其未夫婿，關之未夫婿，乃賈龍龍主僕之妾。因賈龍龍，開母多虧賈貴年，請方如雲在坊坊勸捐，方如雲來聞賈貴年大媽來君之意，爲大媽功勳受香過去，又封開米處之約，適清少亦在，聞以紅香即約赴北京飯店商議，幸有媽媽告密，方如雲逃匿。清少繼而獲救，囑咐賈龍龍等二十人犯，將所有贖由大媽收領。賈家以此在坊外經營女子工業社。他日，偶聞美麗患病，方如雲往視，阻止賈龍龍，小蓮遂告以其故，聞又忍情度少者來訪。

內服專治惡性淋病藥

世界的化學療法劑

阿爾巴基爾錠

所謂淋病是不治之症，那完全是假話。還有治療需半年一年，使用器械，一定要連續洗滌，這種方法亦是不對的。對難症的淋病及惡性的淋病，僅在內服，在可驚的短時間內奏非常效果的真偉大的藥品，已經是發見了。

這種藥就是目今世界流行的化學名是 4-(4'-arni nobenzosulfonamid)-benzolsulfondimethylamid 的高分子化學療法劑。在日本即名爲阿爾巴基爾。此在學術上真正有着可尊貴的功功。

這新事實在全世界醫學方面已被激獎。與 Sanarsan (六〇六號) 之於梅毒，同樣的被譽譽着。這在醫學史上已成爲永留紀念的功績，實爲全人類的幸福，更其對淋病患者，不能不謂是天降的福音。

療法根本革新

在一般，均以爲淋病菌在尿道中固閉着，這種想法是大大的錯誤。

淋病菌自體的力量是非常之弱的，在空氣中乾燥則數分鐘即死去。因爲人體內具備着繁殖的良好條件，故一感染此菌，立刻將潛入那藥物及器械之力均不能達到的尿道粘膜的裏層和細橫穴的深處，那尤其是麻煩。最近更發見難治的是群居於尿道的側管。

所謂急性及慢性的淋病爲不治之症，想來不是菌自體的抵抗力強，而是此種菌所潛的地方藥力不能達到。

由此種淋病菌的性質看來，阿爾巴基爾是與以前各藥不同，試述其有根本效果的理由。白濁油，青染色劑，銀劑，洗滌劑，插入劑等是都被知道的治療劑。還有治療法，大多是止於尿道內的殺菌遺憾。藥雖然有幾分浸潤入內部，但深奧的病所是一點都不能到達的，大抵都和小便一齊通過尿道，這不能根本的獲得殺菌消毒的効果。淋菌感染之後不久，要醫生與患者互相理解，熱心而且得費時日才能根治；此要非常的忍耐與很多的時日。所以都認識到要考究淋病之根本

上的治療法。

爲要滿足此種要求，才有阿爾巴基爾，這完全是根本上的革新。拋擲以尿道治療爲中心的狹隘的想法，而用根本治病的方法，而只內服，便可以發揮強有力，的確的作用，並且所擔憂的那顯明的副作用是很少的。

再說那內服下去的阿爾巴基爾，是由腸內立刻吸收，持着很強的殺菌力，通過於全身。無必要的健康的地方即不活動，一旦如果在尿道，尿道側管，筋肉組織，攝護腺，和關節等有淋菌潛伏的地方，則其殺菌力立刻強有力地活躍起來。不像從來的治療藥由尿道慢慢地分泌入內。而是縱橫上下，直接與淋菌接觸，剷除淋菌與新菌的繁殖。不使器械，不用洗滌，於極短期內治好。

其效果如何快法，請閱次段。

早則三日

淋病治療的理論向來好的很多，以

之實施均不易奏效。但阿爾巴基爾僅三日至五日間即可收大效。在幸福的場合，極不痛快的濃膿，或混着血發冷地的血尿，再如在小便時發痛。這些在最短日間即可完全治癒。從來，淋病患者費了許多的治療費，用了久長歲月。爲了不能早日痊癒，於是大多結局是自暴自棄，不求治療了。再發時，隨便的加以手術而求一時之安；由可癒的淋病而變成頑固的慢性症狀，想到這，阿爾巴基爾的出現，實在不能不謂是促成淋病治療劃期的轉換。

阿爾巴基爾，各地名大藥店，均有出售。(二十錠份五圓。百錠份廿一圓)

應用衝擊療法

阿爾巴基爾錠，每日六錠服用(每日三次，每次二錠)，在幸福的場合，則三天的短時日內，差不多可將分泌物及痛苦止住，表面的症狀消退。這樣非常的成績在以前是全然沒有的。但，因爲長年潛伏於身體深奧處的淋菌，是頑固之極，所以爲慎重起見，最好得醫生淋菌消滅確診之後，才停止服用。如果不幸還有淋菌殘留，則再繼續三日間每日六錠服用。治療率最大，亦就是這個第二回的三日間。這種方法，就叫做衝擊療法，深獲專門家的贊獎。對於五年十年宿困于頑固淋疾者則可再來第三回，第四回，自有非常的治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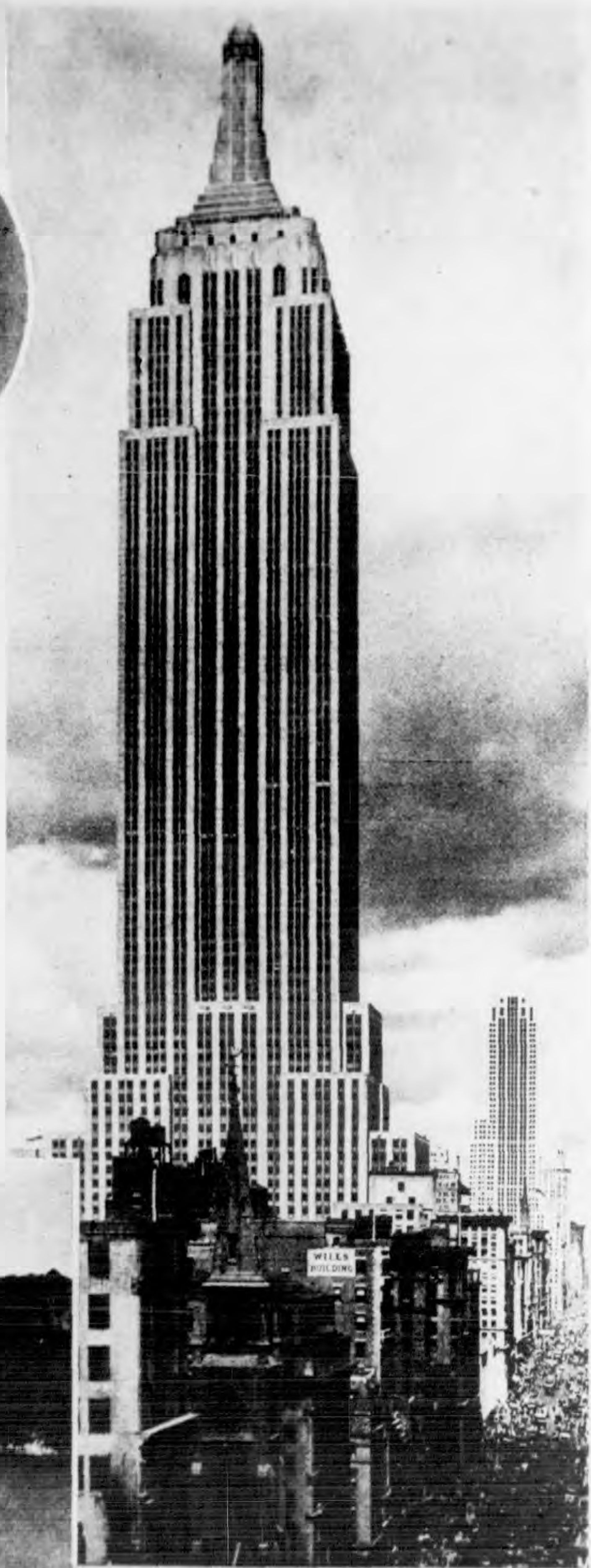


去是，王國的幼年最上界世
意弗王國克拉伊的位即月四年
二月五年今到，下陞世二爾沙
。歲五滿始日

瑞是，王國的老年最上界世
今，下陞世五夫塔斯古王國典
名有位一是還，歲三十八是年
。家球網心熱的

世唯一的一

清常非水湖，湖周摩的園公立國寒阿道海北本日
。湖清澄一第界世是為認們者學界世，麗



斯·亞皮恩的約紐國美是，築建的高最界世
七三高 (Empire State building) 樓大克特
。室餘萬二分內，多之層二〇一有，米九



社神島巖望站車島宮從
(攝所此鏡遠望為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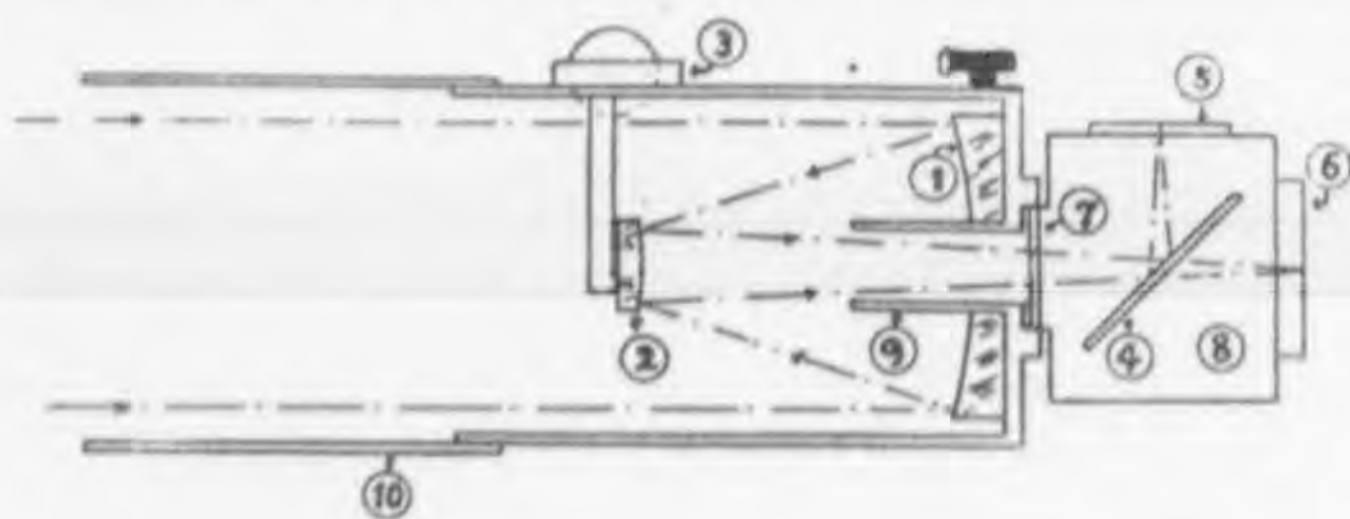
士富的春初望遠峰尾長根箱由
(攝所頭鏡遠望為圓)



無鏡頭(Lens)的望遠攝影機

本社曾委囑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宇宙物理學教室的宮澤堂氏研究應用卡薩格罕(Cassegrain)式反射望遠鏡的攝影機者，已由宮澤氏設計在京都西村機械製作所製作完成，在福臘已將製成之第一號第二號送交於本社。名稱取為「美雅尼」式，本社遂立即將此兩架機械提供於實用，在攝影界造成望遠攝影機的劃期的貢獻，成為世人談話的話題。

此種望遠攝影機是一概不使用鏡頭，成為只以鏡面的反射將映像導入於乾板的裝置，這是將卡薩格罕式反射望遠鏡之學理應用在卡米拉的。下面插入的圖面，係在說明其裝置；左方係指示向外部頭被(Head)之筒尖(10)係指示頭被的外側，從外部映入來的被照體之映像，首先反射屈折於裝置在(1)的左右兩個凹面鏡，碰到前方在(2)的凸面鏡再屈折於右方的深奧處，將焦點顯結在(5)或(6)的檢像之小型放大鏡(Focusing plate)。欲撮合焦點(Focus)則由於(3)的齒輪齒輪機(Kick and Pinion)轉動(2)而符合之，置在(1)的斜面者是置在四十五度角度的反射鏡，是俾使用(5)的檢像之小型放大鏡時用的，(8)是裝置在後部的卡米拉，這是使用潛密爾弗列克斯的(Miraflex Camera)。(7)係插入 Filter(可透過特種





釀金之上頂樓城望苑外城層古名由
背・壁有閣下・餘高的狀・獸也種一是類
(經顯所爲常亦較及餘・猛惡性・立脚地
(攝所頭鏡遠望爲圖)

臺燈津・美望遠路鐵津・美縣崎宮從
(攝所頭鏡遠望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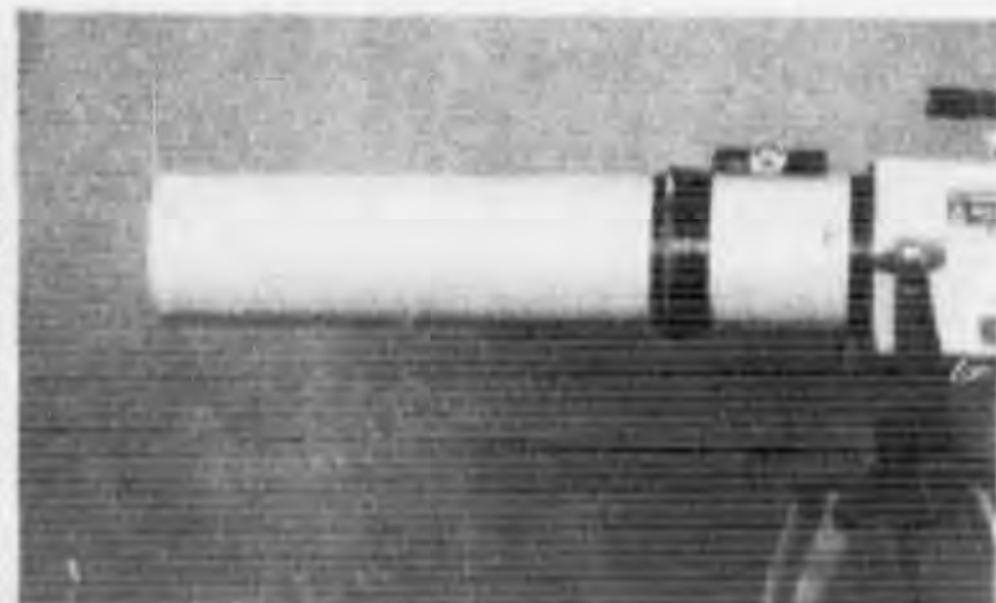


主要的特徵

無用之光線的導管 (Pipe) 又在 (6) 的地方若放置接眼鏡則可成爲四十倍的望遠鏡而使用之。

再對於此研究之成功，可發見種種的優點，第一爲在此時局下，得以用國(日本)產品製造。第二因不用鏡頭，沒有色收差等麻煩問題，且極明亮。第三在普通的攝影及赤外線，也不致在焦點面發生變化，因此其 Film 以極薄的就可以收舉效果，且無擇的必要就可照透霍爾下米拉 (Punch Camera) 一樣可以攝得非常清晰的映像。

美雅尼望遠鏡頭攝影機





治痢疾腹痛胃腸病靈藥

健胃固腸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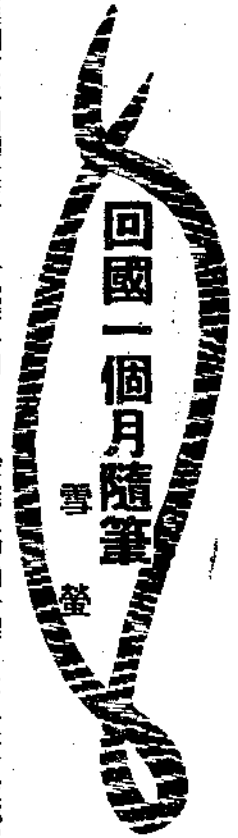
胃腸衛生必備

夫胃腸為人身最要之機關官注其備生以保強國否則腸胃衰弱百病叢生傳染病中如紅痢霍亂等症病勢劇烈傷人性命其他如因水傷食傷而起之吐瀉腹痛消化不良諸病無論男女老幼人人日常所易患一言以蔽之曰胃腸不衛生耳故欲謀胃腸之衛生不可不先服健胃固腸丸此丸功能補胃整腸專治紅白痢疾腹痛腸炎消化不良吐瀉腹痛胃腸衰弱各症如能日常服用可保胃腸強健益壽延年也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藥價
貳拾錢
參拾錢
五拾錢
壹圓
貳圓
參圓
肆圓
伍圓

總發行處 大坂股份有限公司 谷回春堂



我離開故土回到大阪，又已經一個月了。在我沒回國以前，有朋友來信問我：「已經離開一年多的故鄉，你不想回來看看嗎？現在與你未離開的時候是不是一樣了？朋友這樣說，我自己也實在想回到出生地看看。何況旅行，在忙裡偷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原來本想乘船一直回華北去，因為離開滿洲也是一年多，乘著這個機會到滿洲看看也是必要的。所以便先到了奉天，新到後才轉到華北。總共費去了一整月的時光，踏破了一萬五千里的路程，才回到這裡。本來我還沒打算寫什麼，因為有朋友來信問我：「你足跡印遍了滿洲，華北，該悲該喜呢？」因此我不得不稍佔一篇寶貴的紙，把我在各地所看到，所聽到的事雜記一些。其實悲悲喜喜，我與朋友是一樣的。

街上跑著新式三輪洋車；老太手拉小孩，口裡說着：「她二瘦子，你給我聽回門，我去領煤去。」這是在奉天常看到的。說起這新式洋車很有趣。聽說在奉天一共有三百多輛，樣式就如自行車後邊掛著貨車一樣。車夫騎在前面，乘客坐在後面。雖然輛數不多，可是在街上常常能看見。據說這種車每天收入非常好，一般小職員都自恨不如幹這營生。煤在奉天如同白麵一樣，有配給票按人口消費量配給，常看到報上寫着配給不圓滑的消息，實際上真是如此。

在每一天的上午配給煤的地方，都擠著許許多多的人，在那等著發煤，每個手裡都拿著配給票。那就如同著士門前搶粥一樣，我攆你，你攆我，結果領到煤的人也有，領不到煤的人明天還得來領。吸紙煙的朋友在奉天是受到相當的困難，到日本商店去買還可以照原價購買，但是只能買一盒，還得跑多遠，否則在一般滿人的舖子裡，生人是一枝都買不到的；熟識的人也得以原價兩倍才能買著。固然縱屬這樣困難，吸煙的朋友也不會減少的。

在一般日常生活程度提高的今日，洋車與馬車已不是一般人的代用品了，普通一般人唯一的乘物，只有電車。現在奉天唯一的交通機關，最便宜而且大衆化的只有電車。可以說除了走沒有比它再便宜的。可是這種電車，却非常的難上去，車裡邊除頭頂上是空際外連門口都擠滿了人。但，據說電車公司向來沒添過新車。

在我到新京的時候，正是酷寒的季節。滿洲的國都！新，計劃區域之大實可與日本東京媲美。寬的馬路，高聳的大建築，隨時更可以看到建築一半的工程和空地，尤其是在南滿洲。都市區域大，與交通的關係也很大的，新京雖然開拓區域甚大，交通機關未能整備，頗感不便。日常生活，則較一年前高上一倍有餘。

「玉米麵三毛來錢一斤」，「煤球一元二十斤」這是天津的生活程度。現在有一部份人連吃飯，也仍是須要救濟，但一些大樓裡過著舒適生活的們們似乎和幾年前一樣。雖然出入租界得經過檢問，好像與他們毫無關係。受檢問的人只是爲生計奔波的人們；有錢人們所受到的不便，祇是少到回力球場去幾次而已。去年的大水災也還是窮人感到的災難多。房子塌了，家也沒了。給有錢的人們留的印象，只是會叫木匠打船的事而已。租界裡反比水災前又增加了許多娛樂場所。比如舞場，就比水災前大見增加。在水災前並沒有許多舞場的租界地，現在竟有了五家之多。這也許不是因水災而開設的，但舞女們的生意竟要比水災前興隆的多。喜歡舞的朋友

說：「我們不要跳舞，難民恐又多一批。」抱這種思想的公子們在天津大有人在。誰叫戶外娛樂場所都叫水泡了呢！不過舞女也救濟不少難民，就如舞場的大班，僕役，飯店的老闆。巡捕要沒有舞女來供給，起碼每月也要少收入幾十元。

租界外是中國準備銀票，滿洲票，蒙疆票均能通用，反之在外國庇護下之租界裏，不但都使用着舊法幣如果使用滿洲，蒙疆的票子，就要叫你換一換了，如要拿錢舖去換，還要扣好幾分錢的。租界裡的人，每天除了出入舞場，戲院，影院，其他就沒有了什麼事。調老，調少，小姐，舞女，神女，在街上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得到的。

當我邁進北京第一步時，最先射入我眼簾的，就是那壯麗的前門樓仍在那聳立着。街上的車，地上的土仍是沒有變化。中央，北海公園，仍是那樣，各公園的水場，青年男女仍是那樣滑着，一切都好像和以前一樣。多了的祇是日本的商店和掛着會社出張所牌子的，以及咖啡館的類。這也足以證實日本人開發大陸的積極。胡同裡的粉色姑娘們也都以說幾句日本話，這也算是親善的景色之一吧。我到北京恰巧有件轟動社會的新聞剛過去，就是北京理髮館調戲女客事件。據說該理髮館確有不規矩的舉動。因有某記者女友被辱，始被舉發，當局初聞之下，大發雷霆之怒，立即將該理髮館查封，緝捕捕房及舖夥，各報紙亦大攻擊，彷彿不規矩就在這幾個人身上似的。今日聽說該理髮館又更改字號重張了。

新報是滿洲國都，文化團體也很多，最叫人不能抹殺的就文藝放送團體，是在電臺廣播上努力的團體，主持人都是愛好文藝的人。該團每星期廣播一次，但有謂廣播的不少「應徵文學」。新報的報紙亦少，只有大同報是一大型報紙，每隔一日有文藝副刊。另外在新京有文藝委員會發行單行本，文藝叢刊，現在已刊行一部——吳瑛的小說集兩函，在繼續發刊中。已出廣告的有山丁的小說集山風，梅娘的第二代等，兩極頗得好評，大同報會爲之發行專頁討論。

此外還有發行不定期刊行藝文志的藝文志事務會，似與文藝調成兩大陣容。已有陣容可分，可見新京的文藝是相當活動的了。天津一向就沒有提倡過新文藝，在報紙上，只有庸報上有每日文藝，其他的報紙則亦無所謂文藝，有者，談談風月而已。每日文藝，在量上還沒有該報游藝副刊「萬象」佔的地盤大。在質的方面也以刊登談古的文章多。該報會提倡「復興文藝」不知是否即此。

北京又是雜誌年了，有人這樣說。現在北京的雜誌，大小不下三十餘種。可是在這三十幾種雜誌的裡邊，有半數是以戲劇爲主體的。已有人不滿於這現狀，說：「提倡戲劇任何人都不能反對，如果以伶人行動飲食組成低級趣味，拿雜誌來做生意，這是一件該改良改良的事。現在北京不但有一般文筆人是這樣，就學生們也作捧角工作，尤甚的是女學生。」北京現在報紙上正式有文藝副刊的很少，新民報的晚刊上有幾段文藝地盤，農報上有文藝是一星期一次。小型報紙的實報也有文藝版，也是每星期刊一次的樣子。其他就沒有了。

這些不過我個人所看到的，聽到的，又信筆寫了，祇好就拿這些答謝關心我的朋友（二月二日）筆筆：本刊編輯同人。

分爲事務室，接待室，董事室三部份。

在事務室裏，還有兩三位社員未走。

她們要打掃接待室，却被社員給拒絕了，於是來打掃事務室，接着就要打掃董事室去，社員便說：

「那邊，可以了，社長還在呢！」

那個社員僅二十，二歲，穿着白色的衣服，像是剛由僕役升爲社員的柔和的少年。

蓮向他詢問着：

「箕山先生，是住在四谷的那位箕山先生嗎？」

「是。」社員爽快地回答了。

「老輩的社長，已經死了是不？」

「啊，是呀！」

「現在的社長，還很年輕吧！」

「是。……」

蓮，心念劇地跳起來，蓮記起自己的兒子，或者許在繼承着箕山家的事業吧。她兒子的名字，聽說是該叫做健一的。

「是叫健一的那位先生嗎？」

「是，老太太，你知道得真清楚啊！」

說完了，社員看見沒有交換手在交換臺上響着的電話，便向那里走去了。

蓮是非常希望見一見自己親生的兒子的。然而她想，並不限於一定要在今天，於是走出那間屋子，便到隔壁的信州木材公司的東京支店打掃去了。

自現在起，蓮忽然覺得自己的生活，好像變成光明，而快樂了。

無論如何，自己生的兒子，成了大家的後代，在這人世中能夠過着幸福的美滿的生活，這樣想來，生爲他的母親的自己，似乎對人生也有着價值了。

蓮的掃除工作，從那天起，似乎有了一種更快樂的意義存在。一樓和二樓，三樓和四樓，五樓和六樓，七樓和八樓地分配着輪流打掃的。要在第五天上，才能再輪流着打掃一次五樓和六樓。在打掃五六樓那一天，上帝都會館來的時候，就好像和在小學時代遠足旅行的早晨一樣，心里總是不住地雀躍。

已經打掃過五六回箕山事務所了。蓮却一回也沒有碰見過那年輕的社長。但是，每逢收拾董事室桌子上的東西，橫着椅子上皮製的墊子，當看見似乎是社長筆蹟的文書的時候，在蓮，是感到再也沒有比這更以爲快樂的事了。

那時，正靜靜地坐着社長的椅子，同組的工藤芳便向蓮說：

「您，每到這屋子來時，總是遲慢的了？」

「沒什麼，因爲這個屋子很整齊，看着很舒服。」

「是的，這位社長先生看着很年輕，放置東西倒是很有次序呢！」

這樣，工藤芳對於蓮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疑心。

這是箕山事務所遷移以來，已經過了三個月的天的事。

當蓮她們進來的時候看見僅有一個十

五六歲的僕役，並沒有一個社員。打掃完了接待室，一下就去開董事室的門。

開門的一瞬間，蓮看見了桌子反對面的牆邊放着皮製的沙發上，二十七八歲的青年紳士和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穿着洋服的美麗的姑娘，身子緊挨着，坐在那里。

青年紳士沒想到門忽然開了，立刻驚慌起來。

「誰？」怒聲地說着。

「會館里的掃除婦。」蓮吞吞吐吐地。

「好，那麼對不起，今天，這里不用了。」青年紳士似乎發覺了自己聲音暴戾的可笑，又柔和地說了。

蓮把門關好了，感激的淚泉湧般湧上來。

那個青年，全然是進一的面龐，僅是說話的口氣，跟自己家裡的大兒子很相像。

蓮才是第一次聽見她自己親生的兒子說話，真是再沒有比這更愉快的了。

過了五天，又去打掃六樓的箕山事務所，常跟蓮談話的那個少年社員還在那里。

蓮便向他問：

「今天，社長先生來了嗎？」

「今天，沒來，許打高爾夫去了吧！」

「打高爾夫球的時候，社里就休息了嗎？」

「囉！」

「上回，到社長的屋子去，當開門的時候，有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在一塊兒說話來的。」蓮說。

「囉！那是山崎子爵的小姐。」

「啊，貴族啊！」

「雖是貴族，但也是貧窮的貴族吧！」

「貧窮也希望成個貴族才好呢！」

「社長也許是那意思吧，所以將要跟那位姑娘結婚了。」

「啊！什麼時候？」

「好像是下月八號。」

「啊！真是喜事。……」蓮像爲她自己的事情那麼高興。

因此，她更切地期望能仔細地看那個姑娘的面龐。

又是輪到打掃五樓和六樓的日子了。

蓮走進箕山事務所的時候，又是兩三位社員未走。董事室也似乎有人在。接待室及事務室都打掃完了，便在董事室前依戀地想少等一會兒。她想一定可以看見那年輕的社長一面的。

蓮，手裏提着抹布水桶，痴呆地站在董事室門前。

果然，從屋裏傳出懷想着的自己的兒子的談話的聲音，對方好像是那個姑娘，蓮感到恍惚，更挨近了門，仔細聽那漏出來的語聲。

忽然，似乎屋子裏有人站起來的聲音，蓮想離開門躲避開，可是手裏提着沉重的水桶，行動是很不便的；從裡向外開的門的一角，碰着了水桶，蓮不由地撒了手，盛着八分滿污水的水桶，正撒在從裡面走出來的姑娘的訪問服的裙子和鬚薄白色的襪子上。

「啊！」蓮驚叫起來。姑娘也：

「噯呀！真是地，……」發出驚慌的聲音。

「怎麼回事？」年輕的社長慌張地跑出來。蓮蒼白的臉，跪在滿流着污水的油漆布

的地板上說：

「實在是對不起。」

「沒什麼，也是我不好。快起來，在那地方坐着衣服要髒了的。這樣說着，更攙着蓮的手扶她起來。

「怎麼，妳開門撞在水桶上了？」年輕的社長問。

「是我慌張地推門的原故。對不起，老太太。」

「不，還是因爲我痴呆來着。」蓮依然蹲在地板上。

「好啦，老太太，這都是彼此的小災難。」說着，年輕的社長拿出手絹來要替姑娘

擦着襪子。

「別，我自己吧！」

姑娘又重走進屋裏，社長也跟進去，但又返回來對蓮說：

「好了，不用耽心了。」

蓮想也沒想到，跟自己的兒子和將要成爲兒媳的姑娘，能夠談這些簡單的話，這個，她覺得在她一生里已沒有什麼遺憾了。

× ×

箕山健一在結婚前的兩天離開公司，結婚以後還有近一個禮拜的新婚旅行。在這期間里，積下了不少要辦的事務。

當他到公司來的時候，看辦公桌，在文書的上面放着一個「祝」字的紙包。打開來一看，包着的是藏製的並不是什麼好的三條手絹。

然而，贈主的名字，在紙包任何地方都沒寫着。

但是，這稀少的禮物，在健一却微笑地收下了。想着一定是事務所的女事務員或交換手等人送來的。

他叫過來僕役：

「喂！這東西是誰送來的？問去。」

僕役立刻出去向社員們詢問，但立刻就返回來：

「誰也不是。」

「啊！是誰送來的哪？這屋子除了社員以外是誰也不進來的。」

「都問過了，賀禮是大家共同買的花瓶，個人的賀禮聽說一個也沒有。」

「是呀！那麼，這個，究竟是誰送來的呢？」

「可是呢！」少年僕役扭過頭走了。

健一對於掃除婦的事情，是連夢里也沒想過的。

但是，這個無名的贈物，却使他特別注了意。誰呢？在這人世中，如果有暗地爲了自己的幸福祈禱着的人。自己該是高興的事。

他，把手絹仍舊原樣的包好，放在西服上衣左邊的兜里了。

他想：這不多的東西，雖然不好，但是贈主的好意是無比的。也可做爲新婚旅行中使用的吧！（完）

（原作每日週刊（サンデー毎日）今年新春特別號，又原作已由松竹公司製成影片上映）

中國的小說

美·賽珍珠作
— 坤譯

(F1)

這樣在中國史的初期時代，與其說很多的書叫做小說，不如稱之為小說的種本。這些書，如果放在莎士比亞的面前，則莎士比亞將兩手放進這書之山裏，把那小石塊一樣的話檢起來就能變成寶石了吧。漢代初期的故事到今日還可以說是走馬似的前進着的那種被強力寫成的故事，次一時代動亂的朝廷野史——這些都還沒有失去。到明代，就用了種×的方法，這種故事傳奇在那「蕩平寇志」偉大的全集中再錄出來。在這全集之中，收集着超自然的故事，宗教的故事，慈悲和善行的故事，對惡行善行報應的故事，夢與奇蹟的故事，龍和神女神僧的故事，虎與狐的故事，乃至於從輪迴和死而復活的故事。隨着佛教影響的強盛，這些初期的故事，是不得不採用那些超自然的事情的。譬如從處女生出神的事情，人步着神的姿態的事情。並且此外亦有奇蹟和寓言。例如貧窮的學者筆能生花，被導入夢中的男女會進入那奇怪的空想的樂園，大有在鐵製的聖壇裡浮出了魔杖的那種意味。但是故事雜誌是反映着那所寫成的那個時代的。漢代的掌故雜誌×可以採用國事，還有把偉大的英雄的故事作為中心的。可以想像被集於這個時代而且被寫成於這個時代的故事的書是有很多出現的，世俗的，活潑的，幽默都會盛行於這個黃金時代。不久這個黃金時代過去了，傳奇掌故出現的場合亦改變了。但是中國的人們迄至今日還不忘記這個黃金時代，說着漢民族永存的話。

如果漢代是黃金，則唐代是白銀。這所謂銀的就是戀愛故事，這在這時代裏是有名的。唐代亦可說是戀愛之時代，關於天子的寵妃楊貴妃和不次於她的美麗的先夫人梅妃，就可以寫成很多的故事。唐代的此種戀愛故事，其一致性，複雜性×可以到達西洋小說的水準。縱然是表現得不很清晰，暗地裡是有着那運用，危機，與終結的。中國人有如次的說法：「雖然我們知道唐代的故事傳奇都是敘述小的事情，可是牠寫得非常地感動人，甚至於令人流出淚來，所以不能不讀下去。」

這種戀愛故事的大部分，關於寫的那不是以結婚為終了的戀愛，或是包含於結婚內的戀愛，而是結婚關係以外的戀愛的時候，是不足特別驚奇的。但是全以結婚為主題的時候，很多的場合，故事是用着悲劇結束的，意味深長的事情。

這一種傾向是非常之強大，在民間也很流行，使官憲當局驚愕異常；因為這些書是想要攻擊那成為中國文化基礎的家族制度的，所以就非難它說是革命的，危險的東西。然而實際反動的傾向也不是沒有。例如：由後來成名的，最初是傳奇形

式的會真記，就可以看出來的。在這會真記上，有那愛着美貌驚人的年青學者的話，他在別離的時候，拋棄了那女子，由於深思而說出下面的話：「所有的非凡的女人都是危險的。她們把自己和他人一起沈亡。她們在以往更有把天子們也滅亡了的事情。不是天子的我，還是把她斷絕了的好。」——他完全是這樣地斷念了，這使所有的賢者們都讚嘆着。對他這話，謙讓的鸞鶯回答說：「您把我當您自己的東西，或者把我拋棄了，這都隨您的便。我不會非難您的」；但是到了五百年後，中國民衆之心的感傷性發現，將這不幸的故事改變成了適當的程度。這掌故在這時的改訂是，作者將張生和鸞鶯合成了夫婦而終結，說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在中國，期待那幸福的姻緣的，就是五百年也不算長。(未完)

兒子的婚禮

菊池寬作
張蕾譯

丸之內(東京車站前一帶地方——譯者註)帝都會館裡面，也有七個掃除婦，當會館里的各公司，事務所在每天午後五點鐘下班以後，她們才開始各處的掃除工作。

擦×門的拉手，掃×油漆布的地板，擲×椅子，這樣按部就班地打掃每個屋子。她們，差不多都是近五十歲的女人，最年輕的也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

瀧山蓮已經是四十六歲了。看着在年輕的時候，像有過很漂亮豐潤的面龐似的。可是，現在在雙頰已經消瘦，凋零得不堪再看了。

掃除工作的分配，永遠是規定為三人一組分擔着的。

那一天，五樓同六樓輪到蓮這一組來掃除。從五樓開始打掃着，到了六樓，已經近於六點鐘了。

五樓同六樓屋子是一樣的，從電梯的昇降口分成左右兩道，右邊向右，左邊向左都是過道，在過道的兩側，排列着房子。因為是個小的會館，房子的數目，每層樓也不過是十五六間。

差不多是公司的支店，某×協會的事務所，那些支店，及事務所的性質上看來，似乎是不需要什麼打掃就很整頓的。但僕役們做什麼哪，有的竟是可怨恨的，弄得那麼亂七八糟。

但，掃除婦們多是從人生的辛酸的生活裏過來的，什麼樣不憤的話也不說，只是默×地整頓着椅子，收拾着桌上的雜亂書

籍。

「啊！又搬來一家新的公司啦。」

站在最近空了四五日的右側過道第三號室前面最年輕的掃除婦工藤芳自語着。

工藤，擦着拉手的那個陰暗的玻璃門上寫着的金字是：「箕山商事事務所。」

「哦！箕山商事！」

蓮靠近工藤，當看見那門上的金字時，忽然覺得雙腳癱軟了。

那是，她一生也忘不了的懷想的名字呀。

她，四十六歲的生涯，跟普通的女性的生涯比較起來，是寂寞，痛苦的。只是，從十八歲到十九歲的兩年間，在她的回憶裏是像住在另一個世界裏似地那麼快樂過。

當她十八歲那年的三月，她是在一個住在四谷地方的箕山實業家的家里，做着專服侍上房的婢女，而戀愛過主家的長男二十三歲的進一。進一是個近於不良的學生，好像是玩弄蓮的樣子，便與蓮發生關係了。可是，在貧窮的家庭里生長起來的蓮，思想里放射着受人富貴的光輝，便整個地把少女的純情，供獻給進一。而且不久，就懷了孕。

知道了蓮懷孕的事，進一的母親很驚怕地把蓮送到離家的遠處去，可是，把生下的孩子，流落到外面的那種不慈悲的事情，她是不做的。因此，把生下的小孩子仍接回箕山家來，作為進一父親的兒子，並且把他入了戶籍。對於蓮呢，給了三千塊錢，就算做脫離關係了。

蓮和她的母親，對於箕山家這種處置，是從心里就感激的。在蓮，對於與不同身分的愛人分開，斷絕了關係的事情，並沒有絲毫的怨恨，只是離開了自己所生的孩子，倒是很悲傷的，但是繼承在那富貴的家庭里，一定會幸福地被養育起來，想到為了孩子的幸福，也就不再悲哀了。

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以後，進一永久也不再在蓮的面前出現了。可是，對於蓮，進一却是永久不能忘掉的唯一的戀人。

蓮的父母，用了從箕山家拿來的三千塊錢，在新宿開了一個雜貨商店，總算有了相當的所得了。可是，做了獨生女的蓮的女婿的浪蕩鬼，却把舖子揮霍一乾二淨；之後，在三十六歲年輕的年紀就死去了。蓮的父母也在那前後死去，蓮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從三十一歲那年到現在，是千辛萬苦地過來的。

二十三歲的大兒子現在是個工人，長女是公司的女事務員，對他們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可掛心的了。只是，第二個兒子尚在商業學校讀書，為了孩子的學費，蓮這樣地做着掃除婦。

所以，當看見金字的「箕山商事事務所」時候的，雖然時過境遷，也是心驚肉跳的。然而，跟進一早就斷絕關係了。並且，似乎聽說進一在五六年前已經死去了。

工藤芳，擦完了門的拉手，開×門進去了。瀧山蓮也挺起年老的胸脯，跟着走進去。那個屋子，在六樓算是最大的，屋內劃

作家們的座談會

本刊主辦

以大地上的波動為作者的

滿洲代表作家

出席者(敬誌)

來賓：
于明(田 椰)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
正選作品「大地的波動」作者！
徐長吉(古丁，作家，有小說、詩集)
單庚(生(外文，詩作家)

——滿洲人作家！
仲賢(禮(小說家)

山田清三郎(文藝評論家)
——滿洲日人作家！

本社：
久米 正雄(東日學藝部長，作家)

橫光 利一(社友，作家)

木村 毅(同，著述評論家)

大宅 壯一(同，著述評論家)

吉岡 文六
(東日東亞部長·本刊編輯委員)

橋崎 觀一
(東亞調查會理事·前本刊編輯委員)

中保 與作(東亞調查會主事)

二月十九日下午
在東日會館八樓

久米：這次代表滿洲作家古丁，外文兩位到東京來，由華文每日招請聚會，表示歡迎並且希望懇談一下。同時邀來當選華文每日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正選作者于明仁先生，由滿洲回來的仲賢先生，山田先生也光臨出席。招待的很簡慢，希望諸位能不嫌棄才好。

古丁：先生們每天的行程很忙，想來都很累了，這種招請，實在是一種煩擾，但請隨便談談，不必拘泥。

對於于先生也不再另說什麼客氣話。一切請原諒。

大宅：古丁，外文兩位，都是初次到東京來嗎？

山田：不，兩個人都是第二回了。古丁是昭和九年為見習內閣統計局事務來過兩個月，外文大概是在大同學院(滿洲國養成官吏的學院——記者註)修學旅行時來過一回。

今天當地官廳說是希望務必到內原訓練所(滿洲移民訓練所——記者註)去參觀一趟，就去了。回來的時候，大汽車壞了，走來着，所以都累了。

橋崎：古丁先生在東京印象怎樣？

仲：各處都忙於問意見和感想，兩個人似乎很為難。今天到內原去，那裡也立刻就問感想，在農村住了一夜，農村也有人間感想。

橫光：作家旅行是很難的呀，我們也想到各處去旅行，立刻當地就會有報館的人來問感想。立刻能說得什麼來呢？我從歐洲回來的時候也是，剛到橫濱，就有人問巴黎印象如何？女人如何？這種問法，結果我一句話也答不出。僅僅把歐洲的印象整理一下，就得用三年的工夫。

古丁：我們經過了京城，下關，就到東京來了。到的時候，正下小雨，橋都綠了。照着太陽的地方，雖說二月，已經抽出了青草。這是我感覺風土的美的地方。街，我很羨慕神田的書店街。漢書，洋書全有。僅僅在這一點上，我就羨慕東京的市民。我想能住在日本，時常到這街上來消耗一天半天的，就比什麼都好。

東京，還是銀座好看，比起新東京來。可是每天忙於約會，連一個人來走一走的空閒都沒有。印象僅僅是由汽車窗口得到的一點而已。我總要是真的自己來走一趟，汽車，電車，人海，噪音就許會弄得神經衰弱。

中保：其他到哪去了沒有？

山田：坐遊覽汽車在市裡繞了一圈，此外，到博物館，監獄去了。戲，看了代表古代劇的歌舞伎座和代表現代劇的築地小劇場，今天又到內原看了滿洲少年義勇軍訓練所，前天還到茨城縣堅倉村，由村長招待，過了一夜。

仲：在農村過了一夜，我以為是最好的了。主人是個漂亮的人物，在他家過了一夜，村子裡的人來了不少，談了許多事。有個人來說了牛乳組合的事，還有個人來商量賣米，聽了這些，好像已明白日本農村不少了。想來這就是此行最高的收穫了。

久米：古丁先生吸的煙是什麼牌子？

古丁：金龜的。

久米：怎麼樣？不錯吧？我到貴地去的時候，有什麼紅錫包的，黑貓的煙很好。

古丁：已經沒有了吧。

橫光：諸位都在什麼時候寫作？

古丁：都是官吏，找閒空寫。時間很少。橫光：沒有職業作家嗎？

中保：稿費如何？

橫光：在滿洲國談這些事還早，沒有確立着什麼稿費制度。指稿費為生的話還談不到。我們都沒有想過什麼稿費問題。只是想寫而已，寫了就算了。和日本是不同的，讀小說的階級極少，報紙，雜誌等發表機關也不多。職業作家完全還談不到。

橫光：諸位之間的交往怎樣？

古丁：由滿洲文話會(在滿洲由滿鐵關係者在早年成立的文化人的團體，滿人在會者約四十人——記者註)溝通連絡。大宅：文話會有多少會員？

仲：約四百五十人。這個團體，對於無論什麼作家來時，也不開座談會，也不開歡迎會。不作那排場。

橫光：那好。我到新東京去過兩次，竟是歡迎會，結果弄得疲乏已極。不能放開自己一個人到街上溜達，這，作家是頂不願意的。要聽的話也聽不着，這種旅行什麼也不當。有人說什麼坐飛機到新東京去了，立刻就拍了照，有了印象，道出來由，想到這個，就要旅行，恐怕也難。

可是，古丁先生到東京來，能真明白日本了麼？

古丁：不明白。

橫光：田椰先生呢？

田椰：我來東京幾年，彷彿才明白一點。橫光：要想認識日本，非上東北去不可。東北的農村裡，有種純朴未琢的地方，在那裡才能認識日本。關西不行，京都大阪附近亂得很。往西去，熊本還好。我去年到熊本去了，就彷彿完全明白日本

了。住在東京是難得的。到中國在北京也是一無所得，正是非到鄉下去不可。

古丁：滿洲國在新京也是不能明白。

仲：新京，奉天是軍人與官吏的城，真要認識滿洲，就非得到裡地去。

橫光：我看日本作家寫的小說，是不會明白日本的。諸位也常看現代日本作家的東西麼？

古丁：是。

橫光：這五十年來變化太大了，日本的文學，再十年也許能有成就。現在由歐洲歸來的思想，怎樣接受，怎樣揚棄，實在個人。請看，滿洲國也輪進去了。

我想這是今日東洋人作家一大問題，滿洲國也是一樣。弄文的人一定要認識這區的。不這樣，就不知該怎樣接受西洋的東西，東洋的非亡失不可。東洋人非把東洋的作出個調處來不可。

田那：我以爲日本和滿洲，和中國之差，比起西洋的差來，是差得很多的。

橫光：在寫實上談來，在手法上，滿洲，中國，日本，以至於蘇俄都是有著共通的地方的。

田那：中國的「水滸傳」是有名的。我想把我們的現實是不能作得那樣火熾的。橫光：不，滿洲會作得出的。所謂手法這技術原是屬於一個人之一生的。儘管作到這個，就須要一生。可是一生中儘管追求這個，就會亡失了真正的精神。同時是與考慮所謂社會上層建築之一切精神的文化形態的。國民感情，每每會因了作家之觀念而消滅，這是一個最大的弊害。

大宅：古丁先生，你們寫的小說，都是寫給滿洲人讀而寫的麼？

古丁：在我腦子裡，沒有什麼讀者。想寫的就寫了。

大宅：這也許是偶然爲日本人所喜也未可知。對於滿洲國人的讀位，平凡的事務，在我們日本人看來就有新奇的地方。還有把這話的人們之間極其瑣碎的爭吵的故事寫得極顯赫的地方，我們看了也頗有興味。其間固然也有鼓勵意識的部

分，然而同一民族看了把自己民族的缺點出於自嘲的形式來描寫，雖然日本人喜歡了，同民族人不以爲侮辱而惹起問題麼？

仲：正是惹起了問題，譬如古丁所寫的東西就會生出與他所寫的相反的效果的。

田那：譬如林語堂寫的東西，在美國極受歡迎，在中國就沒得着好評。也許和這一個一樣。

大宅：可是像林語堂不很好麼，多少是可以使美國人認識一部分中國的。日本歡迎古丁的東西，在滿洲國的文化上，就有潛存在的意義。

田那：可是像林語堂和賽珍珠的東西，在中國人之間，也不過是像日本人讀着的「胡蝶夫人」之類的東西一樣。日本看這齣戲時的感情，我以爲正與中國人看那些東西時所引起的感情一樣。

大宅：賽珍珠的作品，感到對於中國人是有着情愛的。

田那：那情愛也不過是憐憫吧。

仲：滿洲國的作家，可沒以爲是寫給日本人看的呀！

大宅：怎麼？

仲：「原野」(古丁短篇小說集)記者註出版的時，我們僅僅說是出版了，沒聽說反響怎樣。等到要譯成日文時，我們才想到本來的情味將會如何的問題。當然我們能讀原文是最好的。於是我們想到能讀原文的北京，上海的人。我們以爲今後既談文學，就不能僅僅拘限於滿洲國的話。我們想到新京，北京，上海的連鎖關係。但我們以爲這又尚早，也許還聽不入呢。

中保：貴地也有所謂觀念文學麼？

仲：剛才大宅先生的話也談到這，在滿洲有，雖然不能說和古丁等人對立，是有所謂建國文學的，觀念文學，或稱之爲口號文學的。對於這個，古丁給起了一個名字，叫作「建國文學」，也就是說這是應酬酬賞的文學。這是和古丁等人寫的東西有極大差別的。這些人是非離古丁所寫的「原野」一類的寫實主義文

學的。理由則像剛才所說的正是因爲寫了民族缺點的原故。

大宅：古丁先生們所寫的可謂文學的本道了。

古丁：總是因爲讀書階級太狹窄，所以生出許多的事故來……

大宅：想來這也是無關的，聽說了民族的缺點，也就是民族自覺呀。厭之者也不過是小兒病而已。要是如此，這是攻錯，雙方存在，也沒什麼不好吧。古丁先生們就寫下去吧，而且最好寫日文的在日本發表。

前些日子有滿映的人來了。說是滿洲的知識分子以爲在滿而竟照些滿洲的破房子，有些象徵，後來又附了些高樓大廈，一般人又說這不是滿洲呀。我以爲這是不成爲批評的。

外文：朝鮮作家張赫宙等人始終也是意識着這一點的。

大宅：我也問過那位張君，他也是有着個人的理由吧。

仲：在朝鮮，張赫宙的名聲也是不好。滿洲國雖不比朝鮮，但在文學上還不足以言成行，現在提起寫作的人來，彷彿就是行爲不軌，大都是不習不諳地寫着最近才有人說喜吧，寫好，彷彿寫的人才提起來，所以古丁等人今日才離日本來。然而時代如此，圖畫現在必須加上國際策的現實，恐怕還不免是逃避的。

古丁：前不能如此，所謂國際策的寫法，在中國，滿洲都是通行的。幽默地寫去，似乎也有讀不得不得的悲壯的氣魄，這大概都是由於魯迅的阿Q正傳所學的。雖然有一部分人以爲是露骨的諷刺爲可恥。

田那：魯迅可是爲使中國人的讀者去讀才寫的！

橫光：從剛才看田那先生的面說，我以爲很像魯迅。我每每與魯迅先生會晤時，中國是每每與我，我應感到魯迅的偉大之處，因爲他總是出之於幽默的。魯迅其人是不參與什麼宴會的，我不知道怎麼，有一次竟與他同席，但，可追憶的，



攝影：自右：橫光，仲，田那，久米，橫光，仲，田那。



田那：魯迅可是爲使中國人的讀者去讀才寫的！

橫光：從剛才看田那先生的面說，我以爲很像魯迅。我每每與魯迅先生會晤時，中國是每每與我，我應感到魯迅的偉大之處，因爲他總是出之於幽默的。魯迅其人是不參與什麼宴會的，我不知道怎麼，有一次竟與他同席，但，可追憶的，



文壇隨話

名之又名散髮

偶爾與朋友閑談，提到作家都要哈哈大

笑。
「作家之多，真可轉加數字了。」
「隨便翻一下出版物，據說可以發現許多『作家』，而且還是屬於『名』的。」
「作家」既「名」而且還這們的多，又那們的好。說某某君可比某某君，或某某君齊驅高爾基固不可；因為「奉承人者」賤賤似乎實在也不大像。可是，既怕捧得十萬八千里要受不住風，則只有將就一點，如之何？「某某君之一大」作大有繼承榮耀之可能及某某君的巨著滿有高爾基的風格者是也。

但是，
「自己睡著不覺為什麼還這們說呢？」
「利人利己之道，莫過於此！」

既使持筆的人高興，且「做刊撰稿者皆名家也。」而高人豈易動？驚動他們少數人有何用處。曰：唯利而已矣。小人驚見華表必先禮而奉之。

撰稿者既屬名家，集名家稿的刊物當然為「高級之最」。賣出去後，而且還能養活一般人。（撰稿的「名家」，編輯，印刷工人。）這都是小者之微。編者所編如此，恰乎其一躍而高乎「名手」之上，那則應當是「名」之又「名」的了。

「名」之又「名」則已，據說還可安心享受此福。何必努力寫作，也不必自己捧自己。編輯就够忙的了，不是麼。

乾打雷不下雨

伯文

今年一開始，華北各文藝刊物大半都刊

些回顧與前瞻之類的文字，當然是不滿意的居多。檢查一下，這次的共同不滿意是理論文字與批評文字的缺少。

罪狀都推在「文壇」身上了。是的！不怨你，不怨我，也不怨他；實在說，怨誰誰也不願意，但罪狀終於不能說沒有，這只好放入文壇項下，彷彿文壇是活的東西，它很有左右作者與編者的能力似的。於是大家都笑了，都沒有不合適的心情了。

今天是二月十九日，今年已過了五十天，報紙副刊如是每日刊，則至少已刊過四十多次，半月刊是刊過四期，月刊也有兩期出版了，可是，連一篇批評文字也沒有見。（中國文藝二月號刊有一篇「批評家與創作家」，那是誠如該刊編者所言，著實寫得不錯。但那篇文章曾在申報自由談，後又為太白半月刊選刊一次，署名「焉子」作者自己又把它收在「花邊文學」里，後來又被收在「魯迅代表作選」裡面的。）新年元旦的各個回顧與前瞻的文章難道是白寫了？難道是僅「寫寫」而已？

如庸報每日文藝欄，元旦號就有過希望今年多產生批評文字的話，那執筆者不是編輯也是特約撰稿人，寫得有理之極。可是呢，在每日文藝四期左右的數量裡，可有半篇批評文字給我們看？難道是躲在一邊喊口號叫另外別的人寫？

「但有人以為乃屬『冷嘲熱諷』者，意指『暗傷』云云，這自是准空放雷聲者，必然的看法了。」（刊本刊四卷四期，徐新先生的「雷聲大與雨點小」）放空雷聲者未必有兩點下來，即使是「小」的雨毛。但對於說老實話的坦白者，他會贈之以「冷嘲熱諷」的，「你們冷嘲熱諷，不好！」這雷聲真够响得響耳。

退一步說，即使是「冷嘲熱諷」，那也不容易的。主要的是要有勇氣，認定對象，不怕得罪人，這是八面玲瓏，向各方面「鞠躬如也」的「不冷嘲熱諷」之流所不敢作的。直接說人的過錯，說錯了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坦白，他不會躲在一邊叫別人實行他的口號。

華北文人，各自想奪第一把交椅坐坐（？）於是你也把文藝「理論」理論，他也把文藝「復興」復興；你的特約撰稿人居然成爲「名家」，他的撰稿人的文章也成爲「一九四〇代表作品」；你從某人要一篇文章，那文章就是傑作，他把過世討論過的問題再拿來談一談，那文章就是理論。

坐第一把交椅也不是容易的呀！這些貨色都不行！

這現象是「乾打雷不下雨」，豈只「雷聲大與雨點小」而已！

文名與稿費

江水平

日試萬言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事，才思枯竭，據說又是文藝家們常有的情形，那麼文名與稿費向哪裏去討呢？智慧出於深思，深思之後，我們的胸有大志的聰明作家們就釋然了，因爲已經找到一條捷徑：那就是抄襲。

這真是個可驚的發現。一篇好文，常常會給所聲的名字增加價值，這是作家們所熟知的；文以抄而長，而換得聯鈔上歸還細君，也實在不是壞事。近來這條捷徑上人的增多，可謂一國將興，必有諛辭，因爲這反映一個事實：中國的聰明人多起來了。

但是天下事每多缺憾，有人來抄襲，就有人來揭發，揭發於文名却是件頗有損的事。本來「千古文章一大抄」，然而偏有實心眼的無聊讀者，不憚煩作這些煞風景的傻事，弄得暴露出來，讀者愕然，抄者嗔然，編者憤然，無可奈何宣布曰：稿費取消！這樣一來，就名利雙失，我們的作家，可要一敗塗地了。

自然，這輪迴也並非沒有逃避的方法，譬如自己先宣布曰：我是抄的！讀者就只好相對無言。況且說原作缺佳，更提高了自己的聲價，這樣神而明之的辦法，真是得批評家的精髓腦筋才想得得出。不過大批評家不世出，我們文壇上還是普通作家多，墮入輪迴者也就比之然了。

不久他就去世了。

田那：我以為滿洲作家該努力去表現現實生活，但那是有不能勝任的地方的。

古丁：我想請教關於日本文壇的流派的情形？

大宅：如果說有流派便有說沒有就沒有。古丁：聽了許多人說，各有不同。

大宅：因爲沒有什麼顯明的觀念，是難以分派來看的。如果分開來，恐怕是一人一派的。

古丁：這是什麼原因呢？

大宅：簡單說，就是因爲沒有觀念之對立的原故。所謂都會派，農村派，知性派，感覺派，也有一人身兼二三者的，結局只有個人性格的對立而已。近在文學的手法上，有所謂新感覺派，但那樣在手法上派分，似又不能分明。

橫光：所謂派，都是人給加上去的呀，就有國策派，但被加上這稱謂的人是否認的。如果和某官員有過一夕談話，這就是國策派。像山田先生就成了滿洲派了。

大宅：現在又出來了大陸派，山田先生也被加入進去了。

仲：在滿洲國，也有所謂新派與舊派與大連派派派呀。（指日系作家而言——記者註）

橫光：哪國的文壇上都有對立，在日本是因爲還沒有完成寫實主義，才有這些現象。我以為再過十年，是可以有被稱爲日本的文學的可能的。

山田：還有所謂轉向作家麼？（山田氏前爲日本普羅作家同盟員，後轉向——記者註）

大宅：現在的讀者是不知道的。現在的中學生是不知道什麼是普羅文學的吧。

仲：早年普羅文學者才讀普羅文學的。現在的人，倒是什麼都要讀的了。

大宅：大眾文學與純文學怕難分清吧，石川達三、阿部知一在今日屬於哪方面呢？

橫光：純文學呀，分別在於寫日記體，還是重於寫傳奇的東西上。

仲：滿洲國的文學，全然沒有所謂日記體的。所以要寫得有味，是很難的。像小

鋪紙執筆，要創造出些世界上從來未有的東西來，這事在聰明人是不屑為的。他們只作些搬移的工作，把世上早有的東西搬來搬去，吃力地換取一些名與稿費。然而還要墮入輪迴，這事蹟也够悲慘壯烈，令人不禁同情了。（廿九年一月）

兩談

李漢

從一頁頁的原稿，到一本本的書，這中間，正如一顆種子成爲一棵植物得有一段過程。寫了，付印，排版，校正，無論那一步，都是不可少的工作。無論那一步都是不可疏忽的工作。

滿洲的出刊的東西，無論是雜誌，是小說集，是新聞紙，寫且不說，就「校正」一層言之，便有想像不到的馬虎。類如原稿中寫了「兩個字」或「數字」，書出來之後，你便能看到雕刻極糟的準木板字樣出現。又如原稿中夾着的符號或外國文，印出之後，那就更不知弄錯到什麼地步。因爲這馬虎的程度，是你所想像不到的，所以內容的千奇百怪，也就非目賭不克形容了！請就手邊的雜誌，今日的新聞隨手一翻，即是例證。像這種校正的責任，寫與印者該負不呢？

祝編手民和編輯向一條線上爬！

或一刊物的「編後記」上，會再三的聲明：因爲應國策，在紙的缺乏期，不得不盡量擴充，實在抱歉！「誰，寥寥二十餘字把「事實」的不得「擴充」編者的想「擴充」解釋得利害落，既冠冕，又委實，名正言順。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得擴充既是事實，則紙的缺乏當然也不假了！但是且慢！……

某某，某某兩期該刊又出了「合號」，因爲是「合」，我們想篇幅上內容上，當然要較豐富。而事實却仍是未「合」時一百餘頁那末不輕不重的分量。編後記上又有聲明了：因爲印刷紙的缺乏，致本期未能實現二百頁的計劃。「未能實現」仍是事實；紙果然缺嗎？遭遇着同一時局，奉行着同一國策，在日本的出版界只有更加努力，更加擴充。

而在滿洲一向即以「X萬Y千讀戶」自豪的刊物，却如此大呼其「紙缺」，即使讀戶再增X千Y萬，可怎麼辦呢？

問與答

張金壽

問者：「你寫的那幾篇文章在文壇上都是破壞的，爲什麼不寫點建設的？」

答：「破壞也即是建設。」

問：「舊的壞的房舍若不拆去，新的好的怎能蓋起來？說破壞是建設的初步工作已經沒有問題。初步的工作，不也是整個工作的一部分嗎？爲建設而破壞的破壞可以要，而且我以為是必須的。」

問：「地盤是大的，多的。這房不好，你在傍邊或另一地方蓋上好房，不是舊房就相形見绌了嗎？爲什麼不？」

答：「文壇的地盤可不是私有的。既爲大家公有——應該大家監視大家保管。建設「好的」固需要，破壞「壞的」也是當然。」

問：「別的刊物不好，你不會不看嗎？」

答：「性史性的販者並不會強迫人去買，然而法律也要禁止發售的，因爲對人有有害的往往具有誘惑人的力量，消極的看不如積極的破壞，於文壇有益。」

問：「我以為還是辦個「好的」給「壞的」看看，給讀者看看，自然壞的就完了。」

答：「能夠辦「好的」的人，他必有破壞「壞的」的勇氣，反之不敢對「壞的」破壞的，也絕對建設不了什麼「好的」的東西。因爲主要的是他先能分別好與壞，那壞在建設「好的」之先，他必要對「壞的」加以破壞的。」

問：「不過，我看你只能破壞，不能建設。」

答：「實在我不成。然而我已盡了一點初步的破壞的精力，相信於文壇是有益無損的。能建設能破壞的人自然最好正是破壞完了再建設，退一步說，即使不能建設「好的」，只會對「壞的」加以破壞也需要的。」

建設」的理由。」

答：「你只要把文壇看成「一間房屋」就好了。每一個角落的不乾淨，每一根椽子的腐朽，皆是以妨礙整個房屋，並不是你一間我一間的誰也不着誰。要使房屋清潔，垃圾是要一骨腦被扔出大門之外的；譬之種地，野艸之類是要拔掉的。扔垃圾，拔野艸是建設是破壞？不扔出垃圾房屋怎能清潔？不拔起野艸禾苗怎能茂盛？」

問：「許多「壞的」都必漸爲社會的自然淘汰，不必加以破壞。而且「壞的」的壞處自然有別人說，你作什麼「惡人」？」

答：「不必期待別人說，各人都有說一說的資格與必要，除非你說辦一個刊物與寫一篇文章是個人的私事。倘都期待別人說，「等待社會的自然淘汰」那不過是輪椅派的藉口。游衍生先生在「答與問」一文裡說過：「有人教你兄弟嚼鴉片，試手淫，你袖手作壁上觀乎？掉頭不顧而去乎？……你將等待這社會的自然淘汰現象寫一篇始末記乎？」（刊本刊四卷三期，旁邊的圈是引者所加）溫和主義的假君子之流就執着飽滿了墨水的筆，預備寫這麼一篇記呢。你指示「壞的」的壞處，我指出「壞的」的壞處，他也是如此，許多人都如此，「壞的」才會被淘汰！」

問：「我總覺得「壞的」可以修理，不必一定拆毀，你對某些人可以修理」一下不？」

答：「我不認識某些人，我只知道對不合理的「事」拆毀，不管是誰辦的這事。但是這些事既是這些人辦的，那就沒法不連上他們了。至於修理與拆毀，自然以前者較佳，然而當許多人皆發現而提說這些人的錯誤時，往往這些人更將錯誤堅持下去，那麼也就無法可辦了。」

問：「你的「壞的」的成分也有不？」

答：「如果有，希望有人指出，我必俯首改過。不過現在都避諱坦白的直接的指責人，大都不痛不癢的說風涼話。覆誹云云我最厭煩這個，只得自行所是。」

松（藝文志同人之一——記者註）等人寫得有味，就有了破綻。

橫光：在滿洲沒有戲曲麼？

古丁：因爲沒有上演的機會，有人寫也不成問題。有大同劇團，演着國策劇。我以爲這存在對於滿人是好的。

橫光：爲表達滿洲人的感情，用什麼型去寫才好？我想請教。爲表現日本人的感情，用日記體去寫的小說是最好的。

古丁：在滿洲，得要說話體。

仲：在滿洲直接吐露真情的事情是沒有的。作品要返復看。所以在古丁等人的東西裡，雖然也有寫成日記體的，却與日本不同其趣。

古丁：我從來沒有以第一人稱寫過東西。仲：那樣寫是危險的。要寫得有趣。總之民度是低下的，作家吐露了真情也看不懂。

橫光：詩如何？

仲：不怎麼活動。有敘事詩，也有像靈靈一樣歌唱出來的，也有寫歷史的。所以難以說出詩風如何。僅「詩在受滿中國古來的影響這一點上，就成了難事。古詩是要吟的，新詩却不可吟。

橫光：批評家呢？

仲：沒有什麼專門家，只有在日本所謂的隨筆之類。這種雜文是發達的。在這裡或許吐露着有作家的真情。

橫光：謝了談了許多，想都很累了。最後我想說幾句話。大同三年滿洲國成立新政體的時候，我正在那。那時有位軍方的參謀，姑且稱之爲W氏吧，自從事變以來，他就一齊禁止在中國本土出版的雜誌和報紙入境，因之滿洲與中國文學就絕緣了，中國文化輸入之途也就斷絕了。因之一時讀書階級頗感不安，這文學的飢饉，劇致文化不能發達。然而我以這斷絕了對於中國文學的依存性，正可以發揚出滿洲自身的文學。於是像田那和古丁等諸位在滿洲就是生長起來，這正是那結果。這我以爲比滿洲建國是更可喜的事。希望今後更能努力，精進。（完）

記錄：井上松子。

風

但 娣

——獻給我的母親——

她要臨產了。她沈重地從井中汲出冰冷的清水，提到她的沒有太陽的小屋裏去。她慌忙而且興奮了。然而她沒有一點快活，因為她意識到生活……她嘆了一口氣，又挑起桶籃，到馬路上拾馬糞去了。低彎着身腰，十分吃力的走着。她的多骨的臉顯得異常疲倦。赤裸着的双足，踏在一條數着砂和貝殼的馬路，她感到一些涼意。

天——惡魔似的黃，太陽發着蒼白的光。一切都像死一般的靜止，不動。

桶籃裏已經裝了一半馬糞，她擡起她的頭來：

「呵！要變天！」於是，她不安地走回了家。

吃晚飯的時候，果然，從西方湧來了黑濛的雲層，烈風開始起了。松林裏起了騷動和喧嘩。

她決意到港口，去着她的丈夫。她出了破落的漁人小屋，沿着一條狹窄的小徑走向海濱。

暴風雨迫近了。

海上已經有陰森的峯巒似的巨浪在擊衝着。不時掠過嗚嘯的海鷗。

許多漁船都忙了，加速度的攏近砂岸。漁人們沒有規律的吵着，罵着，在砂岸上跑着。他們的聲音已經變成十分低啞。

她穿着一件破綻的青色袍子，氣喘地走近砂岸。不住地喘着，什麼，深陷的眼睛裏放出閃閃的閃光，來在人群中找尋她的丈夫。

太陽消失了。海吼着，震響着。雲疾走在黑色的巨浪的頭上。她在砂灘上荒亂了脚步。

浪像一面黑牆，憤怒地威嚇地捲來，吞沒了砂岸的海藻和魚骨，連擊在黑色的礁石上而粉碎了。

她往後退着。浪水浸濕了她的脚蹠和衣襟。

「你們看見我的丈夫嗎？」她到處尋問着。她望着那憤怒的海，她的心痛苦地悸動着。

不久，遠方又有船搖來，於是，她高聲地揮動她的手。

船近了，她認出那是水上警察放去的救生船。救生船擡上砂岸，人們嘈雜地跳下來。她靠近去，心跳地注視着。人們都走完了，她仍然看不見她的丈夫。

她束手無策，從人群中穿來穿去，悲痛地喊着她的丈夫的名字。淚就流動在她的枯瘦的雙頰上。

海的騷擾更大了。有如一匹灰色飢餓的狼，瘋狂地暴曬着。

沙漠裏的笛音

馬 甘

今夜，今夜是不尋常了，遠天的天線，飄渺地遞過旅笛的嗚咽，

×

一隻笛子，流盡了多少寂寞的眼淚，他想作一支空寬的歌，給他同病的鄉人。

鄉下共慰的喜樂，他走入了沙漠。

×

呵！沙漠上的旅人呵！不要再繼續你無言的笛歌了，不是麼？笛聲中的沙漠，更幽深而寂寞了。

一九四〇，二，二二，暮晚後。

老趙家的雞架

楊 野

趙大爺死了，趙大嫂哭泣的那個夜晚，有一個偷雞賊，來訪這所破落的庭院。

大哥懶得再耕田，大嫂也忘了煮飯，雞雞不再叫三遍，時間就凝固在老趙家的窗前。

祇剩下着老的寂寞的太陽，空照那幅雨痕斑駁的：

繼續地有船擡上岸。

「淹死了！」但，找不到屍體。大家集成一團議論着，大家在恐懼之下匍匐着，臉都變成灰白的了。

「你們看見我的丈夫沒有？」她推開了一個老人，衝進人群中。大家仍然祇有向她搖頭。

她暈倒了。

一個漁人把她擡進附近的板舍。

「不要緊，不要緊！」

「不要緊，不要緊！」

「拿涼水來……」

一個溫和良善的漁人，弄些涼水在她蒼白的前額上拍打着。

不久，她驚醒了。她確信她的丈夫死了。

「天呵！……你勞苦了一輩子……」她沈痛地哭泣着。

漁人燃起了微弱的暗淡的油燈，看守着她。暗淡的人影，在周圍搖擺着。

「別哭了，什麼都是天給的。」大家勸慰她。

她依然哭着。一些漁人也哭了。

漸漸的她的哭泣變成呻吟了。忽然，她從乾草堆上掙扎着站起來。

「睜開，叫我回去。」她彎着腰走出低矮的板舍。

風照舊狂暴地刮着，嘶叫着。

夜空，被狂暴的風，裹成荒涼的了。

她用乾枯的手擦着臉，痛苦地跋涉在黑暗的鹹味的濕漉的砂路上。她感到腹部異常的痛楚……

「叫我死吧！永福（她丈夫的名字）呵！把我也帶去吧！」

她彷彿一條病老的狗，無力地爬着。

終於，爬到了她的家。她推開緊閉的門扉，顛歪地進屋去。貓叫着，在地下跳過去了。

在沒有燈光的小屋裏，她惶亂地從鍋內運來一盆溫水。

於是，她在戰慄的激情中合上了雙眼。

嬰孩降生了。

一九四〇，一月。

芝 娣

李 無 雙

——紀念一顆孤獨的心——

今晚，夜色已深，這裡一切都是靜，窗外有輕盈的細柳在粉紙窗上露出好些柔和纖細的綫條，赤楊的葉子被微風吹得簌簌的響，月光穿過窗紙把那精緻的窗檻，輕輕的印在我的臉上，在靈動的夜氣之中，山花的香氣隨着深夜的輕風一陣一陣的飄進來，我不能睡去，我的心是正在爲着一件心靈的秘密而哭泣，爲着一件心靈的秘密而哭泣。

我的眼睛穿過這廣大的空虛在看見一點過去的事情，一年，二

年，三年：前七年，就像曉天星影，一點微光，我看見芝姊了。

當我離鄉的前一夜，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預備乘第二天入城的馬車上車站，這晚我想起就要離開這美麗的故鄉而隨着生活的亂流，飄向天涯，飄向海角。人生至此，就像是從卡通的情意裡開始向實生活的路走了第一步，心裡絞起無限的悵悵的悲哀，當黃昏時候，我從晚餐桌上起來，擱下筷子，

「那裏去？」秀姊問我。

「到長林走走。」我答。

這時正是一個清秋的季节，在西風與落葉清冷冷交響的時候，長林的白楊已經飄盡牠的大葉子了，地上隨着秋風旋的枯葉隨着青河的流水聲，和諧，冷與凄傷，在疏枝上面露出一片星光的暗藍的天，對岸的月亮從牧場的那端幾株亂柳的枝極上升起來，把清光數縷穿過衰老的柳條散入清溪裡，秋風穿過曠野吹入叢林，我覺得有些冷了，就在一塊靠着的黃石上坐下，遠村的狗叫聲，正迴蕩在山谷裡。

「黃弟！」

我聽見身後有人叫我，是一個溫柔動人的聲音，回過頭來，我就看見芝姊，這是我的一個族姊，年紀大概比我三四歲，在族人中是一位著名的冷面孔，她從不會和人說過十句話，也不會笑，她雖然有一張漂亮而冷靜的臉型；比如那尖俏的眉，黑而亮的眼睛，筆直的鼻梁，在底下的一張很小而帶稜角的嘴，但是那張臉上却像一面平湖總沒有表情，雖然有時或者有一陣微風把湖面的寂靜的平和剪開，但是那原因總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

在平常時候，她永遠自己蜷伏在一個冷靜的角落，儘量使她離開我們，夏季的傍晚大家在院裡乘涼之時，有人講了有趣的話，惹起一陣譁笑，這時我常常留意到她，她只把一個尖細的手指壓在嘴唇上就忍住笑了，但如大家笑得很久，她便滿面寒色的蹙着眉站起來，一徑回到屋裡去了，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冷淡的人，她離開我們，我們也離開她，在我們之間的距離相去愈遠了。

「你明天走嗎？」她問。

「是的，芝姊。我站起來『你有事情麼？』」

「沒有，她走到一棵離我六七尺遠的樹下站住，眼睛看着我『我想告訴你——』」

她猶豫一下，向四外看看，我知道她在考慮一樁重要的事情之時，常常是猶豫一會，像要索得解釋于無限的空虛與悵悵之中，「你明天走嗎？」她重說一句『為什麼走呢？這裡不好麼？』

「……」我點點頭表示同意她的上半句，又覺得對她的後半句有些懷疑。

「為什麼？」她說：「你為什麼不等明年春天呢？」

「這不好，這裡的人們對我不好！」我說。

「誰？」

「比如你，我笑着說。

「笑什麼？」她有些怒了，但又騰起一絲笑意，我看她抿着小小

「金雞滿架」

化石人 陌人

我變成一個化石人，我讓化石變：我的故事。恍惚化石一切我之間……

(老王說)

「喝！下的緊哪，煤舖也將可愛了。」

我們的化石也將破碎碎石之間了。

濤觸巖石 李聆子

愛看古城白雪，雪却來——

他將爲我說一曲樂心故事，

風尾影子，

你不是旋烟麼。

沒有年月的歷史 陳燕

(1) 我與鴿子

你是某箇世紀法律以外的囚徒，慣把紅嘴的和平爲傳統生產的；我欲以毒燭做永好的投贈，而你竟敢於是罡風的暴威而自到了。

我會說你該於秋天的法場斬決，

設若你的良心患了癱瘓病，

比首雖不是金屬的，

你也應爲污濁真理的罪疚而垂首呵！

(2) 我與羔羊

在多珥山崗我飽啖過將誕生的羔羊，上帝的兒女們對我爲熱帶的野蠻之輩了。於綠林強盜的國土，記起耶穌頭上的光圈我笑而無語，靜待紅海的波濤自天上来。

(3) 我與燈

我愛一支燈，

嘴，好像有一種奇異而微妙的美感，發出安靜的柔光，但是頃刻之間，就像火花的一閃，她的微笑就從那冷淡的臉上浮過去了，

「我對你不好麼？唔，黃弟，我很好呢！」她說。

我看她的眼睛，好像那裏面映照出一樣從所不見的光輝，她也正在看藉我，她穿白綢寬衣，在夜風裡飄動，看得很清楚，就如在朦朧的暗藍色裡，浮出一抹銀灰，輕的蕩漾着，閃爍着，我又坐在石頭上了，過了一會，她還站在那裡不動。

我說：「好？你爲什麼不同我說話？」

「說話？爲什麼要說話呢？」她說：「對你好就要說話麼？我不慣說話，但是不說話不是一樣會好麼？」

她的聲音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的，我聽不出裡面所含的感

情。

「你不懂事，她最後說，不動聲色的。

我沒有回答她。

她不再說話，在離我相當遠的一截斬斷的樹墩上坐下，在夜色蒼茫之中，我覺得她毫無生色，她不說話，也不咳嗽，一點聲音都不作，在月光下，遍身泛著白光，靜悄悄的像一尊大理石像，於是……和我相對的已不復是人，而是幽靈。秋風衝入樹叢，吹着在地上迴旋着的落葉，紛々撲在我的身上，也撲在她的身上，我覺得害怕極了，有一種不安的戰慄侵襲着我，但我們繼續的沈寂下去，我清楚的聽得我的心房跳動的聲音。

「芝姊，過了一會，我說：『請你走開，好不好？』」

「我，你要我走開？」她說：『我討你的厭了嗎？』」

「不是討我厭，一點也不，我說：『你叫我受不了，就是你，你看你的樣子，你要逼得我瘋了。』」

「那麼！」她顫慄的說：『那麼我走開。』她慢慢的站起來，向林外走了，但走不很遠，又回來。

芝姊從不是吞吞吐吐的人，她從不強人作事，也從不強人說話，但是今晚她是爲了什麼呢？這回她一直走到我面前，我能看清她的臉。

「芝姊，你不是說你有一句話要對我說麼？」

「黃弟，她慢慢的說，兩手又在胸前，正像那些傷感的姑娘們所常作的樣子。『上海不是好地方啊！』」

「是的，我說：『但是你爲什麼這樣說？』」

「好些青年人去上海都學得很壞，」她決定的說：『你知道爲什麼嗎？』」

「不知道！」

「因爲那地方的人極壞，爲什麼，我也不知道，反正她們就會把你弄得極壞了，在那兒你將學會了玩女人，學會了賭錢，學會了傾家敗產！」她冷然的說，不等我回答：『你知道爲什麼我要對你說這些話嗎？』」

「不知道，我說，我以爲這冷面孔的姑娘說的話有點可笑，但是在月光之下她一定是看見我的表情了。

「笑什麼？」她對我嚷：『聽見嗎？我關心你。你喜歡女人麼？』

「喜歡。」
 「但是你喜歡我麼？」
 「……」我怎樣說？我終於說：「我不喜歡你。」
 「爲什麼呢？」她微聲說：「我不美麼？不如她們……」
 「芝姐，她過得我要哭了。」不要問罷，你美，但是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爲什麼你不喜歡我呢？」
 「你走開，想了一想，我向她喊：『你不說話，你不笑，你冷，你不喜歡我，我恨你，完了，你走開！』」
 她聽了，動都不動，不再問我，只是悄悄的站着，夜寒刺骨，我聽到她牙齒相碰的聲音，才想到她穿的是單衣，她的單薄纖弱的身子，被一陣一陣的涼風吹着，衣襟飄起，我可憐她了。
 「你冷麼？」我問。
 「我冷，她簡單的回答，我把長衣脫下來遞給她，她披上了。
 「你應該喜歡我的，她告訴我，聲音顫抖：『你叫我多麼難過。』
 一俟時，有一種人類的同情心通過了我，本能的顯我同情這孤獨陰鬱的人了。
 「我喜歡你！」我說：「我爲什麼不喜歡你呢？芝姐，我們從小都在一塊兒，芝，我喜歡你。」
 「噢，你真好，她喜歡的說，湊到我身邊，在我旁邊坐下了，我摸着她的手，冰冷的沒有一絲暖意，她兩手握住我的手：『我要告訴你一句話，但是現在不告訴你，你答應我……』」
 「我答應你什麼呢？」
 「答應我，她急促的說，好像受一點什麼壓迫，她喘過氣來：『答應我到上海以後，在兩年，不，是三年，在三年之內，你不要認識一個女人，聽見嗎？不要認識一個女人，過三年，我告訴你這句話。』」
 「因爲什麼呢？」我問。
 她不答話，緊握我的手，我清楚的聽見她的急迫的呼吸聲，過了一會，她把我的衣服拋給我，站起來，我看見她的眼裡含着淚。
 「我愛你，她冷淡的說，用一個顫慄而熱情的低微的聲音：『我愛你，完了。』」
 她就走開，我聽見她哭着——是低泣抽咽着一直走出林外去了，直到她的白衣在夜氣裡消失。
 我孤獨的站在林裡，被一樣不知名的感情衝動着。
 我不知在那裡站了多久。

如愛莫恩烏黑髮的女人；
 黃昏還沒去的時候，我猜想
 銀口笛許會歌吟出自己叛逆的心情。
 我縱然乖僻而孤獨如頑石，
 感情卻透過被屠宰牛群的咆哮了。
 你細看我消費的統計：
 燃燒着的石油，燃燒了的白骨。
 (我還有一篇未完成的燈之謎辭呢！)

憂鬱的構圖外一圖
 陳 燕

縱然我沒有在黑色的手帖，
 記載了自己是猶太人的轉生子，
 而無國無家的。我如一匹狗，
 忍心讓諾法利斯給我毀滅的詛咒了。
 我猶欲克服了響敵的箝制，
 無夢之夜，捏成一柄石斧和一條枷鎖。
 醒然了羅馬與迦太基糾紛的歷史，
 我似聽到威尼期斯古銅鐘的鳴咽；
 指着乳色黏土層的地圖；
 我想起一支民謠，是棕櫚樹下火山祭的。
 (是利諾的手杖麼？)
 寂寞的瓦礫堆，有霧雨，
 臥着石膏的反覆動物了。

開門落下的時候
 阿依達的子孫與紅嘴的斑鳩，
 是將洗不掉的遲暮之悲悵呵！
 我不會忘記
 你們的祖先在阿杜瓦的光榮，
 你們的力量像撒哈拉；
 冬天的彗星雖是沒有病症的，
 我摸到饕餮者燦爛的血漬，
 卻頻頻動搖於赤字預算的債務了。
 我是狹隘的，偷拾起血與肉的帳簿，
 標明了「永不寬宥，永不妥協。」
 (我可以做效吐衣杜克的故事，

「不要理會她罷。」我說：「芝姐是個怪人，一個漂亮的 Intro-
 (Intro-)
 「對極了。」秀姊笑一笑：「但是你惹得她生氣來嗎？她昨晚噙着賊
 你的名子。」
 「……」我說了一會，但沒有說出一個正確的字。
 當馬車的後面漸漸拖出一條漸漸長長的蜿蜒的路時，我便離開
 了家，而開始走入一個更大更生疏的叫做世界的家了。
 三個鐘頭之後，我便到了車站。

× × ×
 匆匆過了三年，我在人海裡浮沈着，對於環境我有時是掙扎
 着，有時是反抗着，但是終於我屈服，就像在大海裡失舵的危
 船，歸依了上帝之後漸漸飄到岸邊。這時我在上海有了好事，隨
 着我們的部長住在國際——這是一間很潮氣的旅舍，我從十幾層的
 樓窗裡，俯首下望，我很驕傲很得意的呼吸着奴隸的空氣，我有
 時套着整齊的硬領與青領帶，有時換上藍袍青馬褂，雖然我祇二
 十多歲，但是我所知的陰險與狡詐，已經使我潔白的心靈上，塗
 上一層暗灰，舊時，舊時？我不願想他，我不願想他。
 一天早晨，我第一次推開房門，看見新聞紙上懸着一封信，信
 封是很纖細的墨筆字，筆跡看着很生疏，不像熟人寫的，我拾起
 來，拆開看了。
 我看見下面的兩行字：
 「黃弟！想起那年你去上海的前夜，我們在長林裡談話的時候，
 那日子像昨天一樣，但是你爲什麼不回來呢？自從秀姊出嫁之後，
 只拋我一個人在家裡，我苦悶極了，可憐極了，你能讓我到你那裡
 去麼？」 芝。」
 我害怕，不安，信紙從手裡飄下來，她爲什麼要如此呢？我需
 要這位陰鬱孤獨的人來陪伴我麼？我是矯正她的病態呢？還是要
 她把陰鬱的精神傳給我呢？我都不不要，我真覺得她可怕，我立刻
 給她回信，請她千萬不要來，自然的，千萬不要來。
 一個禮拜之後，這正是上海天氣最惡劣的季節，一個陰天的下
 午，外面正落着小雨，天空上撥擲着烏雲，僕歐告訴我有一位小
 姐來找，因爲我前未喪失靈感，立刻覺得血液一齊灌進腦袋裡
 去。
 半分鐘之後，她進來了，僕歐把房門帶上退出去，她在門內冷
 淡的看着我，但是我已經從她那變明亮的眼眸裡，看出她的緊
 張——臉色還是那樣，她不見什麼改變，而臉孔愈加漂亮，愈加陰
 鬱，她兩鬢交文在胸前，手指在一塊絞着，那隻小手還是那樣的
 纖細，雪白，她穿着暗灰色的衣服。
 「黃弟，她說：『我來了。』」
 「歡迎，我說，有些不自然：『你接着我的信麼？』」
 「接到的，你不叫我來。」她冷淡的說：『爲什麼我不能來？』
 「我沒有堅決的不叫你來，我說，苦笑的說：『不久你就會明白，
 這裏對於你是多麼不合適。』」
 「什麼罷，你不過怕我花你的錢，她說：『不用怕，我的父親死後

「很給我留下一筆錢，你知道的，我都帶來。」
 「沒有的話，芝姐，我說，推她坐在沙發上，你祇放心住罷。」
 「這房子很潤，你爲什麼住這樣的房子？」她借機會看之四周，把腳擡着地毯，無表情的說：「這房間真闊！」
 「不算很闊，祇五六元錢一天，我微笑，我記得我是帶了一點顯耀的成分，祇五六元錢。」
 「還不貴嗎？」她說，並不表示驚奇：「你賺的錢很多啦！」
 「哪裏！」我很窘：「這是我們部長的房，他住在隔壁，我是他的隨員，當然隨着他住了，其實不用我花錢。」
 「噢……」她冷笑一聲，疲倦的向後仰去，完成了她的諷刺：「你是住你們上司的房間，怪不得要這樣潮氣，但是你爲什麼不自己租房子呢？」

我的臉全紅了。
 晚飯以後，我們去大光明。
 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苦惱着我，那是她居住的問題，她住在哪兒呢？我能把她送到別的旅館去嗎？我有能力另給她開一房間嗎？這些問題在胸中糾葛着，不能解，我問她自己。
 「那個女的是誰？」她指着瑪瑞希拉。
 「瑪瑞希拉！」我答。
 「她真蠢！」她把觀察的結果，很簡單的告訴我。
 「但是她很有名！」我說。
 「那麼，我在黑暗裡，看她眼光一閃，好像正泛著輕視的光，那麼，算我錯了，但她確是很蠢的……」

「你今晚想怎樣，在哪裡……」我正想着我的外交辭令。
 「噢，我住在那裡嗎？你那屋裡不是有兩張床麼？那張是誰的？」
 「那張閒着。」
 「給我好了！」她說。
 「那怎麼能成，我說，我們怎能在一起，別人看着……」
 「怎麼不能？」她冷淡的說：「別人？你怕別人看着，你不會說我是你的姊姊麼？怕什麼！」
 我叫人把兩張床挪開其間有一個二呎的間隙。
 「好了，」她說。

這天夜裡，我在近於清晨兩點鐘的時候醒來，我看見她在床頭端坐着吸一支紙烟，一直到黎明時我再醒來，她還在坐着吸烟。
 「你昨晚沒有睡罷？」我問。
 「我沒有睡，」她答：「幾年來，我夜裡永遠不能睡，謝之你。」
 從此我們就在一起住，她仍然是那麼孤僻，每天早起，她自己把到晒臺的有百葉窗的門推開，搬出一把椅子去，坐在晒臺上，伏着欄杆下望，跑馬廳前連接英大馬路，她永遠看不完，一直到深夜，霓虹燈的采光已經在每一個角落燃騰起來的時候，她才悄悄進來，腰也不伸，夜裡坐在床上吸烟。

旅心

戴天

當然，我是珍惜我的火柴的。
 四〇年·暮天
 聽木葉落去的聲響
 主人心已迢遙旅外
 寂寞如夜行
 恒是有老人的象徵
 然而記憶有一個未開的花
 夢想走到天外
 做一個陌生的客人
 但是那是自己的慰語
 醒來拾一面鏡子
 微笑中有憂鬱
 仍看無聲的日子走過

螢

微夫

你又嘲笑我是螢虫了，
 說我清瘦的碧光如豆，
 在這沒有星的夜，
 盲目的，飛行着。
 你說你的所愛是四弦琴，
 牠有蕩人魂魄的顫動，綿長的
 和婉轉幽揚的聲響。
 你會懷疑那音動纏繞到幾時嗎？
 當你撥弄到厭倦了時，
 絃上怕要掛滿蜘蛛網了吧！
 我不忍心詛咒你的眼睛了，
 你也用燭光做量人的尺度嗎？
 晝夜並不能影響我的堅強，
 我永遠清着這如豆的碧火，
 努力的，飛行着。

二九·二·二三在北京

「我就是這樣平凡的。」她說。
 這屋裡雖然多出一個人，還同從前一樣清靜，不過有時聽見她的兩聲輕嗽，然後浴室的面盆的清水裡，就會添上幾縷血絲，她痛苦的伏在上面張着嘴，用拳在背上輕輕的捶着，幾分鐘後她擦去眼淚再坐在晒臺上。
 這位可憐的姑娘正患着肺炎，臉頰上燒着紅光。
 漸之的朋友們來訪，總看見女人，我雖然已經明白了多少次，但是朋友們傳開去都說我養着小女人了。她覺得很麻煩，說下次我校正他們，我很怕她會實行這約言，但是她却沒有說出，有一次一位很紅的同事來找我，自然他會看見衣架上掛的女人衣裳，「夫人來了麼？」他問。
 「我還不及回答，」
 「先生，你弄錯了，」在浴室裡芝姊說：「我是他阿姊，不是他的太太。」

糟糕，你總想得到我的朋友的窘狀了罷。
 慢之，大概是一個月之後，芝姊對於昇降機的生活過得煩厭了，她看不慣穿着制服鞠躬的僕歐，她不慣抽水馬桶，她不慣盥盪浴盆，不慣……有一天下午我從外面回來，芝姊正憑欄下望，見我走到她背後一看那些人的生活多蠢！」她說。我走到她旁邊，她的手指引我的眼睛到馬路，有一位貴婦從汽車上下來，她的僕人彎着腰給她開車門，從十幾層的高樓上望下去，那些人們渺小得很，但是我能看出誰是奴隸，誰是主子，就如我知道我自己。
 「我受不了這生活，她沈默一會，說：「你帶我一個清靜地方去罷，在這裡將來離開人就不能活下去了。」
 這時候恰值我們的部長要到南京去勾留幾月，令我在滬管理「貿易局」，我便託朋友租了一份傢俱；暫時和她遷到滬西的荒村裡去住，陪伴我們的還有一個老女僕，她稱我們是老爺或太太，芝姊不否認。

但是我始終不能忘情於「國際」。
 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們在小河濱散步，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晚霞已挂在林梢了。
 「芝姊！」我說，我好久不叫這個稱呼了「你爲什麼不結婚？」
 「結婚！」她平淡的說，聲音冷之的：「我爲什麼要結婚？我嫁給誰？」
 「多的很呀！」我說。
 「我嫁給你嗎？」她說：「你要我？」
 「笑話！」我說：「你那孤獨與憂鬱是應改一改的！」
 「誰能改我？」她問：「誰說過我孤獨？」
 「就是我！」我說：「你這個老處女，Orphan，世界上一個女人之必須有個丈夫，就像一個男子之必須有個妻子一樣，你是可憐的老處女。」

(續次頁完)

「我老嗎？」她冷淡的說：「你也沒有妻子呢！我只有二十五歲就老了嗎？」

我們就坐在河岸上看落日，那斜輝散在我們的衣襟上，臉頰上，頭髮上，豐草裡的秋蟲正在悲鳴。

「我有妻子的，我說：我們不久就結婚。」

「是這裡的嗎？」

「是！我說：是光華的學生。」

「你忘了那年我對你說的話嗎？」她略為驚奇一下，因為她顫慄的站起，那隻按在我肩頭的小手壓得厲害，但是不久她就平靜下去，冷淡的看著我：「是的，你應該有個妻子的。」

說完，她就向回走，我們順着荒蕪的小徑，從繁茂的草裡回去。

到家裡之後，她告訴我上海的生活是多麼不理想，所以她要回故鄉了。

「很好！」我說。

第二天我替她買一張頭等船票，第三天我送她到碼頭上。

船開了，她伏在船舷上冷淡的向我擺一擺手，就轉身回到艙裡去，在無盡的烟波中，郵船帶着這位憂鬱的姑娘，漸漸的遠了，遠了……

一隻灰白的海鷗從船頭上切下水去。

前天，家裡來信，告訴我芝姊終於憂鬱的死了，她只活了二十九歲，她的遺產有五萬元，這錢全部給她的一個姪女了，那姪女也是一位憂鬱的人物。

從此，世界上又有一顆孤寂的心，永遠埋在土裡了。

談奇裝異服

王章也

福利德爾(E. Friedel)的「現代文化史」一書對歐洲文藝復興之前，黑暗病時期的時時，有一段關於奇裝異服的記載，實是如大如余，誠是精彩之中之中，更尤過之。

婦女的外衣，有許多圓孔，像是一堆舊衣服，腰束帶，把腰圍得緊緊的，用皮帶束緊，同肉感的身體

東亞文藝消息

選本第一次會會長藤小
說止理作品「大地」的波
動」的作者田島與以「滿
洲代表作家」資格來日交誼的占丁，外文等入為中心，由本刊主
辦。會於七月十九日晚在東京日會館，邀作家橫光利一及東白澤藤太郎
久米止雄等入出席開幕禮。開幕會紀錄見本週五文。占丁，
外文及仲實等之滿洲代表作家於廿九日來日，訪華同人，於東京
橫濱會館(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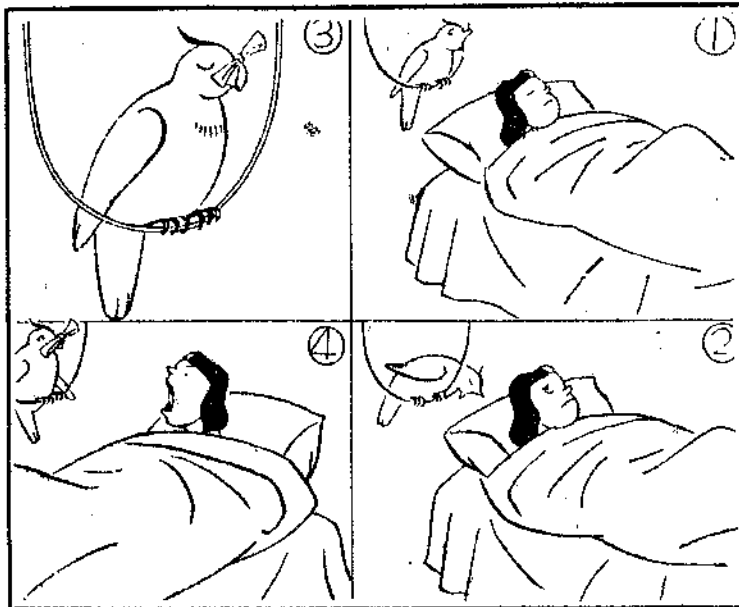
滿洲文學，朝鮮文學，台灣文學，最近頗為日本各雜誌所注意。據
說，代表的有文藝雜誌「文藝」所設滿洲文學通訊與朝鮮文學通訊
欄。▽引滿洲代表作家來日交誼之占丁與三郎曾往東京報紙上發
表「滿洲文學界之現狀」一文，並在雜誌發表「北滿一夜」及「在
開拓地」兩小說。▽少年雜誌「少年」曾刊登「與占丁對
談」一文，以十九歲之少年與滿洲文學界之占丁交談。業由文部省
採為推存圖書云。▽滿洲以滿洲國為對象之少年國際友誼會之石森雄男
作「吹」出了少年群「與滿洲」與「歷史」同儕新編。▽在歐戰
伎術人中最高於此代成。曾於明治末年與小山內康共同創設自由國
編，開拓介紹滿洲國之山川左學次，在東京初演滿洲國演劇
中忽然極端人院，竟至辭職無歸。卒於去年。意大利首相墨索利尼
世界要人多有唱。▽滿洲文學「西」住戰中長「松竹」公司拍製影
片，演吉村公三郎，演員上原謙等一行，現在上海拍攝外埠中。又原
作在在舞台上演計劃，由作者本人親製脚本，將於四月在東京劇場由
市川梨之助主演。(安本)

中國：▽北京新報印書館出版「與滿洲」日文雜誌▽陳
瑞麟，曹乃文等編第一卷第一期「滿洲」第二期出版。此月刊於去年十月一號出版，嗣因登記手續延遲至今。△
「三九」九龍報「大東亞」主編王泰來主編，吳宗新副編(林樹)
▽滿洲文學雜誌，第一期出版。因反戰時期，故受包
圍。吳宗新對政治態度。開「滿洲」水，或含我等在聯合會與宗旨
由，乃今日作家責任。▽滿洲文學在滿洲國，上月十五日出版長篇
小說「水滸新傳」▽滿洲國有文藝第一二三期將有續報，取取兩期之稿
華。▽雲南大理新報成立民族文化協會。▽滿洲國作家張大群在滿洲國
吳宗新滿洲國文學社「與滿洲」及「文藝通訊」▽滿洲國文學社
社新出圖書(二種)

滿洲：▽大北報報復文藝日「大北風」版，曾指哈市文
就是去鏡的，尾端細得像棉線，向上卷
翹起來，用多體的香水，把鬍子擦得
香香的，而且鬍子成紅色，如此凶惡
的色調，在別的時代，一定招人厭惡，
乃在此時期，却為人所欣慕。
鞋的鬍子，也很奇怪，往上傾斜，曲
折彎曲，鞋尖快如騰雲，用鬍子擦平
在那裏。
女人戴帽大的頭巾，把頭包到地上，
男人戴著精緻的圓錐形的帽子，或是
高的筒帽，穿著長長的絲綢上衣，從
腰際垂下肥厚的肉，和絲綢，或是薄
形的長方形布巾；衣領圍著金，珠
子，寶石，同奇形怪狀的美術品，象形
寶鏡，雲，三角，蛇，字號等等，顏色
很亮，很顯眼，像鮮紅，鮮綠，鮮色，

人開張廣告。▽滿洲文藝人量占丁外文之後，將由滿洲文藝會贊助派
選每日，預定每年三次云。▽藝文誌第三輯出版。▽文藝第二輯已付
印云。(電)

連環王 投桃報李 姐 陳國作



那時候，是他們最喜歡的。

「他們有一個重現之說，是衣服必須
要有交錯相拒的效力，所以用棉，是用
各種不同的花色，不同的材料，精緻而
成的，褲子是製皮的，用以表現男子的
剛強；女人的裙褲，同以上所說的男子
的剛強相拒，都有特種的花邊，甚至至一
雙鞋子的樣樣，都有不同的顏色；在這
些東西上，都纏著珠葉，或銀鈴，作為
裝飾品，隨著人的動作，丁東作響；總
而言之，我們看起來，直是一個半裸所
穿的花衣的模範而已……」

以上所說的，同我前時期的奇裝異
服比較起來，有些地方很相像，而其色
情同瘋狂的成份，更顯而上之；在黑暗
病的時期，是所謂現代化了上帝管理

這個世界的時期，人民的心理，亦隨了
恐怖而混亂，因之便呈一種普遍的瘋狂
狀態，而形成了放蕩的世界；那時的社
會，萎縮於極點，以下所介紹的奇裝
異服，不過是當時情形的一小部分而已。

西方學者，認為當時所以有此種混亂
不安的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受了毒死
病的影響，同國醫；在中國歷史家的著
法，却以為現代奇裝異服發生，正是毀
滅社會主義，或及其身身的因，而非
因有某種的因，才產生奇裝異服的结果；
所以認為，奇裝異服，是在其不幸的
到來，但所謂亂，所謂光，本是隱隱
家言，據之以測社會現象，是否風迷
有涉，姑且不論，惟奇裝異服是反映社
會的不安定，却是東西一理。(完)

10 個 人 漫 畫 展

• 圓 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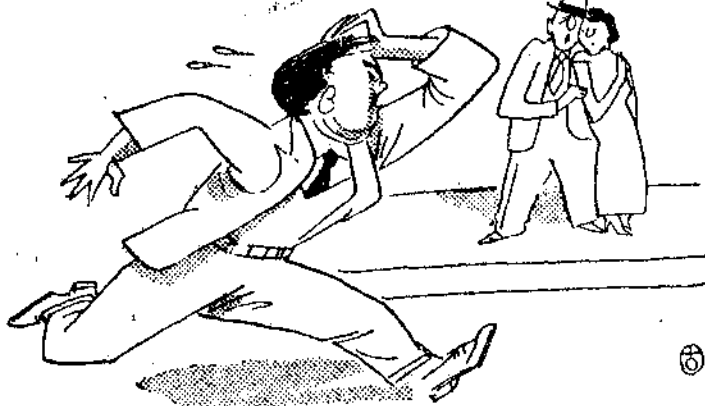


• 壽 入 •



北 京 陳 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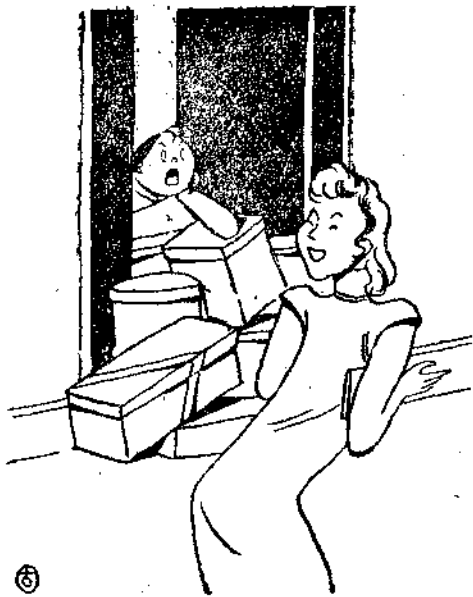
• 好 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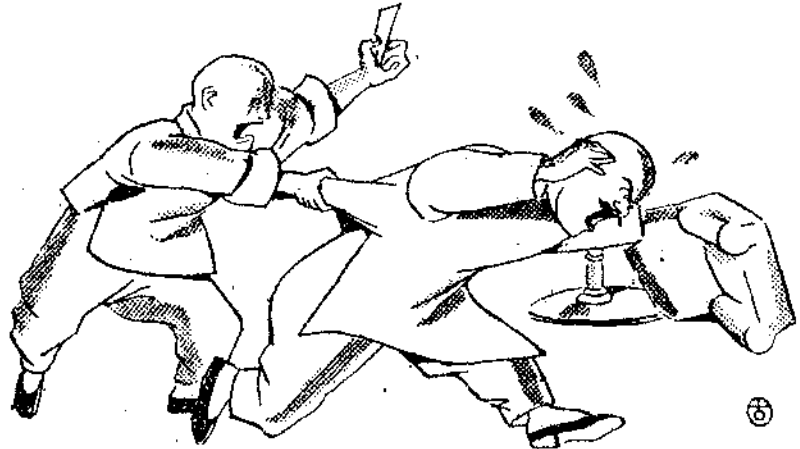
“他 也 許 把 皮 夾 遺 在 車 上 了”



看 瞭 ！「據 說 昨 天 游 泳 池 裡 有 人 放 進 一 隻 蝸 子 ！ 今 天 又 有 三 十 人 來 掛 號 了！」



女 ！「媽 ！ 這 是 些 不 認 識 的 男 朋 友 送 的 禮 物！」



“夫 車 ！ 爺 老 ！ 是 我 告 訴 你 我 中 了 獎 頭 了”

一世之雄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九 中

全劇充滿雄渾悲壯的氣氛

是本年度硬性片的代表作

W.B.出品 James Cagney, Pat O'Brien, 主演
(華納) (傑姆士凱奈) (潘奧伯倫)

這不能不說是新春的一個關於人類生活的大教訓，却是由「一世之雄」才獲得了這個觀念；無論是劇本的結尾是多麼牽強，多麼作做，但是這片子總可以歸在教化性影片這類上去，是新春的一個當頭棒喝，是沒有什麼疑義的。

我們可以由劇情上看到這個偉大的社會問題，由羅基(傑姆士凱奈)和傑里(潘奧伯倫)的兒童生活描起，直至長大成人思想上的絕對改變，一個是當了牧師，一個却做了土匪，這已經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嚴重的兒童教育和社會的問題，整個劇情是很能感動人的，內容是敘述兩個流浪的兒童，因為家貧失學，每日只有和流浪的兒童們在一起，盜竊搶劫，並且時常調戲女孩子；女郎露莉(安秀麗丹)曾受到羅基的侮辱。後來二人在列車上偷自來水筆羅基被捕，送入兒童感化院。

十五年後，大家都長大成人，先前流浪的兒童傑里已經作爲感化院流浪兒童的牧師，可是羅基自從感化院釋出後已經成爲巨匪，犯罪入獄已不知有若干次了。某次方由獄中釋出，到兒童時所寄居的地方去訪傑里，傑里願使羅基改邪歸正，乃借重曾被羅基侮辱的女郎露莉的力量，欲使羅基不再爲匪。

該區的流浪兒童崇拜羅基的英名，在羅基居住不久，兒童們却都和羅基相熟了；後羅基仍是不法行爲，且殺死同黨，遂爲官方捉去，判處死刑。羅基不久即死，但是毫不畏懼，更爲一般流浪兒童所崇拜。但傑里以爲羅基的一舉一動都能影響浪童的前途，於是請羅基於行刑時假做怕死；使一般崇拜羅基的兒童，爲了愛惜生

命而不敢爲非作歹；該劇即結束於兒童閱報後，知一世之雄的羅基，臨刑時尚且怕死，因而頗爲恐懼，牧師知浪童均爲感動，心裏頗爲快慰！

統觀該劇的大概劇情，本意無非使流浪兒童們對於爲非作歹的事有一個戒心；依筆者的意見，這部影片在盡量地暴露美國都有着相當的實備的力量。像這劇本的中心人物羅基和傑里，幼小時爲了家貧無力去求知識，更爲了生活的逼迫，使他們去偷盜，造成了違法的行爲。羅基從兒童感化院出來却使他去冒險作搶劫的事；親入獄爲一件極平常的事。後來以至處死刑。而傑里呢，爲了偷自來水筆沒有被捕，心中總存放着一個恐懼的心理，所以才走向正路，做一個教化兒童的牧師。這也許就是這劇本的中心意識。

導演的手法很細膩；如描寫羅基的深惡生活，疊印酒沫，舞女的大腿和忽明忽暗的霓虹燈。如描寫羅基搶劫行爲均用片斷描出；尤以正在放鎗的羅基，鏡頭後退時，羅基治鐵於新聞紙中，羅基入獄及出獄的表有一厚疊，最末一次以一特寫「釋放」二字於表中，然後羅基出獄。再如羅基由傑里介紹居住之房，已經很舊了，只以一個破的捲簾特寫示出，使人們對於房子已經獲得了明確的印象。如羅基與女郎同遊；身後有人尾隨；但又恐爲女郎看出，假裝眼睛爲土所眩，急趨向鏡前，該尾隨之人乃整個現於鏡中，是導演的聰明處。

分幕也相當的緊湊而合理，如寫羅基的牢獄生活，只是幾個單獨的畫面和一張一張的表；羅基從兒童時十五年後長大成人

人；却由女郎露莉嘴中說：「我等了十五年！」羅基受嫌疑爲官所審問，緊接着是羅基的藏錢於鋼床的柱裏；接着又是傑里來訪他；本片由開始至完結可以說是使觀衆無一不在提心吊膽，無一絲毫鬆懈處。

本片刺戟人心的情節也很多，如女郎露莉向羅基敘述她的這十五年的過程；她嫁給一個開汽車的人，平時頗爲安分守己；但是爲了愛露莉，爲了滿足露莉的需要，不得不挺而走險，因而下獄。又如牧師傑里爲救濟一般流浪的兒童，使自己的好友臨死失掉了強壯的個性；而羅基於死前尚肯裝做貧生怕死的樣子來造福兒童。

導演的手法，更有一個不可抹殺的技巧，在本片中利用了「報紙」加緊了劇情，如疊印羅基的新聞，造成流浪兒童崇拜英雄的起因。再加羅基由定罪以至羅基臨刑怕死，完由報紙的疊印示出「羅基處死刑！」「羅基明日行刑！」「羅基臨刑怕死！」這一連串的大字，能够刺戟了流浪兒童的心絃，而使得他們崇拜英雄的心地向外，而隨着牧師走向教堂。片子上雖然明顯示出這樣的情節，但是觀衆所獲得的印象，只有同情羅基而對於宗教和法律，不得不有一個更壞的批評。

全劇更注注重趣味，如露莉在幼時曾受羅基之辱，等了十五年結果反還了羅基一個嘴巴子。流浪兒童在街市上的流浪行爲，流浪兒童的打籃球等，都頗使人發笑的。演員分配很適宜，傑姆士凱奈仍保持了過往的榮譽，全劇可以給他一個硬和脆的評語；尤其是在舞場樓上和官警射擊，傑里去勸他的一個場面，他滿臉汗漬，臉部和面部表情是很精彩的；性感明星安秀麗丹的女郎露莉，她的演技是早有定評的，在本片中雖然沒有很多的戲，但是顯示了她的優秀的天才了。以外潘奧伯倫和鮑裡特更給予我們很滿意的印象，就是老明星邦克羅父也和他們一較短長，在演出上各人都盡了他所表現的人物的形態。

照明也很講求，尤其是在煙霧中的戲還很清楚地擺在現象的面前，羅基臨刑時的

光淺由下向上，畫出一個個強的面型。攝影也很輕俏，在硬性片中是不多見的。「一世之雄」真可以說是本年度硬性片的上選，值得我們來給予地優等影片的批判。

評「絕代佳人」

琳

在最近的影壇上，胡蝶似乎過經不大爲人所熟道了。這紅極一時，曾榮膺全中國電影皇后的女星，在事變以來的二年半時間裡，可以說是沒有主演過一部片子，也許在一般觀衆的心裡，已經把她遺忘了吧！

這張華新公司的新片「絕代佳人」，可以說是她最近惟一的一張新片吧！主演新片的開映，不用說，胡蝶的形象，又重新熱烈地映現在一般人的眼前了吧！

在目前的上海電影界，由於胡蝶的重上銀幕，這張「絕代佳人」影片，已經很熱烈地爲一般影迷所擁護和推崇了。

據說華新公司爲了攝製這張片子，曾耗費了鉅萬資本，一切佈置道具等，均較以前開映過的古裝歷史片來得偉大。主演的角色，除胡蝶外，有王引，王乃東，白濤等。

這張片的故事，是這樣的：「明熹宗(天啓帝)崩，思宗(崇禎帝)即位，時邊陲告急，帝與大臣等商議國事，董其昌奏准下詔吳三桂進京，實其討伐外寇。」

國丈田畹以垂暮之年，得校書美人陳圓圓以娛晚景，白髮紅顏，自不相稱，圓圓唯自歎命薄，待聞吳三桂被召進京，心爲所動，後三桂在田畹洗滌室中，得見圓圓，兩下舊情重燃三桂欲得圓圓固不願割愛，而以圓圓私心已許終忍痛以贈三桂，三桂擬成就好事後出發，圓圓勉以大義，許以殺退邊寇凱歌還後，共享長久幸福，三桂深爲所感，即晚率軍行，兼程進。

陳賊季自成初從其舅高迎祥馬賊為淵，迎祥死，自成被推為國王，其勢乃盛，朝廷因注重邊防，未以為大患，而福應自成者日衆，飢民流亡，咸歸附從，聲勢日大，竄擾晉豫湖廣巴蜀，所過燒，焚掠屠殺無算，得陷鳳陽，焚皇陵，朝廷急徵兵討賊，勢已蔓延，無可挽救，崇禎十七年，自成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率衆東趨，所至皆破，遂陷京城，崇禎帝壯烈自盡。自成得京城，將三桂父母全家數十口及圓圓，幽禁宮內，迫三桂父吳襄致書其子圓圓，自成亦慕三種英雄人物，特修書差

唐通而謁三種，並稱賞餉銀以結其好，欲得三種共成大業三種初有允意，旋三種家僮奔告家中情況，三種一聞圓圓為自成所佔，不禁盛怒，遂殺自成來使，將向外砲口倒轉向內，而自付力不能勝自成乃不顧一切，借多餉賞清兵，以攻自成，自成不

敵，三種兵臨城下，自成謂三種父母全家于城樓要挾三種以退軍，而三種心中所懷念者唯圓圓一人，已置父母生命于度外，自成因三種砲攻甚緊，勢急，以殺三種全家洩恨，賊缺，自成不能守，奔返宮中，欲殺圓圓，卒不忍下手，圓圓請自成逃亡，自成無奈，含淚別圓圓而去。

至是吳三種得以再晤圓圓，圓三種，全身清服，極不滿其之所為，大感悲感，曩時之愛其熱忱，早已意冷心灰，對三種所言，語不相讓，前使三種離吳，三種察三種之不惜引清兵入關，純屬爲己，決以死激勵三種，應誓吞毒藥，得三種竟已不及救，圓三種危呼吟云：將軍如真愛妾者，即請恢復明室江山，出兵抗清，胡妾死無怨矣，三種卒被所感，真心發現，雖將清裝擲毀，號令所屬冠日起兵，復與故國，以贖前愆，圓三種乃含笑而逝。

日王人美

以「鴻光曲」一劇成名的中國電影女明星王人美，綽號野貓，在中國整個電影界上，確也曾稱雄一時，誰都知道她是一位天真活潑的明星。

她幼年就讀於上海南洋商業學校，時年僅十餘歲，就長於歌曲，當時的同學以及教師們，羣譽她將來必成一歌星明星，現在果不負所望，稱雄於整個電影界上。

她最初投入歌壇，是在梨花少女歌舞團當一普通的社員，不久即聞名遠近，後來梨花少女歌舞團解散，她遂加入明月歌舞社，與黎莉莉，胡茄，薛玲仙，被譽謂中國歌壇舞界四大天王，在華北以及華南一帶表演，出盡風頭，當她在北京表演時，有諺地有名青



年裏某，曾爲之顛倒，而爲當地新聞紙平添不少好消息。

後來由北京返滬，即從事於水銀燈下生活，但是對於明月歌舞社，並未宣告脫離，因爲王人美的成名歌舞界，是明月歌舞社的老闆黎莉莉一手造成，她雖厭惡歌舞生活，但於人情上未便脫離該社。

她的處女作，是一野玫瑰一劇，一舉成名，當她步入電影界以至攝一野玫瑰一劇的時期中，向她追求的不知有多少，最着名的，一位是中國電影界皇帝金漢，還有一位是攝影家宗維廉，在互相爭逐之下，結果金漢佔勝利，那位攝影家宗先生宣告失戀。

她在攝野玫瑰時候，便與金漢發生關係，後來她要求金漢正式結婚，金漢雖立允她的要求，但是要求她立即脫離明月歌舞社，方可正式行舉婚禮，因爲明月歌舞社的老闆黎莉莉，是一位玩弄女社員的敗類，所以金漢毅然的要求，她爲了感激黎先生提攜成名之恩，遂不能立即允諾，直至她生理上起了變化，才於結婚的前一分鐘正式發表。

她的結婚，事前極秘密的，任何友好，都不預知，在那一年的大除夕，金漢用個人的名義邀請聯華影片公司同人，在攝影家默守歲，這是中

國人的習俗，她當然亦在席，在賓主開懷暢飲的當兒，而金漢與她，遂起立宣告彼正式結婚，他並宣告即時脫離明月歌舞社，時正大除夕方過，元旦零時一分鐘這突如其來的結婚，可謂世界結婚史上奇特的一格。

結婚後的她，備受金漢嚴厲的管束，甚至行動不能自由，她苦極了，不時於胡茄前痛哭，但是她很明白，丈夫嚴厲的管束，是出於愛，所以彼備的情愛，一天一天的增加，造成了電影圈裏良好的姻緣。

戰事爆發，上海的電影界，曾一度陷入半停頓狀態中，她兩確曾賦暇甚久，在經濟方面，便感到相當的恐慌，迫於生計，便相挾離滬赴滬，現在仍僑居滬島，在名導演蔡楚生導演下，日夜在水銀燈畔討生活，可是她雖有演劇的天才奈已嫁人了，已嫁的明星，在一般中國人，尤其是電影迷的頭腦中，總不及宋線的明星來得易於動人愛好，所以在滬島所攝就的影片，賣座的力量，遠不及宋線前「野玫瑰」及「鴻光曲」諸片來得轟動一時，因此之故，她在滬島，並不得意，最近她有信給上海的友友們說，在不久的將來，她又更重回久別的上海，因爲她知道現在上海電影界，已恢復戰前的狀態了。

王引雖然以前所演的片子，都是關於風流小生一方面的，但在這個現代佳人裡，似乎還演得成功。尤其在最後幾幕，圓圓跟三種激戰吳三種等，最能表現出英雄美人的矛盾心理來。

其他的配角尙可說是稱職吧！

在此地特別要提出的，是現代佳人的佈景等，還是和以前聯華新公司所攝的片子一樣，有些粗製濫造！雖然有幾個場面如三種兵臨城下等場面，尙可稱許，大部份的場面都覺得很幼稚的樣子。

在攝影的技術方面，是比較進步的。



!大強力養營



此酒保有葡萄所含的天然滋
精——果實之精——極為濃厚。
您若想身體健康，日常必須
要喝這種強力可靠的營養酒
其成分含有精力補給料，最
優秀的營養素「葡萄糖菓糖」
及血液骨骼所不可欠
缺的無機鹽類等。

此酒是經醫界權威
五十餘醫學博士賜
與推獎狀之優良葡
萄酒。其醇味，完
全為其成分中葡萄
糖與果糖所特有之
甘味。故其性質之
優秀，決非其他藉
蔗糖調味之粗製葡
萄酒所能比擬。

酒萄葡牌玉赤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王 田 金 鍊 畫 作

願將此塊未熟的，不完整的結實，獻給所有愛我的朋友。

「我心在我裏面顫慄不安；我不能靜默無言。因為我已經看見角聲和戰馬的呼喚。」——蕭勃
「祇要地上存在這無知與悲慘，像本書這樣性質的故事，恐亦並非無意義。」——蕭勃

第一部

第一章

草原的小徑上踟躕着一個騎牛的少女。
 林子裏梨花像雲似地開了。池邊的青草那樣地茂密，永久羞紅着臉的紫蘿蘭有多麼美麗呀！天空裏飛翔着春天的燕子，北方的一帶遠山，宛如鑲在地平線上的蔚藍的圍巾。
 從不知什麼地方溢流過來濃郁的香氣，遙遠的森林，深綠而且神祕。原野上盛開着蒲公英，彷彿一些散落在地面的星光。池水澄碧，不時吹來頑皮的微風，挑逗他笑出可愛的漣漪。
 白雲憂鬱地照着鏡子，想藉池水窺出他們自己的面孔。年青的牧牛女，瞅着池裏白雲的影子，望天上白雲碎塊，不禁感到了輕微的煩惱。
 無數的牛群，都在後方吃草，她自己騎在一匹心愛的牛背上，沿着池邊的小徑，無目的地徜徉。雪白的短衣，青藍的小袴。腰間繫一條紫色的帶子，髮上繫着蛋黃的棉布頭巾。兩手不經心地握住牛轡，衣袖半捲，裸露着豐腴的臂肘。不語的池水，已靜悄悄地映出了她的嬌小而又樸素的姿態。

蘋果色的雙頰，清麗的眉宇。那雙玲瓏的黑睛，究竟在凝視什麼呢？耀眼的梨花，不停地在牠們前面擺動，却不停地消逝了。她微顯鬢鬢，彷彿她在耽於祕密的沉思。彷彿她有什麼擔心的事了。或者她盼望誰來。

忽然，從通到村子的路上，有一個人跑來了。因為跑得太急，腳底下都揚起了塵土。她的心開始撲跳，愉快而又不安地注視着。一邊吆喝住老牛的步伐。隨着那人的跑近，她已經能夠辨認出他的黑呢制帽，和灰色制服的銅鈕。於是，她立刻用快活的呼喊，歡迎他的來臨。她的喊聲，帶着顫抖的喜悅，像銀鈴似地響徹了原野。

一個穿着中學制服的少年，身量比他高些，有着燦爛的面貌，和堅毅的眼光。他因為不停地奔跑，疲乏得呼哧呼哧地喘氣。鼻翅在煽動着，兩頰也緋紅了。然而，他的表情很嚴肅，宛如發生了什麼值得憂慮的事故。

但是，她却不曾注意到這些。祇要他來了，她的心窩就充滿說不出的陶醉。她嫣然地笑了。

「我猜你快來了。從早晨放牛出來，我就想着，等着你。果然你來了——今天不是星期日麼？」

她的天真的語聲，一下子就拂去了他的愁苦，而且他也忘掉他急於要說的話了。他扶她跨下牛背來，無意地觸到了她處女的胸部，使她忸怩地羞紅了臉。她站在地。用手拍牛頭，說：「你自己去吃草吧！」老黃牛哞地叫了一聲，自己停住了蹄子。於是，他們攜手走了，到廣闊的草原上去散步。她是跌足的。他時常說：

「被妳踩過的青草真幸福呵！」

她雖然不十分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却也永久報以微笑，使他賞看她的笑靨。

五月來了
 梨花開了
 青草綠了
 老牛蹄了

她唱着，她有優美的嗓音。

他沈默地聆聽。歌聲柔軟地滑過草叢，在許多葉子的梢頂浮動一層乳白色的音波。他，在她旁邊，聽她的歌，看她的眼睛，嗅她的馥郁的氣息，他便什麼都忘了，他昇於幸福的絕頂。城裏有許多漂亮的小姐，有許多女中的少女，她們都喜歡他，希望他去追逐。然而，他却不屑於一顧。他有他的個性；他喜歡孤獨，喜歡一個人走到村莊，跑到曠野裏蹣跚。於是牛女的美麗，把他的童心征服了。

他們輕易地結識，却不輕易地遺棄。他們純潔的友情變得一天比一天濃郁而且堅凝。她望着化了妝的樹枝，憶起去年春季，也是正當梨花盛開的時節……

「呵！我們認識整一年了……」
 她輕唱地說。當她追憶第一次邂逅時的情景，她的雙頰飛上了一片羞微的紅暈。那時，他是多麼孩子氣，而且多麼羞澀！她自己也低垂了頸項，讓頭巾遮住眼睛，臉上像燃燒似地灼熱……

回憶使他們沈迷於甘甜的情緒裏。他們的眼光相遇了，碰出了更熱情的火花。他們的愛是無邪的。每個星期日，或者假日，他從城裏走來會她一次。以外的日子，他們便忍痛又淒楚又快慰的相思。

但是，當他想到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相會時，他不禁黯然而且悲傷地嘆息了。她驚疑地瞅他，他爲了躲避她的眼光，就越發低垂了頭。於是，她諷解地說：
 「你父親知道了麼，和我認識？申斥你來着？」

而且開始安慰他，說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就不要再來會她了，省得惹父親生氣。她雖然口裏這樣說，心中却異常難過，長長的睫毛已經掛上晶瑩的淚液。從認識她以來，她就陷入一個永無解不開的悲哀裏。「一個放牛的野孩子，配得上嫁給城裏的有錢人家麼？」這思念縈繞着她的心靈，甚至于在夢裏也使她悲傷。

因為她的誤解，他的痛苦更深了。他憤激地喊了一聲：「翠娥！」

然而他又不能繼續說下去，祇把兩隻眼睛睜得滿懷憤懣的淚水。——他和她的事，還不會和家裏說。但他並非畏懼什麼。他覺得說給老人聽是沒有意思的，他們的允許與否在他也無足輕重。他雖然有着溫順的外表，却具有反抗的靈魂。而且，一個年青的男孩子，和年青的少女結婚，他祇知道熱愛，並不想及結婚。

他們沈默地走着，青草在他們的腳底倒下又起來了；他們誰也不曉得打破沈默的方法。終於，她爲了怕他難過，溫柔地說：「昨天奶媽還叨唸你來着，說你生是一個將來有出息的孩子。你今天去見奶奶吧？」

他輕聲地笑了點頭。

她跟他笑了，像一個姊姊似地地笑了。他們一路沿着林邊走去，走了不知多遠，梨樹林變成柳樹林了，村莊的茅屋幾乎要從視野裏隱沒。被遺棄在後方的牛群，望去像一些黃色的山羊。遙遠的池水，狹窄得宛如一條發光的帶子。

他們走得疲倦了，便一齊鑽入柳林裏。躺在林中的空地上休息。那裏長着潮濕而又茂密的春天的小草。他由衣袋裏掏出一包糖菓，放在他倆中間的草葉上。他每回來和她相會，都忘不了帶些食物。有時是幾塊糕餅，有時是一些鮮菓。夏天在草地上，冬天在她祖母的小茅屋裏，他們都能夠天真地吃嚼。

他沒有年齡相彷彿的兄妹，自幼就是一個孤寂的孩子。他覺得和她一起吃東西，她就真的變成他的姊姊了，再不然就變成他的妹妹了。他愛着她吃蛋糕時顯出的酒渦，愛着葡萄汁怎樣染紫她的白牙齒。他也喜歡拿新鮮的紅菓菓和她的面頰相比，使她羞赧得雙手蒙住臉，許久不敢睜眼。

「吃糖啊！我買來糖了。」

她笑了笑表示感謝。她永遠愛吃他帶來的東西，吃着就彷彿和他接吻似地甜蜜。並且，她——一個貧苦的放牛女，除却每天的兩頓粟米飯，以外還能得到什麼吃呢！所以，她愛人的禮物，也成爲她心愛的一部分了。

陽光透過樹葉的空隙，在地上灑些零碎的，圓形的斑點。從樹幹的中間斜穿出去，能夠看見綠茸茸的草原，能夠看見天際的白雲落在梨樹梢上，和梨花的顏色相混了。他靜穆地仰臥着，左手搭在她的肩上。一面聽她嚼食糖菓，嘴裏的唾液弄出一絲美妙的香氣。他聽着，而且想着。一股辛酸的感情又襲來了。拋開她而遠去的念頭，使他的心宛如一塊布帛似地被撕裂，過去幸福的光對他都成了傷心的威脅。

「翠娥！」他激動地說，「我們要離開了！」

她的糖菓噙在嘴裏，不能嚼，也不能吐出。因爲她完全被這過於意外的話語擊得發呆了。她怔忡着，兩隻烏黑的眼子凝視着他的興奮的面孔，宛如要在那上面尋出所有的底細。他的異常的神色，使她單純的心上渲染了不吉的預感。剛纔他的憂傷的嘆息，也在她的意識上重新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爲什麼？」她許久祇能問出這一句話。

「我要走了！」他悲傷地說。

「到哪裏去？」她驚地坐起身來，握住他的雙手。

「到遠方去。」他無氣力地說。

「那麼，你不再看我來啦？」

她的聲調是那樣的哀怨，宛如秋天的孤雁迴繞着寒塘淒鳴。還不等她說完，他的淚就溢出了眼眶了，彷彿兩股突然噴湧的泉水。他撲向她的懷裏，啣着，肩膊劇烈地顫抖，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

她也傷心哭了。然而，她，即或在如何悲痛的時候，總忘不掉安慰他，像一個慈祥的姊姊，也像一位年青的母親。

「你爲什麼哭呀？好弟弟！你到底上哪裏去，離這遠麼？」

她用手不住搖動他的肩膀。

他徐徐地擡起頭來，用痛哭的眼光瞅她。嘴唇顫動着，却洩不出一絲聲音，眼窩爲淚液所浸紅，隨抽噎的動作而翕動的鼻孔裏，響着涕液。幾縷長髮黏住他的額角，黑泥制帽愉愉地滾落在地上。

他替他用手指抹去眼淚，把他攬到自己的懷裏，撫慰着。他安靜些了，不過，從眼睛裏又重新流出水銀似的淚珠。

「看你，又哭了！快別，有什麼事都跟姊姊說，不要瞞着我！」

「現在北方的戰爭……」

他說到中途就吞住了。彷彿他在酌量不應該向她講述那些驚心的事實，使她幼稚的靈魂受到悸動。



本文編者王金鑄君，瀋陽人。民六年生於開原縣中，現年廿四歲。十三歲時其大律師徐德天翁學畫，後受學于溥小石師畫和詩畫的感化極深。一九三四，五年間爲奉天皇軍報及文藝報特約畫報畫。並爲土則之長篇小說「都市之夜」作插圖。一九三六入東京皇大，夜間兼在太平洋美術學校學畫。本年三月早大畢業歸國。近作曾在去年十二月一日號本報上刊第三版「個人漫筆」發表。

「戰爭怎麼的？」她疑慮地問。

「沒有什麼。」

他不流淚了。開始把聲音變成挺直而且冷靜，開始沈思到一些不可知的事情，腦中流過許多秘密而又堅牢的思想。

她迷惑地把頭俯在他的肩上，讓自己的氣息吹動他的髮絲，看他的目光如何凝視着林外的原野。

「翠娥！」

終於，他這樣啓開口了。他的眼睛裏閃動着決心的光彩。那光彩顯得那樣莊重，嚴肅，甚至于使她感到了陌生和奇異。

「翠娥，」他又反覆着，「我要走了。走向什麼地方，現在我不能決定，也可以說不能知道。總之，我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可是現在這面，却和我原先想的那般簡單，這裏面有着更大的意義，至少我是這樣想。——如果不是因爲你，因爲和你離別的痛苦，我走出去以後會十分幸福的。我的心已經跑到那未知的新地方去了，那裏有許多像我一樣的青年，他們一定熱烈地歡迎我，我會得到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同志。並且，我也像他們一樣地從事各種工作——你想，那是多麼快活的事呀！管叫我捧着書本，聽一羣飯桶的教師們講白話，我可真討厭死了。」



他不再流淚了，……開始沈思到一些不可知的事情，腦中流過許多秘密而又堅定的思想。

她不能完全聽懂他的話，然而她却耐心地聽着。「家裏父母，我並不怎樣留戀。我最懷戀的就是離開你。假使我有扶助你的力量，或者事實的條件能夠允許，我一定把你帶去和我一同走——」

「那你為什麼不帶我？」她悲哀地打斷他的話。「可是，怎麼能呢？我費過好久的思索——你不曉得我的痛苦是多麼大呀！我愛你。你不會想像到我愛你的程度。如果每星期不來會你一次，我會像失了魂似的。見不到你的日子，我像空過了一樣。」

「那麼，你何必要走？」

她的眼睛又濕潤了。「有四五天了，我就不能睡好覺。我在黑夜裏嘆息，一個人哭泣。這完全是突然的。在原先我並不會打算現在就走呵！可是突然的，一個機會來了。當然，這機會也是緊迫的局勢造成的。我不能給你說明這一切，以後你自然會明白。」他停頓一下，喘一口氣。

「你知道，當我乍一聽到消息的時候，我簡直不能決斷。我捨不得你，我也不忍得錯過機會。不過，我到底決心了。親愛的小翠娥，你原諒我吧！我不能不走。我若不走，別人該說我是懦怯者，是臨陣脫逃的冷血者了。我決定走了。走後，你也不要過於傷心。只一年，或者兩年以後，我一定回來的，回來看你。那時，我們就好了。我不會愛別的姑娘。」

她出聲地哭了，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悽楚。俯在他的肩上，任情地嗚咽地哭了。淡黃色頭巾脫落到她赤足的傍邊，墨黑的長髮散亂了。

「別哭！」他顫聲着聲，「我永久不會忘了你。只是，我走後，我非常惦記你。你祖母也老了，照顧不了你。將來兵荒馬亂的時候，你要特別機靈點，不要受到意外的欺辱……你是我的！」

她用淚眼望着他，更加握緊他的手，「說不定明天，後天……」他繼續說，「你又年青，又漂亮——你知道那些逃兵們都是橫暴的野獸。我不能在你跟前保護你，你要自己處處當心，別叫我掛念。聽見沒有？」

「健生！」她憂傷地，心碎地呼出他的名字，「你的歲數太小，你先別走吧！你常叨咕你要走遍天涯，做一番大事業，什麼艱難困苦也不怕……可是那不是將來的事麼？等長大些再說，為什麼要這樣忙，這樣急促？至少你要等中學畢業以後再走吧，不就讀半年了麼！」

「你不懂得，時代不允許我拖延了。我的歲數小麼？我也算一個獨立的人了。雖然我還沒有什麼才能，但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去做……」

這些話冷冰冰地在她的耳鼓裏響着。她不敢想像他的話都會變成真實。她認肯捨棄生命，也不願意使他走，使他離開自己。她想把他留住，然而由於他的倔強，她看出挽留也是無益了。絕望的感情，殘苛地敲擊她的心扉，使她的精神有些失措。她開始詛咒他。有許多話語，是她所不能十分聽明白的；但她無法承認他在撒謊，他是真的要有意外的行動了。

「你這樣魯莽地走出去，你不會有好處的。你備不住受到禍害，挨餓受凍……」過去，他曾頻頻地向她談到他的理想和希望。他會屢次地談到一階逃。因為他不喜歡家庭的桎梏，他有着少年熱病的幻想。他憧憬遙遠的山與海，他願意獻身，他希冀和追求所有熱烈的事物……但那些話，在她，不過以為是他的囁語而已。由於她自己的性格，她當然猜不到男孩子的體量的。

她喜歡安靜與平和。她要求「愛」，「愛」是全部和一切。她沒有其他的希圖，不懷任何的希望。然而，他要來打碎她的夢了，要來破壞收女的單調的靜寂了。雖然，實際上並不是他的罪，她却想成是他的了。因了他的出走，她想她以後不會再有幸福的感覺。

金鍊

「可恨的——」她以全部的感情怨詛他。無疑，這可憐的怨詛，是基於純摯的戀慕。她失去他，宛如失掉自己。

「你不怕死麼？」她用嘶啞的聲音說：「聽我的話！你——我不讓你走。」

「你咒我死麼？」他無可奈何地，寂寞地苦笑。「翠娥！別像個小孩似的了。——」

「好姊姊！聽我說，現在什麼都晚了，我想不走也不行了。——你想我不難過麼？我們來好過這最後的一會兒吧。別開後，說不定幾時纔能見着……」他長噓一口氣。

她覺得身子一陣軟癱，眼淚又潸然落下。

「你走，家裏知道麼？」

「不！我不能告訴家裏。不然，我父親就該監視我，不會讓我走的。那我的計畫就完全失敗了。我誰也不讓知道，悄悄地走。」

「你走後……」她嚥着鼻子，哽咽地說：「給我來信哪！我好叫奶奶念給我聽……」

「我到一個固定的地方以後，一定給你來信。不過——不過那時也許不能通信了。」他憤然地說。「翠娥！你不要忘了我！」

一股辛辣的酸楚，纏繞過神經的尖端，使他支撐不住了。

他們誰也不能繼續說話，祇讓淋漓的淚液，洗滌他們胸中無限的悲愁。他們互相擁抱着。濕濡的黑髮絡住了他和她的頭顱，黑髮下是兩個潤澤的額。

後來，他們不哭了，因為他們已經哭過了眼淚。那時，痛苦變成輾轉而又離奇的東西；他們的心彷彿徘徊在雲霧中，依憑不到任何的實體。

他們互相凝視着，不放聲地凝視着。再過一刻，他們就要互相失掉了。——她貪婪地窺伺他的眼睛。那深邃的，神秘的，如今，在她，變成不可猜測了的眼睛。她開始覺出她和他之間橫有一道不能跨越的溝壑——也許這是由智慧的差異而生的——他為什麼必得出走，她始終不能理解。然而，這却更激發了她對於他的愛慕。

他依戀地偎在她的胸前，審視她的黑髮，美麗的額，和羞澀的雙頰——那上面生有輕柔的汗毛，從側面看去有如一層夢樣的銀灰色的羽絲。

最後，他的視線落在她桃花瓣般美妙的唇角，於是她攬住她的頸項向他接吻了。如果在往時當他出其不意地抱住她並搶一個吻以後，她會羞得立刻頭也不回地跑得很遠，使他遍草原裏去追趕她。然而，今天不同了，她再也不肯放鬆他的嘴唇，甚至於她敢吮吻他們了。

但還熱狂，珍貴的吻，竟成了預告他們分別的信號。

他慌張地站起來，說他立刻要趕回城裏去了。因為他手錶的時針已經指在三點五十分的地方，而他必須在四點半鐘去會合夥伴，五點鐘從車站出發的。

「健生！祝你成功！」她囁囁着。

她的心像弓弦似地繃緊，也像弓弦似地張斷了。她失掉思索，忘却了語言。淚泉乾涸，意識麻木了。她怔怔地睜眼，絕望的表情，相同於無表情。

他滿着兩眼盈溢的淚液，緊握一下她的手指便拾起制帽，衝出森林外，急之地跑掉了。

為着抑制悲哀，他跑得迅速而且冷酷，宛如一隻被追逐的麋鹿奔馳過草原。

她本能地跟出樹林，停佇在林邊上，一隻胳膊不自覺地向前揚起。她想把他喊住，喚他回來……她的靈魂衝激着，她的聲音却在喉嚨裏面消滅了。

一個漸漸漸小的人影，終於脫掉她的視野。他，也許反覆地回頭許多次，也許破着悽愴的嗓音喊過「翠娥，再會！」然而，她什麼也不會覺出，什麼也無從記憶。

待她意識清醒時，草原上已經響不到任何動靜的陰影。午後的陽光，溫煦地照着遠方的牛群，和炭色的村莊。她宛如做了一個過於哀傷的噩夢。然而，在夢裏她卻失掉了一個世界上她所最愛的人。他也許永恆不會再回到她的面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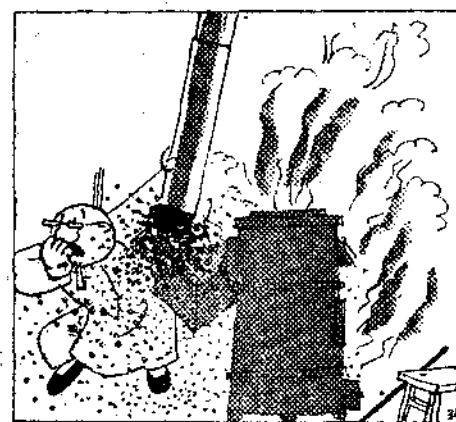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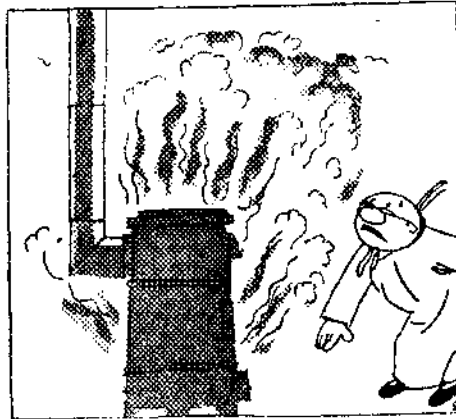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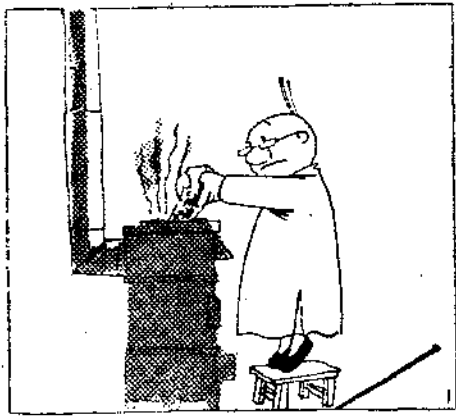
她依然佇立着，失神地凝視原野，凝視那條經過村莊直達城中的小徑。路太長了，她



她攬住他喊住，喚他回來……他的靈魂衝激着，她的聲音却在喉嚨裏面消滅了。

金銀 二月五

畫漫續連
新三毛
 承興席



她爲這淒涼的歌聲所驚起，怒之地藏進林中。一個背着包袱的過路人，一面嘎聲地喊唱，一面從小徑上走遠。

林中草地上，孤獨地躺着一塊淡黃色的布片。

她的紅腫，模糊的眼睛，竟看不清，也記不起那是什麼東西。待她拾起而且悟到那是她的頭巾，她不禁沈重地撲跪在地上。那裏是他們方纔擁抱過的地方，那裏有爲他的身

「你到南山去砍柴呀」
 「去十八號呀」
 「去十八號呀」
 「你到東海去釣魚呀」
 「去水分呀」
 「去水分呀」
 「你到東海去釣魚呀」
 「去水分呀」
 「去水分呀」

「他不會真的遇到禍害麼？」
 她憂愁地自問。她擔心他在夜行時，會爲荒野的狼群所啃掉；在涉渡時，也許葬身於湍急的江波……

她瘋狂地，無忌憚地痛哭起來。她的傷心的泣聲在荒野上蕩漾着，有如一片愁慘的霧，一泓悽惋的流水。

她一直哭泣，哭了不知多久。雪白的短衣，已經爲淚液所沾污，肩頭處留有一片濕痕。她曲膝跪着的肩胛的筋肉，不住抽噎地抖動，散亂的長髮披垂在裸露的腿脛上，彷彿一個林邊的妖女。

最後，草原的那邊有誰來了，而且唱着高朗的民歌：

「我爲什麼不能跟他一起走呢？我離不開奶……！」
 新滋生的痛苦是尖銳的。

隨着落日後的暮色，她仆倒於池邊的蘆葦中了。

陰暗的夜底前，用牠的羽翼，沈默地謹慎地罩住草原。池水灰冷地閃着白色，悵悵的牛群裏，時而發出淒涼的吼鳴。

許久，一個粗而啞啞的聲音迎澈夜的帳幕喊出了：

「放牛的姑娘！放牛的姑娘！」
 接着，悶重的草原上又傳佈開一線低弱而且衰微的呼喚：

「翠娥！翠娥！回家啦……！」

體所壓頓的草莖，還在浮漾着他的氣息……

她俯臥，轉側，親吻着草葉，沈沈於回憶。她想：假如她能長眠在那裏……

她流着淚，終於沉入了苦惱的昏睡。

待她醒覺，黃昏已經來了。天空輝煌着奇異的晚霞，林中開始有黑影散佈它的網絲。用頭巾拭一下頰上的淚痕，她悄悄離開了林間的草地。

晚霞是用各種顏料塗成的。紫色和黃色的斷層，蓄着微色的邊緣，燦爛的放射線，黃金的鱗塊，纏綿的斑紋……交織着，縈繞着，燃燒着。錯雜和莊嚴，形成這夕陽與雲彩的遊戲。遙遠的山嶺，森林，渲染了赤紅的輪廓；草原上反映出霞光的顏色。

閒散一天的牛群，都想起鄉愁，開始思念牠們的圍欄。牠們集結在池水的周圍等待牠們的牧者。一面安祥地踏着水草，伸長頸項到池邊飲水。從池水中望見晚空的華麗，使牠們巨大的眼珠上現出了驚奇。但，當牠們的嘴巴觸着水面，池中生出波紋，天空的畫面隨之碎散，牠們也許感到失望，便笨拙地退回身來，讓後面的牛擁上前去。

池旁的綠坡，因爲牠們的擁擠而顯得有生氣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牠們黃色的脊背和尾巴上面留連着……

她完全衰頹地走近了牠的牛群。她心愛的那頭牛，低着頭，親穩地走過來，宛如要她撫摸一下牠的角，而且責問她爲什麼拋棄牠這麼久，不來騎牠。

她睜見牠，又想起上午的時光：她還是快活的，什麼也不知曉……如今，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爲什麼不會多和他說幾句話？我心裏有許多要說的話……！」
 一種不能追挽的悔恨噬嚙住她。她惘然地凝視着牛群。掛在她路臂上的頭巾不時爲晚風所吹動。

青年課題



徵文課題 (二) 怎樣救今日

日的中國？(二)今後中國婦女應該走哪條路？(三)我與文學

應徵須知

一、應徵者須為現在在學中的學生或曾受過教育者。
二、應徵者須為中國人。
三、應徵者須為女性。

一、一人不得兼二題。唯應徵第二題者須為女性。
二、每題字數限出三千字至四千字。
三、應徵者須將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四、應徵者須將稿件、及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五、應徵者須將稿件、及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 一、一等酬金 各五十元
- 二、二等酬金 各卅五元
- 三、三等酬金 各十五元

一、應徵者須將稿件、及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二、應徵者須將稿件、及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三、應徵者須將稿件、及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一併函達。

華文大報每日編輯處

一個月僅吃五勺

米的老人

日本京都市上京區上山前町，領帶製造業，日下部德次郎(六十三歲)氏，三十年以來，從來是普通量的飲食，現近一個月，僅食五六勺的米飯，亦能保持健康，而且亦能十分工作，成了附近住民的話題。日下部氏七、八年前就一日飲清水二升，宛如魚類生活，可是現在水也不喝了，一個月僅食數勺米，亦少量排便，身體高五尺二寸，體重七十斤，就像鵜的標子，另外每朝三時不睡即起床，以後就到琵琶湖去釣魚，那是他唯一的安慰。

輸入鰻的翠丸

日本京都市的某藥商，因作強壯藥由斯拉巴亞輸入鰻的翠丸，過去二月廿一日神戶入港的日高丸船出現品二斤，神戶稅關還沒辦理過鰻的翠丸這種珍品的輸入手續，關稅查定相當困難，結局一斤課稅六毛錢。

問題的珍品——翠丸將其一切二開，乾了之後的東西，長有八寸幅有四寸，相似鱸的干物，色彩甚麗。

俄國老人謝恩訪日

十八年前，被日本軍救了生命，恩義不忘，趁俄國難的時候，參拜東京宮城，以表謝意的俄國老人。

神戶市神戶區中山手四丁目伊藤藥販店住在中的亞利諾夫斯克(七十二歲)是滿洲國一面坡的人由二十年前就住在那裡，一九二二年日本軍出征西比利亞當時被俄國過激派軍擊斃，幾乎被殺害，被日本軍隊救護了，從那時起該地就展開和平之幕，他非常感激日本軍隊，滿洲國成立同時此老人加入日本赤十字社，每月繼續優少的捐助金。被過激派軍擊斃的時候，以致有他的姑媳哈林其(二十四歲)失蹤方向不明，最近聽說在上海，他就打往上海去找，途中，二月廿三日在神戶上陸，所乘之

船二六日始由神戶出帆，利用這閒暇時間上京，參拜東京宮城，以表示胸懷十八年來的感謝日本軍隊之志。(攝影即該老人)



四百年前的蓮實發芽

日本高知縣幡多郡中村町的私立幡多實踐女學校教師松本正義氏，接到以前在旅順師範學校屬小學校充訓育時代所教的學生，佐野茂少年，將一月末在滿洲國普蘭店泡子屯附近，由黃土層出土的蓮之實，給郵送來了，這是約四百年前被大洪水將這附近一帶化為荒野的時候，埋沒的蓮之實。這實連表面帶黑褐色已化成炭，但尚未枯死，松本氏的恩師，旅順師範學校教諭小林勝氏，也買有泡子屯發掘出來的蓮之實，曾發芽數次，而且小林氏的目下正是試驗開花。松本氏得到佐野少年的贈物，甚願早日發芽，正在努力研究中。可是近來大概是發芽了。將這發芽的意思告知佐野少年，將與小林教諭作開花實驗競爭，現在成了師生以四百年前的蓮實互作「學的競爭」。

這裡買虱子

最近大通車站附近，在誘傍坐落秀力們，前邊放著一個碗，那裏裝著虱子，這理由是收客埠頭二處發力的碧山莊，因近日天氣漸暖，因之虱子即將出世，作「再起熱」與「發疹」，其布新「等病的媒介物，因此經營同莊的編昌業工會社，貼出去「收買虱子，一匹二圓錢」的字樣。所以秀力們一天工作完了，很快的在自身上尋找虱子，因一匹就可得二圓錢。

六十二歲的新娘

新郎七十四歲

日本群馬縣館林町谷越町二九六居住，電影院經營者大津藤一郎(七十四歲)由同町的町會議員田口福造(八十歲)之媒介，與同縣邑樂郡六鄉村新宿居住的小阿彌菊子小姐(六十二歲)結婚了，新郎，新娘的年齡加起來是一百三十六歲，可以說打破以往的記錄，而且小阿彌小姐還是初次出嫁呢。

一千四百萬圓的灰燼

日本大阪府警部消防課，於前二月廿六日發表了昭和十四年(去年)中，該府管轄的鎮火數目與之灰燼了。

△火災總數三千八百八十二回，比昭和十三年度增加了六十回，比過去十年平均增加十五回。△火災場所分住宅、店舖、工場及倉庫、學校三類，各是四百五十回，工場的用火事是住宅店舖的約二倍半。△火災月別：十二月最多，一月三月八月次之。△火災區域：大阪市東區區最多，共百三十四回。同市南區最少，共廿八回。△損額總額，達一千四百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六十八圓。比昭和十三年度多二倍餘，較過去十年間平均則四倍餘。昭和十四年度是顯示着多額火災的增加，亦是因這損額五十萬圓以上的大火災有五回。△消失房屋：千三百七十九。△因火災而破明及家廢者：千九百三十六。△火災原因：洋火機等最多，而因未加注意的結果。由這種詳盡的統計，雖然一看來很有趣，但是由比亦可作爲中國各地消防統計上之借鏡。



日本語文講座

文法 篇(四)

各論 名詞篇(上)

名詞的種類 名詞者以表示人或一切有形無形的

事物之名稱之謂。名詞的種類有從其性質上分爲動詞、

可分爲固有名稱與普通名稱，又若由其成立上而分

類時，則可分爲本來名稱與轉成名稱。

固有名稱者係指用於某一特別的事物之名

詞，例如：國名，地名，人名，書名等。固有名稱

是不能轉成外國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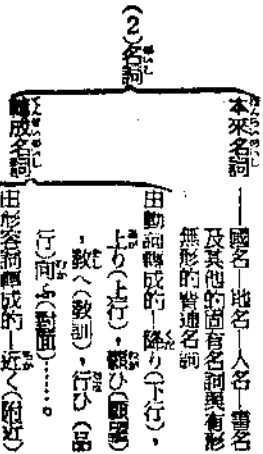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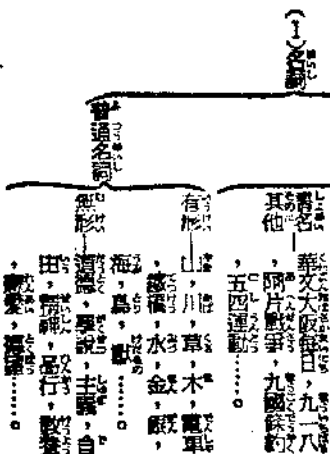
普通名稱者係指其通用於同種類的物之名稱

詞。本來名稱者係指其自身原先就是名詞。轉成名稱

者係指他國詞轉來轉成名詞而用，大體以動詞

形容詞轉來的爲多。

現在將此分類列表以表示之則如左：



中華語文講座

捲舌韻標音的法式(續前)

捲舌韻(見化) 白廷黃

捲舌韻分爲兩大系。請看下面之表：

一、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二、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三、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四、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五、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六、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七、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八、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九、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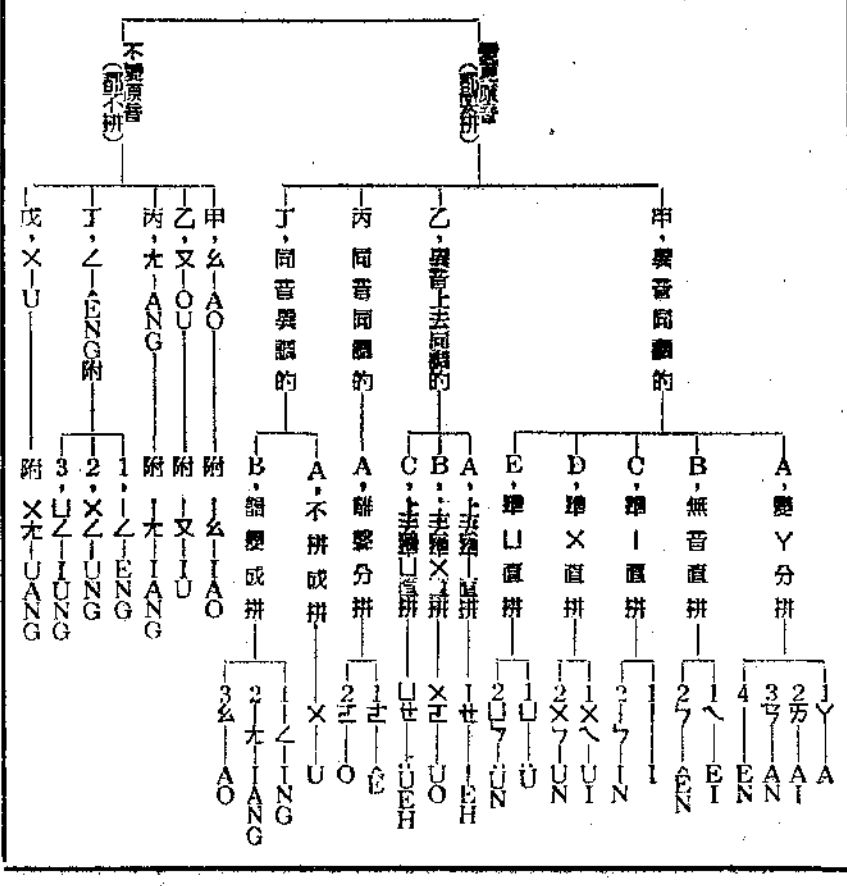
十、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十一、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十二、不捲舌韻原音的。凡是不捲舌韻原音的，都不分併切。

十三、捲舌韻原音的。凡是捲舌韻原音的，都分併切。

捲舌韻標音系統圖



甲、與音同韻的
A, 變 Y 分併
B, 無音直併
C, 帶一 直併
D, 帶 X 直併
E, 帶 U 直併

乙、與音上去同韻的
A, 上去一 直併
B, 上去 X 直併
C, 上去 U 直併
D, 上去 U 直併
E, 上去 U 直併

丙、同音同韻的
A, 聯繫分併
B, 不併成併
C, 調變成併
D, 調變成併
E, 調變成併

丁、同音異韻的
A, 調變成併
B, 調變成併
C, 調變成併
D, 調變成併
E, 調變成併

戊、X U
附 X U U A N G

甲、么 A O
附 1 1 A O

乙、文 O U
附 1 1 O U

丙、尤 A N G
附 1 1 A N G

丁、Z E N G 附
附 1 1 Z E N G

戊、X U
附 1 1 X U

甲、無音直併的韻母之中，注音的韻母和或式
韻母：等音韻母。
注音：A
或式：E I

乙、帶一(一)直併的韻母之中，注音和或式各
韻母：等音韻母。
注音：1
或式：I I

丙、帶 X(一)直併的韻母之中，注音和或式各
韻母：等音韻母。
注音：X
或式：X X

丁、帶 U(一)直併的韻母之中，注音和或式各
韻母：等音韻母。
注音：U
或式：U U

戊、帶 U(一)直併的韻母之中，注音和或式各
韻母：等音韻母。
注音：U
或式：U U

甲、與音同韻的，就有一種。
乙、與音上去同韻的，分爲兩種。
丙、同音同韻的，分爲兩種。
丁、同音異韻的，分爲兩種。
戊、不併成併的，分爲三種。
己、調變成併的，分爲三種。
庚、調變成併的，分爲三種。
辛、調變成併的，分爲三種。
壬、調變成併的，分爲三種。
癸、調變成併的，分爲三種。



▽楊鴻烈教授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回顧與前瞻」，是一篇五萬字的大論文。預定分三期刊定。引據淵博，評述的要，可以看作中日關係的一篇總結與重新認識的導路。在中國新中央政府成立之際，敢獻給中日五億民衆。

▽關於中國新中央政府，與日本關係，周佛海氏說：「如果我們在無理的條件下組織傀儡政府，則和平運動的進展便不能想像，抗日勢力的打倒也不可能。新政府的使命非一時敷衍事變的局面，乃欲根本的清算甲午戰爭以來中日兩國間的對立關係。」與重慶關係，蔣民誼氏說：「違反總理遺訓，實行容共抗日之重慶政府，爲偽政府。這是新中央政府成立的基本理由。」

▽這新中央政府必須與春天一同到來，大陸人民渴望已久了。

▽座談會不是討論會，總以能使讀者不厭讀爲最好的。目前的作家們也不談什麼文藝理論，相信本期的座談會不離讀者太遠，味道或許不下於學生們的座談會的。

▽這座談會差不多以談滿洲的文藝爲中心了。此次由滿洲來的日滿作家有四人，關於介紹滿洲文壇的話，也祇能限於四人所說，而且時間很短，又是在宴會上。據山田氏說滿洲的滿人作家可以數出三十人，在這座談會之外也好，期待把那動態的全貌補充介紹給讀者。

▽「大地的波動」本期起發表。作者在作

品的前面寫着：「獻給所有愛我的朋友。在這作者的腦子裡是有讀者的。編者也願意重複所說過的：『是送與那今日新中國若干讀者看的，而且相信那若干讀者是要看的，是會逐字看得的，看完會有所得的。對此，我們更且『期待一切的批判。』」

▽自本刊第二卷起刊登的連載小說「北京之花」，在讀者好評裡，即將在四月十五日號刊完。當選徵集長篇小說副選張金壽作之「路」，預定自五月一日起起刊出。

▽「青年課題大徵文」，收稿至本月末截止。寄來的應徵文中多有數萬字的論著，但徵集的是由三千字至四千字的短文，這一點，希望後來的應徵者注意。（編者，三月三日）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 國幣一角 郵費一分	
大阪市北區當島上二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總發行所 瀨谷橋號 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豐町區有樂町二丁目二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總發行所 瀨谷橋號東京二八〇〇			
經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	日本、中、滿洲	二角二分	
每月	外國	三角六分	
三個月	日本、中、滿洲	六角	
三個月	外國	一元	
半年	日本、中、滿洲	一元一角五分	
半年	外國	一元九角五分	
全年	日本、中、滿洲	二元三角	
全年	外國	三元九角	

新製 美神丸

告痊者最夥，雖屬專門醫師亦推爲自療良藥。美神丸的效果確是其他平凡藥物望塵莫及的優秀藥。

本藥好像家庭常聘的名醫一般，具有洗滌手術注射同樣的効力，而對所有婦科諸病確有治本治標的偉効，所以謹告！凡身患婦人病而居愁城中的姊妹們，不論處女或太太，請速一試本藥，管保使您滿意。

月經失調
手足厥冷
久不受妊
夫婦失諧
用之効果最著的婦科療法

本藥特効

- 白帶下 赤帶下
- 內膜炎 子宮下膿
- 後 應 卵巢炎
- 肌痛 當經當年
- 月經失調 四肢畏冷
- 久婚不育 缺乏房味
- 及其他所有婦科病症

藥價

二三五	份
八一二	份
一元三	份
一元八	份
一元五	份

免費奉贈

請將本藥名稱註明於明信片上，並向總發行所索取。即送美神丸一個。是期份婦人病之調劑療法。及其他貴重藥品不取分文。請即向本藥廠索取。請勿失之。

大阪市東區南久曾寺町四丁目
總發行所 善進堂
支店 東京 小倉



老篤篤眼藥

不麻不痛 神效第一



美

老篤篤

藥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羨的 就是見到一般的人 都有一雙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藥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着一瓶老篤篤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 發生各種眼病時 只要用這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好了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的藥品 所以至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山田安民藥房
李書蘭

楊枝拂水楚腰纖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黯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篤眼藥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不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預防及治療可奏偉效、而且平時點用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造成新銳視力

〔價 藥〕
小瓶——二角
大瓶——三角
合算瓶——五角
小兒用——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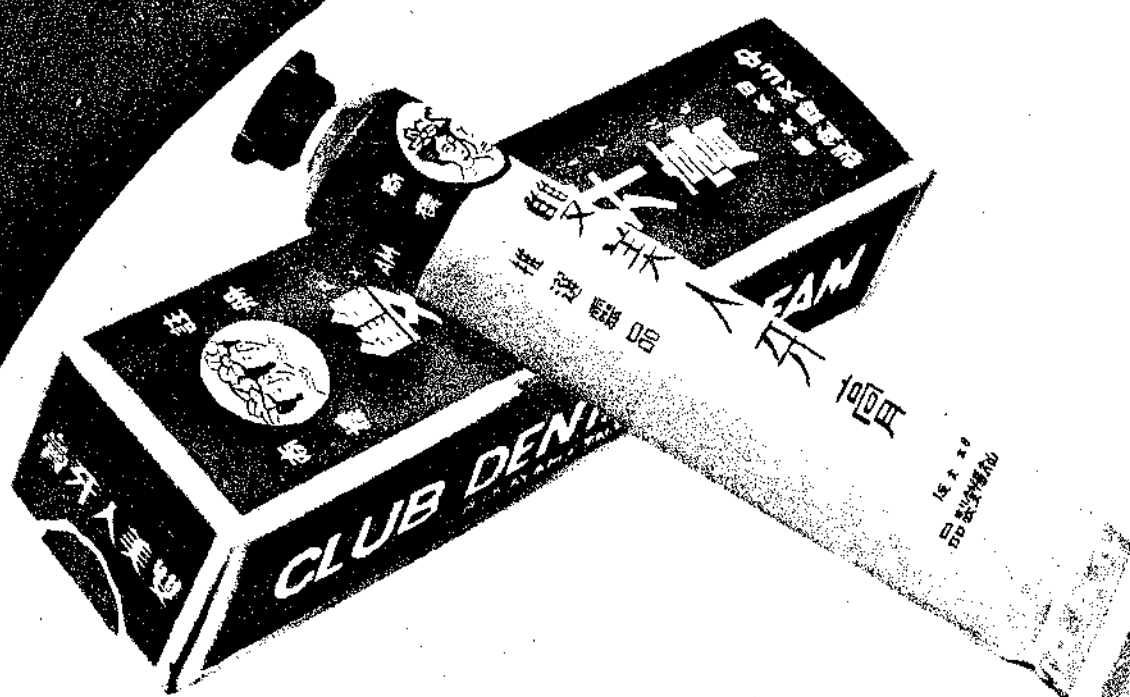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品靈選推士博科牙

膏牙人美雙



使用雙美人牙膏時可完全
 清掃口中積污而防止有毒
 乳酸之發生、保護牙齒預
 防蛀牙而堅固牙齒牙床尚
 有特殊美白牙齒原料之作
 用可除去牙垢使牙齒煥然
 潔白、朝夕備用可保口腔
 之健康牙科大夫莫不推選
 為最理想之牙膏

効力超衆
 品質第一
 潔齒防蝕
 永絕牙患

行總品批化牌人美雙
 堂陽太山中會務阪大

行分
 連大・島青・津天・海上
 口漢・京南・大華